思無邪匯寶

玖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載花船／明・西泠狂者 筆

思無邪滙寶 玖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載花船]

／明・西泠狂者　筆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玖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㊈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載花船〕

明・西泠狂者 筆

《載花船》出版說明

《新刻小說載花船》四卷十六回，每卷演一故事，署「西泠狂者筆」，「素星道人評」。現存各刊本、抄本皆不全，情況如下：

(一)倉石藏本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謂此書爲日本倉石武四郎所藏，「存三卷十二回，卷演一故事。有圖。」又謂「首己亥（順治？）冬月朗人序。」（頁一二六）然現存此書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倉石文庫，只得八回：卷一第三至第四回，卷二第五至第八回，卷三第九至第十回。較孫楷第所見者，除朗人序及插圖佚去外，又缺卷一第一至第二回及卷三之第十一至第十二回矣。此本正文四周單欄。半葉八行，行十八字。版心無魚尾，上「載花船」，次回次、葉次；葉次各卷起編。各回首葉首行作「新刻小說載花船卷之」（惟第五回「新刻」作「新編」），下書卷次。第二行回次，三行回目。各卷首回（倉石本第五、第九回）首葉之第二行署「西泠狂者筆」，第三行署「素星道人評」，回次及回目順序推至第四、第五行。此本有少量夾入正文內之行間批註，又有不少行間夾批。第八回末有總評。似乎各卷末皆有總評，第一卷末雖無總評，而正文結尾引後人對該故事的評論，亦有總評的作用。倉石藏本第四回有少數後人加上的眉、夾批。此本保存完好，但有個別缺字及漶漫處。此本第三、第五、第七、第九回首葉右下角均有「倉石武四郎博士舊藏」陽文篆字方章。

孫楷第所見倉石藏本有朗人己亥冬月序，他懷疑這己亥是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柳存仁

的《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胡士瑩的《話本小說概論》和譚正璧、譚尋的《古本稀見小說匯考》都同意此種說法。蕭相愷在《珍本禁毀小說大觀》中「懷疑這結論的正確性」。他指出「書中第二人稱複數『們』多作『每』」，「入清後，這種用法便極少了」，「另外，此書卷一第四回中稱明太祖爲洪武爺，卷二第五回說『這兩首詩乃是正德侯官林太清與同里女子戴伯璘所作』……又有『宋自金虜南侵』的話，這些也都說明此書爲明刻。」明代最後的己亥是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若說《載花船》序刊於此年，又似乎嫌早，當時還沒有這一型式規格的小說集。因未見朗人序，不好判斷。此本「由」字（第六回）不避諱，然「情由」作「情繇」（第十回），是否避諱？亦可注意。

㈡北大藏本　計八回，無序及圖，此書馬廉原藏，現歸北京大學圖書館。未見。據《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記錄，「首目錄及正文卷端均題『新刻小說載花船』，署『西泠狂者筆』，『素星道人評』，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每四回演一故事，每個故事後均有總評。間有行間批。」按此八回書，相當於倉石本之卷三及卷二。倉石本回目爲單句，此則爲對句。

㈢英藏抄本　此本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著錄（第一二三號）。存四回（相當於北大藏本之第一至第四回，即倉石本卷三），分裝四小冊，每回一冊。扉葉皆作「載花船」。首葉首行「新刻小說載花船總目」，第二行署「西泠狂者筆」，第三行署「素星道人評」，接下第一至第四回回目，有「第五回」字樣而無回目。正文首葉首行作「新刻小說載花船卷一」，次作者評者名，同「總目」，接下回次、回目。第二回首行「新刻小說載花船」，第三回首行作「新刻小說載花船卷三」，第四回首行作「新刻小說載花船卷四」，下接回次、回目。正文半葉八行，

行十八字。此本各回回目皆對句，同北大藏本，即錯字亦相同，可知抄自此一系統的本子。但正文行款格式則同倉石本，卻又似據倉石系統本抄錄的。比較倉石本所存第九、第十回（即英藏本之第一、第二回），此本第一回末漏抄三行，且錯字甚多，又刪去行間夾批。但倉石本此卷只存兩回，缺去一半故事，幸獲此本補全。台北天一出版社曾影印此書，沒指明出處。

㈣俄藏抄本　存四回，每回分裝兩冊。以英文書葉爲襯紙，可知已經改裝。此本現藏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無總目。首冊首葉作：

新抄小說載花船續編

西泠狂者筆

素星道人評

第一回　妙指點娶妻生子　謀營運三姓連盟

按此抄本雖號稱「載花船續編」，而其實乃是倉石本之第二卷，第五至第八回；亦爲北大藏本之第五至第八回，其回目亦同北大藏本，估計乃自此一系統的本子抄錄。此抄本「第一回」的「一」原作「五」，塗改爲「一」字，尤可見據以抄錄之底本是作「第五回」的。「第二回」之「二」原作「六」，「第四回」之「四」原作「八」，更是明證。且其他各回首葉首行皆作「新抄小說載花船」，接下作者、評者姓名及回次、回目。此本半葉五行，行十六字。無倉石、北大本的行間夾批，但保存唯一的行內小字批註及回末總評。抄本間有刪節改易，數量不多，偶有錯字、漏字，然亦有刊本誤字此本更正者，故亦有校勘之價值。

此次校勘，以倉石藏本爲底本，卷一第三、第四回無別本可校，和據英藏抄本補全的卷三

第十一、第十二回一樣，只用校勘符號於本文內標示；卷二第五至第八回及卷三第九、第十回，則分別依俄藏抄本、英藏抄本校勘，均出校記。底本常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夠」作「勾」，「吵」作「炒」，「裝」作「粧」，「筋」作「觔」，「爬」作「趴」或「跁」，「提」或作「題」，「晨」或作「辰」，與「斑」、「班」不分，「宴」「晏」不分，「構」、「搆」不分，「桃」、「挑」不分，「藉」、「籍」不分，「吊」、「弔」不分，「陡」、「陡」不分，「竟」、「徑」、「逕」不分，以及若干語詞如「跋涉」作「跋踄」，「行徑」作「形徑」，「不致」作「不至」，「碼頭」作「馬頭」，「矇矓」作「朦朧」，「勾搭」作「拘搭」或「鈎搭」之類，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出校。

* * *

根據現存各種版本，我們可得到《載花船》三卷十回，其故事梗概如下：

卷一／第三至第四回：（此卷缺第一、第二回）……洪武初，浙江處州府陶臣字振儒，娶妻靚娘，美慧多才。振儒爲漳泉兵備副使席元浩幕客，一切來往公文實靚娘所作。元浩弟惟馨羨靚娘才貌，彼此傳詩寄情。元浩命弟回鄉。後見靚娘才貌不凡，乃勾引之，靚娘亦有意。元浩遂派振儒押禮物送按院。又令侍婢春燕以陪伴爲名和靚娘傳消息，遂與靚娘通。元浩妻陸氏氣憤自縊而死。元浩收春燕爲妾，春燕與靚娘結爲姊妹，三人同居。元浩先陷振儒爲陳友諒亂黨，又着彼用僞造文書至泉州府提餉，振儒被陷入獄。事爲十二歲婢梅萼聞知，勸靚娘救夫被拒。梅萼得陸氏魂之助，乘元浩、靚娘及春燕淫樂醉臥時刺殺之。官府指爲振儒使人所爲。梅萼先至泉州探監，又帶狀去京師擊登聞鼓，於鼓下自刎鳴冤。洪武爺令查明此事，褒揚梅萼，判將元浩家人財產歸振儒，並將元浩等三人首級示衆。惟馨念靚娘情，往盜其首級時被捉下獄

死。振儒終收葬各人屍。

卷二／第五至第八回：入話述正德初年，侯官林太清館於同學戴貴家，與戴妹伯璘通。家奴福郎持斧擬脅姦伯璘，誤殺太清。伯璘抱太清屍自縊死。接下敘宋末元初，秀州城外四十餘里有茹承祖、廖思泉、倪小橋三人相交莫逆，皆以耕農爲業，富而無子。後得一堪輿先生指點，改屋門並皆娶妾生子。茹子名文芳，廖子名元顥，倪子叫大奎。三人幼時同學，比父輩更覺親熱。文芳起字光先，妻玉姐；大奎字碩臣，妻芸娘；元顥字良輔，妻蘭珠。父輩相繼亡去，家事零落，乃頂秀州城一客店，合夥經營。三家皆搬至客店居住，以便照管。又續聘原店接客夥計王小三。一日，碩臣赴蘇州接客，其妻芸娘向良輔示情，良輔拒之。事爲光先所知，乃假作良輔與芸娘通。後姦情被碩臣發覺，芸娘又引光先妻玉姐與碩臣通，芸娘又與王小三暗通情愫。良輔見社會亂離日甚，客店各人做事乖張，遂拆夥與妻回鄉務農。金兵南侵，店中各人逃難，途中散失。芸娘遇王小三，同逃入人家中，雲雨間金兵闖入，輪姦芸娘並將其擄走，小三求情被殺。戰亂後，良輔四出尋客店諸人，先贖回玉姐，又找回芸娘及光先、碩臣。乃同回鄉，以家中得到橫財分予兩家安置。後芸娘因誣良輔不軌，爲碩臣夫婦證其非，羞愧自殺。良輔後生貴子，夫妻高壽而終。

卷三／第九至第十二回：武則天纂唐，改國號周，寵武三思、張宗昌等。中書舍人尹旻劾懷義以禿子出入宮闈。武后怒，下獄。尹旻自殺。女若蘭被没入宮中。若蘭才優貌美，則天甚重之。曾爲武后票本合旨意，被譽爲女學士。武后與之談龜，以男人鼻大者龜大。因宮中無合意男寵，派若蘭假名内相尹進賢巡督天下並訪隱逸，實爲武后找男色。若蘭曾於陝西選男子百

餘人送京，武后令宮娥試之，皆不合格。於河南審理七十六歲翁少妻秦氏與秀才聞人杰通姦案，乃以己之俸銀賠老翁聘金，判聞人杰與秦氏成婚。後至建康，遇雲間才子于楚字粲生者，兩情相悅。粲生以其爲内相而醉姦之。後知爲女子，遂結爲夫婦，逃隱於西湖畔。被捕，押解京師，途經吳江縣，時聞人杰爲吳縣令，冒死救之。二年後聞人杰升諫議大夫，中宗復位，乃舉荐粲生。粲生上本奏若蘭事，爲武三思所知。三思悦若蘭色，矯旨劫入府中。若蘭托人傳信狄仁傑，狄告太子。太子殺三思，仁傑救若蘭。後粲生爲高官，生貴子。

*　　*　　*

《載花船》作者「西泠狂者」及評者「素星道人」均無可考。孫楷第《戲曲小説書録解題》謂「其云西泠，蓋杭州人也。」又謂「無名氏《傳奇匯考》卷八《雙錯巹》釋題云：『劇中之事，本之稗史《載花船》。』《雙錯巹》即《魚籃記》，作者自署魚籃道人，或云李漁所作，未有確據，其人當爲康熙時人。小説事既採入劇中，必更在康熙之前，今序題己亥，或是順治己亥，亦未可知也。」（頁一四〇）按《雙錯巹》又名《魚籃記》，《傳奇匯考》釋題所引，乃魚籃道人自序文字。此書署李漁閲定，一般以爲作者爲范希哲。希哲著有雜劇《三幻記》，傳奇《十醋記》、《四元記》、《補天記》、《萬全記》、《雙錘記》等，其字號、居里、生平均未詳，所著傳奇六種，皆由李漁閲定，估計爲同時代人。上引蕭相愷指出《載花船》中年代之稱謂及「金虜」之類文字，第七、第八回又有「韃子」、「韃官」字樣，這些都是清初的禁諱字，故將此書定爲明末作品，似較合適。又此書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杭州府設局收毀淫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査禁淫詞小説書目皆有著録。

新刻小說載花船卷之一

第三回

赴佳期打破醋罈

蜀國佳人既細腰　東臺御史惜妖嬈
從今喚作陽臺柳　舞盡春風萬萬條

不說非蘩登舟歸里。卻表席公開惟馨已去。滿心歡喜。捱至晚間。湊著月色明皎。遂恨儒飲酒玩月。盃酌之際。兩人說些今古興亡舊事。將次

新編小說載花船卷之二

西泠狂者筆

素星道人評

第五回

詐營運三姓聯盟

詩曰

四鄰欲吹下紅紅、始信藍橋有路通、
無奈汝南鷄唱曉、驚回魂夢各西東、

詩曰

四隣歌吹玉缸紅
始信藍橋有路通
無奈汝南雞唱曉
驚回魂夢各西東

又曰

風透紗窓月影寒
鬓雲撩乱晚粧残
胸前罗帯無顏色
尽是相思泪染斑

这两首詩乃正德初年倭宦林太清与同里女子戴氏伯璘所作太清年幼博李与戴氏胞弟名貴者素同笔硯这年就在戴家作館太清臥起于花園之西軒朝夕攻苦不与外事太清于夲業之餘最喜填詞作賦終日購求豹譜竟無尋处一日偶向友人斋頭板話見間有種九宫譜遂借來抄録乃分其半与戴貴倩之代抄太清録尚無几而貴已繕寫全完且平仄板眼点画柔媚太清异之細問速成之故戴貴道

娘不与近身光先又已収心不幹偷摸之
事芸娘又無別交你想風流習慣的妇人
如何寂寞得过一日黄昏大哭数场恩梁
自縊而死碩臣因在隣家閑話归室方知
救治不活嗚呼一命不題此后茹倪二人
農業終身良輔連生三子各攻書俱入仕
途為元时顕宦良輔同妻俱过九十無病
而終子孙綿〻不絶正是
作善雖無人見
存心自有天知

報應分毫不爽
世人枉用心机

総評
人之為圣兵為禽獣豈稟受有大殊
哉惟一念之差耳覌良輔一念之義
便竟名教流芳芸娘一念之淫遂致
終身受辱人可不自勵哉三複茲編
發人猛省勿謂稗官無益也

新刻小說載花船卷一

西泠狂者筆

素星道人評

第一回

女天子宮禁談龜　尹若蘭裝監選賢

猧夜寒侵翠被,奈幽夢不成,還起欲寫新愁,淚濺紙。憶承恩嘆餘生,今至此,簌簌燈花墜。問此際報何人,事咫尺長门遇萬

英藏抄本載花船正文首頁

夫婦享用終身看官你道此書奇否

總評

以天子而高拱讓竟寄美又以一柔媚女子為中貴而使之天下選竟不更奇乎最奇者不為天子選而自選任偶爾之借道真匪夷所思堪為鼓掌至於能聞人姦而聞人卻姦妻姦到報之奇情奇想不一而足何物文人幻筆至此

終

英藏抄本載花船正文末頁

新刻小說載花船目錄❶

卷之三

校記

❶ 此一目錄原無，今合各回回目增補。

新刻小說載花船卷之一

第三回　赴佳期打破醋罈

蜀國佳人號細腰。　東臺御史惜妖嬈。
從今喚作陽臺柳。　舞盡春風萬萬條。

不說惟馨登舟歸里。却表席公聞惟馨已去。滿心歡喜。捱至晚間。湊着月色明皎。邀振儒飲酒玩月。盃酌之際。兩人說些今古興亡舊事。將次半酣。席公有心要挑出振儒心腹說話。問道。前在貴鄉會畢舍親時。他極贊尊閫詞翰。典雅流宕。久欲令室人請教。恐俗腸不能領略佳談。反獲擯棄。故爾中止。未識吾兄亦肯不見拒否。振儒道。這是畢世兄過譽。內人雖略識幾字。然不過是裙布杜撰。粉談脂句而已。何敢獻醜。席公道。兄太謙了。敢問賢閫喜習那種文詞。工何著作。振儒見問。心中暗轉。

莫不老席有些心照。故來盤問。我也不如索性將心(太古之心)病說明。省得隱瞞。致常常擔驚受怕。答道。先外父存日。苦志鑽研。廣搜博學。恨無蘭玉。悉心訓導。拙荊吟咏。少解大義。經史略窺一斑。恃寵知愛。晚弟不敢欺隱。先父母止生不肖一人。過於愛護。以致幼年失學。舉業荒疎。祇好老守牖下。食粟而已。因家計單寒。承畢世兄薦列幕下。若憑晚弟一身。必致重辱台命。幸藉拙荊少助。勉副大人尊託。席公道。近日諸作。果然俱是賢閫手裁的麼。薛謝之下。於今再見矣。佩仰。佩仰。學生不揣。異日欲求覿面。賜一大教。方徵雅誼。振儒道。令弟先生。數日不會。今日如何不出賜教。席公道。有些薄事。已令他返舍去了。是以不及奉陪。兩人又說些世情話兒。氣味甚投。是日席散。振儒歸家。對靚娘道。老席不知怎地。知你才華。今日問及。我已將代筆一着。與他講過。好生驚異。說要改日面教。想還不信果有此事哩。靚娘聞席公(靚娘心事一筆。描出)知己有才。喜形於色。假埋怨道。

與你代筆。乃私己所爲。怎就說與人知。可不羞恥。他怎麼樣說要我面做。振儒道。在此相與。日後總然要曉得的。何不先自說明。倒爲直捷暢快。且覺大雅。他後邊講。要叫夫人當面請教。這也是口頭言語。想未必當眞。靚娘笑道。天下有你這等不圖顏面的人。兵道還有位胞弟。（關心者。亂）想亦在席間的。他聞知此話。可有甚說。振儒道。席公乃弟不知爲甚。今早回家去了。我竟不知。未曾盡情。覺得理上難去。靚娘聞惟馨已去。不覺變喜爲憂。心甚驚駭。問道。爲何去得如此之速。他令兄可曾說起爲着甚事。振儒道。老席並不提起。我因不見他陪坐。偶然問及。方知道的。靚娘無邊仰望。忽地成空。萬種相思。會期難定。瞞過丈夫。雙淚偷垂。是日席公懷念甚殷。急欲與靚娘相會一面。算得振儒寓所。不好去的。必要請他到此。方可識韓。須與夫人講明纔可。進內對陸氏道。天下有此奇事。我今番竟請了位女幕賓在此。煞是新聞。陸氏道。又來好笑。陶生豈是

個女身麼。又帶家小何用。終不然是故要掩人耳目的。席公道。不是陶生就係女子。此兄胸無點墨。反是妻子多才。往常文稿。俱出自他手。陸氏道。我却不信。果有此事。縱是從幼讀書。不過習學大概。又不去應科赴舉。那有才華反勝男子的。席公要把所贈惟馨詩句說出。但這夫人。不甚賢哲。恐他吃醋防閒。不便用計。就是惟馨之去。席公在夫人前。託以別故。這回怎反剖露。應道。是陶生親口所說。諒無虛誑。我也尚在狐疑。明日將你出名。發封請書。請他來到衙中。待我面試一篇。方見眞實。況同來到今。已是數月。你也從不曾邀來一敍。（假公濟私。）人家背後。豈不說我們沒禮。陸氏道。一請原不可缺。但他係人家宅眷。你怎好求面試。須要達理。莫得自失體統。席公道。我自有一良法。斷不妨事。次日席公準備請帖。差女使往靚娘處投下。至期清晨。又送速啓。靚娘淡粧素裹。帶着小婢梅蕚。前來赴宴。這日精神。與往時又大不相同。有詩爲證。

目似秋波鬢似雲。　繡簾深處見紅裙。
東風嫋嫋吹香氣。　夢裡猶聞百和薰。

陸氏夫人。把靚娘接入內客座裡。各道萬福。分賓主坐下。靚娘道。久沐夫人青注。屢欲趨庭叩謝。恐動起居。致爾遲阻。罪歉良深。今日反蒙寵召。愈覺汗顏無地。陸氏道。素慕夫人才德。渴欲奉扳。因衙門多事。每至蹉跎。今日特具蔬茗。奉屈鸞旌。冀伸悃愊。蒙不深拒。足仞高厚。兩位夫人謙敍一回。又頻頻談些家務。席公於靚娘進門之時。即隱身內房窺覰。見了玉質花顏。早已魂飛天外。恨不得立時走近芳軀。摟抱在象牙床上。顛之倒之。完了相思心願。只因夫人同坐。略有不敢。耑等用過茶點。出房請見。靚娘毫不推辭。離席行禮。席公擡頭。再細端詳靚娘容貌。暗自嘆息道。同途約踰旬日。共署三月有餘。止因一頂紗帽。將人束縛住了。致天上姮娥。月宮仙子。左右追隨。不獲會面。眞好痴也。咳。可惜瑤

島奇葩浪入狂夫之手。氤氳使恁差誤也。作了一揖。立起身來。對靚娘道。寒薄冷署。致煩魚軒。跋涉遠降。實切愧悚。□□□夫婦素性疏懶。或有不臻。統望海涵。靚娘道。萍梗偶逢。深荷二位賢主解衣推食之惠。沒世不忘。拙夫短才。責任有虧。求大人台宥。席公道。昨聞陶兄尊諭。始知歷來佳作。皆出夫人大筆。眞是長才直逼史漢。令人仰慕若狂。（傳神之筆）向因失於不知。未遑候教。靚娘聞言。微微欲笑。掩口答道。兒女俚詞。閭閻鄙語。良人不自隱諱。妄呈醜拙。諒必見笑大方。席公道。夫人瑤翰。毋論古今閨閣中。難乎其匹。即冠蓋名流。可與夫人彷彿者亦絕少。學生何緣。（若狂何緣等）得聆台誨。（字眼近乎化工）今日還有一事相煩。望夫人勿加唐突之嫌。更蒙骨肉之愛。前按臺發審私放倉糧人犯一起。學生雖經錄過口詞。尙未詳報。今按君不日回京。單等審語。粘卷附送。頃欲過請陶兄。又想必待尊製。學生特親自相懇。望乞不吝珠玉。靚娘道。這係分內應爲。怎敢妨命。待返寓草

就奉來席公道。特屈少敘。豈有一茶而去之理。總無外人在此。賜教亦不妨事。待學生說明就裡。以便夫人措詞。該縣積糧二千八百餘石。爲倉吏文瑞所誘。擅違上臺批禁。私借民間。本官已經離任。今逋欠不吐。律應追擬。如此情事。乞夫人慨允。說完命使女捧出筆墨紙硯。立請落筆。靚娘知不可却也。有心待逞弄才華。不假思索。舉筆立寫道。

二語挈要

倉庾糧儲本資城守。前縣設積二千八百餘石。可謂能有備矣。夫何倉吏文瑞。煽惑本官。出陳易新。而本官爲奸所售。是未知青苗之法。自古不善也。上臺洞悉情弊。批駁禁止。果有浥爛而示之揚曬。誠爲萬世法程。無奈其貪圖蠹耗。弁髦憲紀。致本官出借民間。強半飽衙役之腹。稽覈簿書。約共有若干石。夫人易與樂借。難與慮償。及至追呼。卒成逋賦。矧在衙役借時。猶取之外府。業已視如己物也。本以爲惠。反以爲害。

庾積既空。城守何賴。以今海寇縱橫。脱有不虞如瑞者。其罪可勝誅哉。第前縣印簿有證。姑從末減。擬坐贖配之。科其借出穀石。人存者照數比追。人亡者責令賠補。是使知倉儲毋侵。國法不貸。後之爲庾吏者。有所儆戒也。

靚娘做就。令梅萼遞送觀瞻。帶笑低聲道。拙作汚目。更恐未當肯綮耳。席公接過。口誦一遍道。筆力雄勁。才思迅發。令人讀之。直欲退避三舍。鄙人何幸。得沐餘光。靚娘道。弄斧班門。望勿哂笑爲幸。席公又把靚娘瞟上幾眼。見笑容可掬。儘多自負之態。尋思道。此婦可誘而致也。但未可躁急耳。想來不調虎離山。怎得鸞凰入網。再轉門看陸氏。時面上甚有怒色。乃暫辭退出。靚娘所坐之處。與席公臥室相連。止隔夾板一道。門却另開在後。席公悄入房中。竊聽靚娘談吐。陸氏相陪。午膳已過。靚娘獨坐檻外。觀玩盆花。席公走近窗前。高聲自語道。駿馬駝痴。巧妻伴

拙。信有之矣。可憐虛擲韶光耳。靚娘聞得。知此言爲己而發。但長嘆一聲。不出片語。陸氏微有聽聞。忙走至天井中來。靚娘旋即就坐。又與陸氏說些家門往昔豪華。今一旦飄殘。宛然一夢。談吐中間。儘多扼腕。席公聽了。實爲矜憫。接話未幾。酒筵已備。靚娘底事關心。悶悶昏昏。食不下咽。勉盡主人情誼。飲過數盃。起身相辭。陸氏見丈夫與靚娘有些眼去眉來。言三語四。竟不挽留。靚娘先謝過了陸氏夫人。再請席公言謝。席公道。蒙夫人枉玉。實切簡褻。又費清思。愚夫婦反深罪歉。靚娘道。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當敬爲大人誦之。何反言慢。席公道。學生更有一事。相煩陶兄。祈夫人轉致。按君復命。深厚過奬。前備有禮物欲着承差賫去。奈此輩一無身家可託。原欲令舍弟同往。奈他又有別務。已泛歸棹。愚意欲借重陶兄一往。奔走之勞。學生另有相酬。未審夫人以爲可否。靚娘道。敢不一聽指揮。但拙夫愚戇。恐有疎失。且敝寓乏人。或求

別委。席公道。祇煩陶兄於途次監押去差。到省後。一應事體。俱係承差料理。不用陶兄費心。夫人在寓。或有案牘之事。着女奴細陳款曲。若嫌寂靜。再遣婢女至貴寓陪侍何如。靚娘道。但未知何日準行。席公道。已定明日矣。靚娘道。歸當與拙夫言之。令其効力便了。臨行。四目顧盼。儘多留戀。席公暗自關心。靚娘含愁返室。振儒笑問道。敢問此席爲何而設。靚娘道。知是爲何。昨日多蒙鼎薦。特邀試筆。振儒道。原來做些什麼。倒是這般的好。何須又要我在內。傳消寄息。靚娘道。兵尊要你明早押承差上省。送按院贐禮。我再四推辭。他必於不允。可收拾鋪陳。代他一往。振儒道。他總之爲筆札俱由你出。我在此甚是空閒。故要我去。只是你孤寂一身。梅蕚幼小。如何消遣。靚娘道。他說叫丫鬟進來陪伴哩。振儒道。這是必於要行的了。只憂你夜間衾枕單寒（甚不單寒）怎處。靚娘道。你在家也不見怎樣熱鬧。提他做甚。靚娘因想席公日間光景。無限傷心。沈默

不語。淒淒惶惶。竟自上床宿歇。振儒因來日遠行。未免又要纏着靚娘如此如此。靚娘也直受無辭。次早席公先喚到承差。然後接出振儒。把禮物啓柬。並未完文卷。一一交與承差。着落停妥。再撥健捕二名護送。一起四人。別過登程。不題。却說席公瞞着夫人。尋些珍奇首飾。異巧紬紗。叫過婢女春燕附耳道。陶相公今日往省。着你去相伴他娘子。我意中久欲圖他。恨無門路。幸遇這個機會。你若助我成得此事。當收你爲妾。春燕瞅席公一眼道。（從春燕口中出所以妙）前番被你強逼不過。一時順從。不料奶奶知了。受那幾次打罵。你也不得乾淨。如今又要我謀別人家婦女。萬一走漏消息。吹風在奶奶耳朶裡去。我尋死尚且少遲。還說什麼妻妾。奶奶打罵起來。（怕婆者着眼）你何曾敢透透風兒。如今倒會說這大話。席公道。下次我遷陞別地。不帶他去。那時把你擡舉。無人管轄。可不暢快。春燕道。須要今日說過。莫要他日忘了。席公道。自然不忘。這裡有首飾數件。紬紗幾疋。你

與我拿去送他。說我多多致意。春燕道。首飾也與我一兩件兒。單單只送別人。席公道。我改日另置與你。這是奶奶處拿來的。恐他認得。春燕道。你偷奶奶首飾。送與心上之人。日後查起。不要扳出我來。席公把春燕一推道。作速往陶家去。休得只顧胡說。春燕道。去不致緊要。倘奶奶叫喚呢。席公道。我已與他說過的了。不然你再去對他講一聲。但□□物件。不可露與他看。春燕道。你且放着。等我□□□拿。春燕走見陸氏道。老爺着我去陪那陶家娘子。別過奶奶。還是去不去。陸氏見問。變下臉（猶生。手□）來。竟不開口。停了許久道。你去是去。何消問我。昨日那兩個沒廉恥的。在我面前。做了一日肉麻光景。若是有些什麼不伶不俐事情。你不來通報。休想再見我面。春燕答應一聲。出見席公道。你把那風流意興。且高高打疊着。奶奶看出你每昨日做作。適間着我用心防範。言語來得非常兇惡。我想倒也好笑。一個託做牽頭。一個又差充巡察。叫我依

着誰好。罷罷。寧可依巡察的罷。那主兒不是好惹的。席公道。你不怕我麼。我發起狠來。比那人還利害十倍。一世只不與你配頭。強如朝撾暮打。雖是這等說。還央及你用心幫扶。從來巡察人做牽頭。再不敗露的。春燕道。且看你造化。拿了東西。見靚娘道。老爺多多拜上夫人。昨甚簡慢。刻下偶覓得飾幣（即是聘禮）幾件。少助粧臺不時之需。求夫人笑納。但是家奶奶前不可談及。靚娘道。屢蒙你家老爺明德。却之恐涉不恭。受則又增媿赧。寧冒不恭之罪。怎好迭叨隆渥。春燕道。老爺分付。必要夫人受的。恐往返倒覺不雅。靚娘道。既是姐姐恁般說時。權收下了。尚容圖報。靚娘叫春燕坐下。命梅蕚烹茶來吃。兩人在房。談些張長李短。席公囑付春燕去後。即思走來砑光。又恐陸氏尋問。捱至飯後。探得陸氏午睡。雙足不由禁止。一直闖入書廳。梅蕚遇見。不報主母。連忙回道。我家相公不在。老爺有甚話講。待我傳進。席公道。你幼小不知事。我有緊切行移。

要你夫人落筆。靚娘正同春燕在房。知席公來到。喝開梅蕚（開門。揖盜）特請進見。兩人對坐下了。靚娘道。嘉惠迭承。施之者不厭其繁。祇受者實深慚悚耳。又恐有辱恩旨。不敢不對使拜登。俟圖啣結之報。席公道。寸絲表芹。何足掛齒。茲有切務瀆煩。近因海氛不靖。征勦爲艱。今蒙撫按兩臺。發下公文。仰各道移檄招撫。不佞才疎。特求夫人佳作。靚娘更無別辭。命梅蕚煎茶待客。自去拂拭几案。攤開紙來。搌毫待做。席公走近靚娘身傍。拿墨在手。去硯上磨起。笑道。往日有陶兄磨墨。夫人便於構思。今陶兄遠出。學生作代。靚娘亦含笑道。不煩大人費神。待草就送出爲便。席公道。一紙待伏千夫。實係重大之舉。中間或有商酌。必面候落成方妥。席公與靚娘兩軀相並。意亂心搖。況春燕又將梅蕚撥出外廂。討火煎茶。自恐礙他們作事。也走出園中頑耍。就便觀風去了。席公明欺他室內無人。又在矮簷之下。且靚娘語動。儼然首肯。遂大着膽子。等靚娘坐

着。正待下筆。走近一步。急捧粉頸。佈去親嘴。覘娘出於不意。已一接唇。忙把身掙起道。不可傷了雅道。席公索性一脚。把覘娘坐椅踢開。全身接定道。自古才流。誰不爲此。卒成千古佳談。夫人既擅繡腸兼美丰姿。（語語刺覘娘。心骨安得）不堪恨謬爲狂狙所得。此生幾不見聞。況人生能有幾時。漸見衰老。倏一喪落。竟與草木同朽腐矣。豈不負絕世之才。幸邁俗之色耶。不佞正夫人知己耳。峻拒何爲。覘娘笑而不答。把手中毫筆。棄於地下。僅以兩手推拒。席公正將覘娘用力抱起。欲至臥房。去衣交合。忽見春燕急奔至道。奶奶來矣。這事決撒了也。急得席公無地藏身。又不可出外。一霎時沒了主意。慌慌鑽入覘娘臥床之下。伏而不動。覘娘把羅帳垂下遮好。整頓衣襟。正色危坐。拾起適間所擲之筆。提着做稿。春燕斜靠桌傍。托腮而看。果然陸氏悄悄走入。覘娘站起見禮。致謝昨日筵宴。陸氏問道。夫人在此寫些甚麼。覘娘道。頃蒙大人分付。要草撫盜檄文。故爾起稿。

陸氏道。拙夫而今何在。靓娘道。說明情實。即回衙去矣。陸氏坐定。直待梅蕚取火來烹茶吃了。又把眼四處瞧看。方纔動身。别過靓娘。又叫出春燕問道。陶家那丫鬟。說老爺在他寓中。今藏在何處。春燕道。老爺適間爲要做什麼稿。故此到來。所以陶夫人叫梅蕚取火。立着說得幾句話。就出外了。若有餘事。怎敢不走報奶奶。陸氏道。他丈夫剛是今日出門。巧巧就有什麼稿做。别時不來。偏要等我睡着。我知道你每通同作弊。只要做得乾淨。莫被我拿住。方見手段。且存那淫婦體面。不去搜他。若稍見影迹。管教你這輩淫娼。都斷送我手。喃喃吶吶。罵着去了。春燕看陸氏走遠。飛身入房。見席公已從床下爬出。帶着滿身灰塵。又與靓娘摟摟抱抱。定要求歡。春燕道。你每還在此戲耍。這事甚是不妙。奶奶胸中各事透明。只因遇不着老爺。無言而去。還罵我們通同作弊。這次出外。尋不見老爺。或又驀然到此。各處一搜。必然敗露。那時弄得狼狼

藉藉。成何規矩。我比你二人分外要受荼毒。却爲何來。老爺可速往川堂。鬼混片時。或書辦房裡。講些閒話。且掩飾過了。下次再圖會期。席公有些膽戰。一團高興。已撇入東洋大海。溜身往外急走。春燕道。且慢着。衣上塵土。等我替你刮了去。設若奶奶截住要路。你公然撞出。豈不自遞供狀。待我先瞧瞧來。席公待春燕整刷衣冠潔淨。潛匿園中幽隱處所。春燕先往觀望。不遇陸氏。忙招席公出外。却遇梅蕚又從外來。春燕問道。可見我家奶奶麼。梅蕚道。往川堂去了。春燕悄對席公道。今日局面不好。倘或少間發動之時。你千萬不可口鬆。漏了消息。我是斷然不吐半字的。這春燕心裡。好似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不知吉凶禍福。同了梅蕚。齊入花廳。緊緊把門閉上。席公一溜煙。竟進書房坐着。強（筆筆入神。吾不知其何錦繡心腸。靈巧至此）耐心驚向案上拿了一本書。在手中翻閱。要等陸氏來看。說他靜心觀覽。並無他事之意。那知書中。却好夾着靓娘與惟馨的花箋二幅。偶然

翻出。觸動情腸。忘其所以。呆呆念個不了。還手舞足蹈。顯出那得意之象。剛湊陸氏尋來。遠遠覷見模樣。知必有故。躡足悄至席公身後。見玩味花箋。欣然自樂。仔細看時。見花箋前面。是數行情書。後面寫靚娘名姓。又有大詞宗席太學文壇在上。這陸氏雖識幾字。却是不通文墨的妬婦。知道內裡什麼稱呼辨別。見有一個席字。竟說靚娘與丈夫的門着是日滿肚疑心。正在捱緝之際。這可不是獲着證見了。疾然伸手搶來。扯得粉碎。嚷道。幹得好營生。請得好西席。那不修邊幅的騷婦。上門尋漢。固不足道。虧你做了大道理說話。醋得不着正四品官員。不圖清節。不畏簡書。做此勾當。何以治民。何以轄下。你兩人既是女愛男貪。不若竟做夫妻。與我離書一紙。不則除死方休。嚎啕大哭。倒地跌跳。席公被搶去花箋。回過頭來。見是夫人。驚得面如土色。毀壞花箋。看了不禁心碎。又不好來搶。氣得兩眼突出。四肢如冰。敢怒而不敢言。直至哭罵不已。逼寫休書。不覺怒

從心起。罵道。天下有這樣潑婦。絕無一些影響。惡口將人誣衊。陶兄回日知之。教我怎樣相見。況那娘子貞賢清白才品純懿。（行徑口語儼然一。妬婦在目。）豈如你之潑悍性成。鴟鴞行徑。陸氏哭罵道。你這該死忘八。今日爲那淫婦。毒罵髮妻。還將他比作廣寒仙女。罷罷。你也休想做官。我也不望再活。去與那淫婦併(拚)命了罷。披頭散髮。帶罵帶啼。飛搶出門。席公見陸氏要去與靚娘厮鬧。非常着急。也趕到門外。一手扯住。陸氏就將頭撞入丈夫胸膛。席公也揪定妻子衣襟不放。夫婦二人。扭做一團。結成一塊。這場好打。但見

拳聲刈剝。淚點淋漓。衣衫扯破。似霜後芭蕉。鬢髮蓬鬆。如獄中餓鬼。跌來打去。儼然正月滾毬燈。爬上撲下。好像頑童跳跎踏。這壁廂捹命爭強。不管打破醋罈。那壁廂着意支吾。早已掃完淫輿。衙門權作戰場。夫妻變爲敵國。席公已倒葡萄

架。夫人跌綻粉紅蓮。

夫婦二人。打夠多時。誰敢近前相勸。直至力倦筋疲。方各休兵罷戰。席公臉上。被陸氏手指抓得粉破。出衙見人不得。只推有病。不出視事。侍婢將主母扶至樓中。大哭一場。懸樑自縊。侍婢救醒。席公默坐書房。佯爲不聞。春燕自送出主翁。放心不下。正來探聽動靜。遇兩下毒打難開。諕個倒退。閃在幽隱之處。等得陸氏上樓。不相波及。略覺放下心腸。悄入席公室中。問道。奶奶畢竟撞破了麼。席公道。總是疑心。不曾撞破。我惱他出言不遜。屢屢欺淩。故把個辣手與他。做一榜樣。春燕道。你今日發此大狠。果是千載奇逢。絕無僅有之事。我等還略有靠傍。席公道。所說之事。千萬用心。我今夜不上樓睡。待人靜後。過那邊來。你可準備接應。春燕道。陶家娘子初時像有俯從之心。今因奶奶頭勢暴戾。恐有意外之虞。說候他相公轉來。要辭了歸家。你還想去撩撥。只怕未必肯就。

看你尊臉。添這許〔風流之臉〕多五色傷痕。與只(致)不衰。竟要算個豪傑。春燕
調笑正濃。忽聽陸氏在樓中喊叫道。着兩個丫鬟。到園中去拿春燕那
賤婢來。待我細細賞他勾引的功勞。衆丫鬟答應一聲。春燕舌尖伸了
縮不得。抱頭鼠竄。席公扯住道。說的不要忘了。春燕那裡來聽。就似田
單救即墨的火牛一般。往前亂奔。這裡丫鬟奉陸氏之命。果要去拿。被
席公喝罵住了。春燕搶到花園。不敢進靚娘寓中。在花草叢雜頹垣斷
壁之下。捱至將晚。纔敢露形。同靚娘坐有更餘。方見內邊拿出夜膳。春
燕問道。怎這時候纔有晚膳。文通道。奶奶叫厨下人去分付了。不許拿〔無
一。人一事不酷肖所以妙〕來。是我到老爺處透個風兒。要夾打厨下之人。有些極了。慌叫我搬來
的。靚娘亦覺沒情沒緒。胡亂吃些。梅蕚收去自吃。春燕待文通拿盤盞
去後。對靚娘道。我家奶奶太兇狠些。老爺因念夫婦之情。凡事相讓。今
日也發起性來。打得滿身青腫。獨坐樓上。尋死覓活。老爺也絕不保他。

煞盡風景。可不是自取之禍。靚娘道。我以清潔之身。被你老爺無端挑逗。今日受此冷淡。却甚來由。春燕瞧梅萼不在。低道。不是我說騙夫人。老爺委實萬分仰慕。或肯屈就。豈但奶奶不敢奈何。合衙之人。俱小心趨奉。便是相公回來。誰敢露出半字。若還執意不允。除非開交。外人不明細底。聞與東家主母不合。必然疑有曖昧。那時便決東海之水。也難洗清白。二人相對而講。忽見燈光影裡。站着個長大漢子。俱嚇一跳。擡頭一看。知是席公。春燕道。你也性急得緊。便等夜深人靜。也不爲遲。惹着那人。又來撥草尋蛇怎處。席公道。我已將總門鎖好。惡婦叫身上疼痛。睡多時矣。席公向春燕丟個眼色。春燕正將出外。不防梅萼跑至。扯（波瀾好）住席公道。老爺。夜半三更到此何幹。就做我相公自在家裡。也要存個內外。今直入內房。外人知了。豈不喪盡相公家聲。雖然窮困。來做幕客。也是名宦子孫。非比以下世裔。老爺請回。勿取輕賤。席公無言可答。靚

娘喝道。休要花言巧語。快出外去。梅萼道。怎說小奴花言。這是主母一生節操攸關。並陶氏歷傳家風所係。若一蹉跌。即難挽回。靚娘要近前來打。春燕忙拉出梅萼。至外房同臥。梅萼只是哭跳。那裡肯住。約到二鼓。被春燕窩盤不過。方去睡了。席公掩上房門。捧定靚娘求歡。靚娘道。尊夫人以蛇蝎之心。助成奇妬。日間毫無實事。尚被惡口傷殘。今或奉命。勉効雙鶼。則妾更不知死所矣。伏乞大人諒之。席公道。有不佞在此。夫人但請放心。憑那妬婦惡如羅刹。毒比蜂蠆。自力能制之。斷不令夫人折挫。夜將半矣。早赴陽臺可也。靚娘尚要做勢拿班。被席公用強抱起。正是

欲從鸞鳳好。　先試虎狼威。

未知靚娘畢竟從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聽私謀掃除花陣

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
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

却說席公將靚娘抱至房中。放翻床上。以身壓定。偷手解衣。靚娘氣喘吁吁。動身不得。才穴之中。已爲席公淫具所觸。心知不能挽回。抽出兩手。摟定席公。以示珍惜之意。席公喜出望外。着意抽提。有詩爲證。

名花開及時。一任情郎採。
同心好護持。莫被狂風擺。

象床之上。交鋒良久。剛在畢事。只聽得私衕之中。人言嘈雜。哭聲悠揚。又擂鼓般打那所鎖總門。席公與靚娘。又疑陸氏打來。急在隔房叫起

春燕。往外探聽。去不多時。急入叫道。老爺不好了。奶奶自縊身死哩。席公聞言。渾身打顫。令春燕相陪靚娘。自己披衣出外。開了總門。但見衆婦女一齊對着哭道。奶奶吊死在樓。老爺須作速傳醫救治。席公跑上樓中看時。見陸氏已解下在床。丫鬟守定哭泣。席公向身間一摸。如冰之冷。又如鐵之硬。叫齊在衙男婦大小道。奶奶今日爲些小事。與我合氣。不意短見尋死。已是沒救的了。你們不可在外胡講一字。不遵約束。必重處至死。衆人齊聲答應。席公命兩個丫頭守屍。家人傳梆。着守宿人喚進禪僧二人。念倒頭經卷。陰陽生一名。批看喪牖。天明取料。合造棺木。又到布行。取各色布疋。喚了裁衣。儹造入殮衣衾。諸事俱齊。大殮已畢。三日開喪。假稱暴病而亡。大小官員。紳襟耆老。俱來弔奠。一七之期。將柩出在廓外大悲庵裡。席公白日料理喪務。夜間即至靚娘處同宿。雲雨情濃。死生願足。春燕無刻不催促席公。收作偏房。席公不忘前

言。也要暫立一人。代主中饋。舉殯之日。却好是個吉期。晚間尋出陸氏衣裙首飾。與春燕穿插好了。參拜祖宗天地。收爲側室。衙中之人。改稱二奶奶。一應權柄。俱入春燕之手。與靚娘結爲姐妹。誓死不忘。席公兩處輪番陪宿。春燕因要得主翁歡心。百事將順。常常三人同睡一床。二女一男。互相淫戲。梅蕚終日只是哭泣。思念主人不知何日回衙。席公每與春燕暗議。惟恐振儒返棹。既必隔絕歡心。復恐看破私交。須要預爲之地。春燕道。你以森嚴憲紀。（近長舌矣。）且掌兵權。豈難斃一孱弱書生。何必終朝憂慼。席公道。除是此計。纔得永諧魚水。也是振儒命之不齊（濟）並衆人惡貫盈滿。席公無事升堂。緝捕人員。獲到謀逆人犯。共一十二名。俱收在陳友諒名下。各授僞職。並獲已塡官銜名姓龍劄一十二張。未塡龍劄五張。旗印銃砲等件。席公逐名究問。一一承招。細將僞劄研看。忽猛省道。吾計成矣。叫把一干人犯監候。一應違禁器物貯庫解京。

止將僞劄收入私衙。擊鼓退堂。到書房中。把空頭劄付上。竟將振儒名姓塡好。又塡個監軍御史官銜。叫該房做成案卷。提筆批於卷尾道。

據捕員殷榮等。獲到逆黨一十二名。並違禁劄印各物。依律論之。叛形既具。禁物現存。且經庭讞供明。罪自不赦。所當即時處決。無容再議者。但黨羽實繁有徒。不急鋤之。必致滋蔓。且其中不無首從。仰泉州府從公虛心詳讞。毋縱眞盜。毋擾平民。尚有在逃僞劄監軍官陶臣。係賊渠魁。法難輕縱。致釀後釁。該府速緝正法。一併研究。分別定罪。速取招詳繳。

劄付案卷。一併貯入官封。仍仰捕人。連各犯押去。又自寫催提犒犒標兵錢糧批文一張。將腐乾刻成假關防。故比眞的略寬大些。內外用好。再寫書一封。令人迎上省去。送與振儒。差人在途間相遇。交過書札批文。振儒拆書。上寫道。

違教旬餘。殊愍想慕。不識省中事已就緒否。日來敝署荒落。致茂草盈庭。飛塵積案。但四郊多壘。即欲提一旅以靖萑苻。第泉郡守犒兵之需。累季未解。煩駕迂道一往。立促登途。並爲監押。行旌望即言旋。因出師在邇。署乏主者。催批一角。祈檢收。承役不必同往。或留健捕一名。以供驅策可耳。餘不盡。

名單具

振儒與承差分路。一回漳州。一往泉州。承差到衙。覆了省下之命。席公問得振儒已去催糧。心下私喜。必中我計。在靚娘之前。絕不談及。振儒行至泉州。向府衙左側。尋個客寓安下。次日早堂。叫健步(捕)去投公文。那知府宇文融。孝廉出身。吏治雖不公平。聽訟還略明白。這日坐堂。收了巡道來文。當堂拆看。却是提犒兵餉銀的。知府道。犒餉已俱解發了。怎又來提。叫戶房書吏查册。果係解完。問健步(捕)道。你是道

爺衙中什麼樣人。犒兵餉銀。俱早早解過。現存批廻。怎又來此催提。健捕道。小的是兵道老爺衙門聽差健捕。奉命來催。解與不解。却不知道。知府有些疑惑。再把批細看。並無破綻。又喚戶房。取前番解餉批廻來看。又無指摘。後把兩下關防比對。却大小不同。另取別卷勘對。與解批一般。止有催批大出半指。篆文差謬。看那批後。寫差官陶臣準此。知府問吏典道。前日道爺發下逆犯。內有未獲一名。可正是陶臣麼。吏典道。是已塡僞劄的賊中監軍御史。喚名陶臣。知府道。原來是這賊。自來送死。問健捕道。你可叫陶臣麼。健捕道。那是道爺相公。現在客館。知府道。批上明寫差官。你又道是相公。語言矛盾。這情弊顯然了。掣出根籤。差皂快四名。鎖押健捕。認拿陶臣。立時赴審。一邊令該房取齊發下逆黨案卷伺候。振儒打發健捕到府衙去後。正在寓中。望□回話。只見鎖押而至。又隨着狼虎般七八人。此驚非小。問健捕道。怎把你鎖着。健捕道。

我也不知。如今來拿相公哩。皂快把鐵鍊套入振儒頸中。鎖了扯着便走。振儒喊道。我是上司差來的。有甚緣故。說明好走。皂快道。你自堂上去說。不容分剖。將振儒拿到府衙。丹墀跪下。皂快上去消了籤。知府問道。你就是陶臣麼。振儒應道。是。知府冷笑道。好一個大膽奴才。你合黨謀叛。已被拿住一十二名。並各色器械。僞劄之中。查出姓名。已授陳友諒監軍御史僞職。正在坊廂捱緝。你還道機謀未敗。又假充巡道差官。私造印信。來此誆冒錢糧。還有羽翼窩主。可速速招來。免加刑法。振儒恰在心慌。忽聽此語。不知來由。放聲大哭道。老爺在上。小人並不知什麼叛逆情由。念小人係浙江處州府人氏。父爲本朝國子監司業。因居官以清操自守。亡後家事單寒。小人不善治生。幸本府畢太守。曾在先人門下。薦與席道爺做個西席。原是有辜所託的。目今按院回京。託同承差往送禮物。歸途又遇他差人。拿書札一封與小的。相託赴爺臺處

投送批文。催提犒兵銀兩。怎曉有此奇禍。望青天鑒察。知府道。你還強辯。毋論此項餉銀。本府久矣解足。你那來批。又關防新舊大小相懸。的係私刻。況僞劄之上。現有你官職姓氏。就是這宗案卷。也從兵道發下。還在本府跟前。講稱西席。叫衙役選頭號夾棍。把二賊用力夾了。振儒被夾。昏暈於地。健捕只是叫怪。衙役把水噴在振儒身上。揪住頭髮。漸漸醒來。哀叫道。求老爺寬刑。小的願招。知府道。俱放了夾棍。振儒又哀哀哭道。求老爺作主。小的實是寃枉。現有道爺書札可證。若爺爺不信。提那一十二人面質。或係同名同姓。若果扳扯小的。這是前生寃業。雖死無恨。知府道。你印信可假。書札豈不可假。何足爲憑。提出逆黨對明。看你再有甚掩飾。拿籤叫皂快到獄中弔(調)出各犯聽審。把振儒帶近案桌。背着外邊跪下。皂快高叫道。犯人一十二名帶到。知府道。叫一人上來。餘俱遠遠跪着。內中有一長大漢子。挺身至捲棚下跪倒。知

府道。你叫甚名字。那人道。犯人名喚岑光。知府道。你每當聖主乘乾。怎不共享太平之樂。自取滅亡之禍。岑光道。這□犯人們識見不定。自干法紀。原是引頸受戮□。知府道。還有僞劄塡註監軍陶臣。他乃何處人氏。岑光道。小的們被獲之日。原拚（從來草澤伏莽中竟不少英雄豪傑）一死。斷不味心以陷良善。共事之人。實無陶姓者在內。就是劄付。當日共給。計二十張。小人等一十二名現在。還有三人。係汀邵二郡人氏。前月往豫章面駕去了。劄付存他處。尙餘空劄五張。這不是徒流刺杖的罪名。犯人怎肯妄害平白。取天下人恥笑。知府再叫幾人上來問時。却又口詞無二。想得其中必然有些委曲。叫把各犯收監。定期另審。又傳諭獄中禁卒。將新犯二名。另囚一處。給以飲食。用心看視。振儒足被夾傷。哭哭啼啼。睡在牢中。時刻憶念（痴亟）妻子。淚眼不乾。宇文知府做成一角文書。申詳到道。內邊說陶臣親賫臺批赴府。因驗印信不符。僞劄有據。已加重刑審究。不特本犯稱寃。即各

逆俱爲訴屈。伏乞明示施行。席公接得。批道。

逆惡陶臣。既受僞職。復假本道印票。冒徵國餉。據律死有餘辜。何以羽黨飾詞。致欲少寛三尺。仰府速爲審確定罪繳。

宇文知府看了批詞道。陶臣之罪。不可逃矣。以我論之。必有隱情。且從容再審罷。席公等三人情好日篤。自批駁知府來文之後。料得振儒必無生理。將靚娘移入私衙。只要待振儒一死。納爲正室。那防每日晚間。陸氏鬼魂（雖死而醋。性不減）頸繫長繩。舌吐於外。抛沙打瓦。只在臥樓作吵。剛遇三人對壘時候走出。拽被搖床。把席公等驚個半死。仍至書廳作寓。連春燕也從長在外臥起。不敢進內。屢設齋醮。絕無響應。漸至夕陽未下。輒便現形。席公差人到廣信府。龍虎山天師府裡。求了幾張符籙來。滿處張掛。略覺寧靜。一日午後。春燕在外。席公定要與靚娘交合。雲雨已完。互相摟定。坐着閒說。靚娘道。吾家蠢物。去有月餘。恐歸期不遠矣。席公笑道。

正早。還在未卜。靚娘道。可有甚音耗麼。席公道。我久知一信。欲對你說。恐生煩惱。故不吐露。今既談及。說與你知。陶兄前赴省中。不幹正務。背却承差。攪入一夥賊黨。如今事發。被泉州府捕人擒住。現禁彼處牢獄。太守聞係我西賓。不致加刑。恐亦未即釋回。若別事株連。我便好行文放免。今屬叛逆。嫌疑之間。殊爲費手。靚娘道。如此愚（最毒。婦人心信。矣）流。又生狂悖。自作之孽。任他領受。煩惱何益。梅蕚聽了。不禁苦痛。待席公去後。嚎啕痛哭。拜倒在地道。奴雖幼小。望主母俯聽一言。昔先老爺以宗祧之重。寄之相公。相公復以蘋蘩之任。託之主母。事孰大焉。吾相公即不幸生而騃戇。然與主母結髮。恩情百（讀此而不。下淚者非情也。）年好合。直從宿世修來。豈同浪配。縱是家道艱難。實非主人不才。遺棄主母。私行敗壞。止緣先老爺廉正自操。囊無存積。蓋先老爺素心欲以清白貽子孫耳。主母反因此蓄怨。視親若仇。愛暱異姓。切不取也。相公才短營生。安解助逆。必是席奴設（聽慧）謀漁色。從

中構陷。望主母力存先老爺家規。收拾衷腸。要席奴差人早尋相公還衙。同歸故土。卒此餘年。梅蕚弱稚無能。自誓死以報主德。靚娘亦假墮淚道。你且起來。聽我數語。古來婦女之道。從一而終。又云言不及外。衣不露裡。我非痴愚。豈無媿恥。今世業淪夷。飢寒陡及。男子當挺身營謀以紹祖志。你相公反生退縮。取給女流。又輕信遠行。致妻兒落人彀中。我豈不欲覓他回來。朝夕相守。身伴止你一人。更無以下。可供驅使。昔文姬被俘。昭君遠嫁。豈願爲之。實不幸也。梅蕚道。主母差矣。昔王嬙以失路被讒。遠歸沙漠。守節自盡。今有餘榮。蔡琰因世亂見擄。無刻忘家。得漢使禮贖。棄子而歸。世作佳話。（梅蕚。直以青樓覷靚娘。胸中頗有。淫滑）今主母自蹈淫奔甘心棄舊直與待月崔鶯當壚卓氏同一轍耳。然崔未字人。卓氏孀居。較之主母背棄相公者。更自不同。何得以昔人爲口舌乎。梅蕚弱小無知。亦不敢與主母爭辯。惟求以相公在念。故國銘心。先老爺雖在九泉。諒必知感明德。靚

娘道。席爺再來。我當託之訪回。全你義氣便是。至晚。席公靚娘春燕。共宿牙床。齊登巫峽。先從靚娘幹起。春燕記數。百回放開靚娘。再幹春燕。却是靚娘記數。百合一週。輪流取樂。得意之極。聲溢於外。梅萼不睡。躡足悄在床後。竊聽三人言詞。驟聞淫聲顫語。不禁忿恨。毛髮盡豎。忍而不動。狂有二鼓。方纔畢事。靚娘道。痴蠢下流。妄有此舉。致被羈禁。望你推愛保全。救他回歸。方見高雅。席公道。你還想他做甚。以你才貌。應歸國士。我若得之。貯以金屋。不爲侈也。當年錯配此人。千秋遺恨。今幸自取敗亡。刑禍及身。正宜趁此機會。棄若敝屣。與不肖盤桓歲月。我雖愚拙。亦解吟咏。花月之下。二人盃酒談心。搦毫賭勝。夜則錦帳歡娛。俗情不累。寧不快歟。當日于歸之時。已一失矣。今日豈可再失。自貽之戚耶。若論長策。明晨差人。密往泉州。命府中獄吏。絕他性命。拔茅去根。大事就矣。爾尙戀戀何爲。春燕道。自主母殂後。妾叨小星之列。中饋尙虛。今

蒙夫人愛如骨肉。義重丘山。正當棄白屋而就朱門。撇單寒以從豪貴。況古人有云。人無百歲期。歡樂貴及時。夫人賦性聰敏。豈獨昧此乎。靚娘道。蒙你二人主見如此。我也不能自持。聽你每所爲。但異日莫使妾有白頭之嘆。席公道。苟有負心。身首異處。梅蕚聽到此語。火從心起。隱納不住。偷至外室。淚如雨下。暗哭道。我主人之命休矣。陶氏一脈。從今永斬。枯骨遠抛異域。世無歸期。今日惟我知此異變。三尺弱女。救援不能。可不哀哉。曾（讀此而不下淚者。亦非情也）聞義犬尚知救主。飛雀亦解報恩。我固孱軀。居然入（人）類。安忍坐視其死。亦作負心人耶。咳。我主母甘作淫娼。忘情夫主。於義絕矣。豈我主母。若明晨差人一出。則我相公無救矣。我當奮力剪除諸兇。少伸報主之私。兼留陶氏一線之脈。事之不濟。雖死無憾。言訖。哭倒於地。昏昧中。（此非陸氏耶）聞婦人聲音道。你有救主之心。必須除此三惡。抽斗內有刺刀一把。快去取來。我當助汝刺死三惡。你主之寃可雪矣。梅

萼聽了。忙起身向抽斗內一摸。果得刺刀一把。遂望空一拜道。仗先老爺冥中保佑。表我小奴寸衷。於是悄至床前。正值月光清朗。映着床中。甚是明白。梅萼揭帳覷定三人。狂亂神昏。鼾齁熟睡。靚娘在外。席公居中。春燕在裡。梅萼舉起尖刀。看定靚娘咽喉。用力一刺。隨手拔出刺入(敍得英。風凜凜)席公喉中。兩人痛極。在床跌跳。梅萼爬上床。壓在二人身上。早將春燕驚醒。正探起半身來看。被梅萼就勢。向心窩刺去。却好正着。倒在床中。動彈不得。口內尚嗚嗚有聲。梅萼又拔出刀頭。向喉間一下。霎時三命皆傾。似有神助。梅萼恐身衣污血。跳離床中。把刀指定死屍道。你三人自恃智巧超群。風流出衆。今日亦死我小奴之手。何不逞些智巧。再作風流耶。將刺刀拭淨血痕。密密藏過。挨到天〔亮〕奔向席公衙內。號啕大哭報道。不知何人。從那處入來。將你家老爺。與二奶奶。並我主母。俱殺死了。闔家大小盡吃一驚。忙問道。殺在何處。梅萼道。在我們寓所。

一齊鬨至花廳觀看。見席公與靚娘春燕三人。一床並頭睡着。喉中被刺而死。春燕心口被傷。衙中人等沒有主張。只是哭得振吟。吏役間知。飛報各處衙門。府縣親自到道看驗。俱道。必是與陶家妻子相交。陶生不憤。央倩刺客殺傷。自無疑了。因問陶生如今何往。書吏稟道。因通賊黨。又假道爺信牌。往泉州府冒提犒兵餉銀。已被拿住。監禁在獄。府縣道。這不必別究的了。死由陶賊是確。他既與賊通謀。雖身在囹圄。自有黨腹代爲行刺。叫席公家屬。與三屍穿好衣服。各自擡開。準備棺木收殮。一面申文撫按。一面行文泉州府。從重擬振儒罪犯。問得席公尚有親弟在家。星夜差人往接。府縣官把衙中什物。封記上册。待親弟至日交發。不說席公衙中慌亂。再表梅萼。乘衆人不意中。走離衙署。沿門求乞。徑至泉州府內。打聽主人下落。聞禁獄中。漳州文書剛到。尚未提審。梅萼向人家討得些錢鈔。到獄門懇求禁卒。始放入去。見了主人。痛哭

昏暈。振儒亦淚雨如珠。問道。你如何得到這裡。主母無恙否。梅蕚看得四下無人。低聲道。相公兀自不知。自相公動身。席賊與主母私相交好。逼他妻子自縊而亡。故將相公陷害至死。好把主母續娶爲妻。小奴時刻竊聽。幸悉其謀。無計解救。（讀此而不。下淚者更非情也）暗將利刀刺死二人。以爲誅了席賊。相公沒了對頭。自無事矣。那知一衆昏贓反道禍由相公。欲從重定罪。是小奴救主不成。反致陷主了。幸得席家以我年小。不加疑慮。潛自離衙。小奴沿途求乞。昏夜奔走。幸得一見相公。聞漳州文移已經行到。早晚必然要審。相公若不招認。必受非刑。此命難保。依小奴愚見。任他要坐恁樣罪名。相公不須求辯。這些贓奴。必俟奏轉。方敢行刑。小奴星夜乞食。以至都中。憑此孱弱一身。誓死爲主鳴寃。保全相公身命。小奴從此別矣。萬望相公以小奴之言爲是。勿去強飾。自取拷掠也。振儒道。你且暫住片時。怎又匆遽別去。梅蕚道。事迫矣。且小奴在此。於主翁無補。（有烈丈夫氣）叮囑

一番。倒地數拜。大哭而去。絕不回頭。徑出監門。一路先問到處州府家內。尋着蒼頭。訴說此事。囑以將產變賣。（井井有條）拿銀兩至監中使用。略求寬釋。並遞送飲食。不得違言。有誤主命。蒼頭道。此去京師。路途遙遠。你可帶些銀錢。以爲盤費。梅萼道。有此適足爲累。我一路討吃。不至飢餓。倘皇天祐善。宗祖降靈。相公得無事歸家。留爲衣食之用。蒼頭見小婢如此激切義氣。亦自動情。依言行事。梅萼行乞。約有半月。始至建康。將一路討化銀物。倩人做下一紙寃本。挾在懷中。赶至登聞鼓院門首。大擊數十餘下。高聲叫屈。取出利刀。自刎鼓下。朝中聞知。差內相出查。值鼓官許之環。不敢瞞隱。將梅萼懷中本章。進上洪武爺龍目觀看。那本上寫道。

已故前予告國子監司業陶楚幼婢梅萼。年一十二歲。謹奏

爲寃餤彌天。黨傾主命。事故主官操清潔。家計艱寒。有子名

臣。甘貧苦守。禍遭漳泉兵備副使席元浩。空具人面。實有獸心。逼糟糠以投繯。寵賤婢而並嫡。聘幼主作西席之賓。視主母儼東隣之婦。設心奸騙。陷主泉州。恐歡好之不終。謀鋤荆而去蒂。蕚雖幼賤。忍視主危。爰操三寸之鋒。立斃二奸之命。將謂賢良當道。義俠冠裳。自能曲諒情懷。力出主罪。豈期官官相護。幼主已絕生機。事事模稜失入。不矜疑獄。蕚義切救主。罪冒叩　閽。在　皇仁斷宥無辜。想　聖澤必舒寃抑。倘清白吏。後嗣得延。則　盛明朝萬禩永享。蕚之一死。又何惜焉。伏乞　立賜斧鉞之誅。用展元黎之困。九泉孤魄。結草而戴德愈深。三尺殘軀。啣環而受恩無盡。敢不據實敷奏以聞。

洪武爺看過大怒。御筆批道。

副使溺淫。致陷平人死地。罪實深大。已死勿究。其陶臣等。着錦衣衛旗校。並席元浩家口蓄藏。各犯屍棺。好生提來三法司從公審問。明確釋放。倘再狥情面。俱立時處死。以昭國典。幼婢梅蕚。赤心救主。甘殞泉原。義烈可嘉。着五城兵馬。收屍禮殮。該府縣領回。起塋安葬。並建特賜祠坊。春秋祭祀。以爲世勸。撫按官坐視蠛法。絶不題參。朕深居九重。吏之不職與否。從何見聞。着從重降處。以杜其漸。該衙門知道。

聖旨批出。各衙門欽遵不題。再表惟馨。自別席公回家。雖守故園。常時思念靚娘不置。昔時舊好。未免往敍交情。但那有如靚娘之姿態才思。愈不能撇下。忽見任上人回報說。奶奶縊死。老爺同陶家娘子。被人殺死。春燕已收作妾。亦亡刀下。今因衙中無主。府縣把器物封好。特請相公去查點管理。惟馨聞哥嫂死。不甚在念。聞得靚娘被殺。那眼淚就似

春雨後的瀑布飛泉。滾滾而下。哽咽得一字不能出聲。心中暗恨道。我兩人情孚意合。不道枕蓆之緣。一宵也竟沒有。眞可痛恨。彩雲易散琉璃脆。信不誣矣。來人催併急行。惟馨拿銀子去僱定夫馬。來日從早(早)路早走。趕到漳郡衙裡。也顧不得傍人笑話。問出靚娘屍棺。倒身四拜。哭得天昏日慘。衆人却自暗笑。嫡親哥嫂被人殺了。也不提及。柩前禮也不行。反向他人妻子屍邊。如此傷心哀苦。終不然這陶家的。與二相公先有一手。府縣官聞惟馨已到。俱來作弔。並交各項封記物件。惟馨逐一致謝。待衆官別後。叫人買下牲醴酒菓。在靚娘前。擺設作奠。又作文一通。以祭之曰。

嗚呼。何天奪吾麗人之速耶。何妬花風雨正及期而摧殘耶。

維麗人之生也。儀姿艷美。質性靈奇。父書飽讀。吟壓石渠。拈針鬼助。下筆雲飛。偶逢邂逅。擬訂佳期。狂狙搆釁。簪結分離。

翹首天際。極目九嶷。忽焉云亡。蘭蕙之摧。訃音陡及。涕泗盤盂。不能效蕭史之彩鳳。願學襄王之雲霓。獻蘋藻於靈輀兮。吐哀衷之淒其。嗚呼痛哉。神其歆饗。

祭奠已畢。又號哭一場。覺身體困倦。靠在桌上打盹。朦朧睡去。見靚娘明粧艷服。手執所贈鳳簪。笑對惟馨道。蒙你垂念。泉壤佩思。幸會期不遙。毋傷懷抱。惟馨正要接過身傍。說句肝膈話兒。（席公昆玉可謂生死）只見席公一身血污。（冤家矣）披頭散髮。搶了就走。惟馨待趕去奪。見嫂嫂陸氏。吐出三寸長的紅舌。□□兩眼。伸頭挺脚。站在路口道。叔叔。我同你去打這兩個淫賤。（賊）惟馨着了一驚。跳將醒來。愈深思念。忽聞有人到朝。進了冤本。聖上差校尉來提人口家私棺木。想得混在其中。沒甚好事。況前夢中。靚娘曾說。與我會期不遠。諒非吉兆。不如跳出火坑。遠遠隨着探聽下落。再作計較。這振儒被泉州府審錄。從梅蕚言語。一概招認。幸不受刑。

知府轉發死囚重牢。時蒼頭已到。上下使用。不致狼狽。閩中撫按。正將會提處決。不意旗校卒至。將振儒同席公家口資囊屍柩。提至京師。多官會審。與梅蕚疏章皆合。況聖躬赫怒。誰敢異詞。竟將席元浩貪色陷良情節。回將一本上來。奉旨道。

席元浩等。前有旨了。不必再瀆。念陶楚清白傳家。伊子無力續娶。着問官即以席元浩所存家屬財產。一併給發陶臣。以備婚費。奸淫二首。梟示國門。不許收葬。義婢塋祠。着府縣作速舉行。如遲。該撫按解將來。從重議罪。該部知道。

問官奉旨。把席元浩家產婢僕。給與振儒。就在都中。再娶計院判長女爲繼室。院判無子。所蓄盡與女夫。囊中儘自富厚。振儒欣欣得意。靚娘無情。亦不憶念。深痛梅蕚死堪憐憫。適值處州府縣差人搬領骸柩。相同出京。待他安葬立祠已完。哭拜一場。常來祭奠。嗣後與計氏甚相和

睦。溫飽終身。畢守尚在做官。與振儒交情愈密。兵馬司奉旨。將席公靚娘棺木打開。割取首級。懸示在江東門城樓之上。席公屍已朽爛。止存枯(骷)髏。靚娘尚面顏如生。毫不腐敗。掛在樓簷。行人看了。嘖嘖稱他美麗。惟馨也雜在人叢觀看。此心欲碎。思要贖他屍棺埋葬。以盡彼此留戀之情。但係奉旨梟示。誰敢私贖。除非贖了身屍棺木。叫下船隻。待黑夜偷取首級去罷。遂用了二十餘兩銀子。向看守軍牢處。贖回屍棺。又聞得當日所贈鳳簪。靚娘將來綰髻。入殮仍還戴着。戮屍之時。被人拿去。也贖了轉來。到上新河僱下槳船一隻。先將屍棺擡下。鳳簪也藏好船艙。至黃昏人靜。肩上背了一根長竿。徑來挑那首級。弄了一個更次。再也不能下來。却遇巡邏官軍撞着。拿去吊在鋪裡。將身間絲縧[絲縧下][落]玉結。盡搜去了。次日送到巡城御史處。不問來歷。單究偷盜欽示首級一節。打了四十大板。禁於刑部獄中。可憐惟馨是個嫩弱書生。突受重

刑。無錢使用。打的都是悶頭板子。點血不出。落監之後。惡血奔心而死。獄中報明。從牢洞中拖出。棄在城脚之下。無人收殮。振儒此時尚在都。未回家去。聞得此事。因念聚首一番。令人買具棺木。盛了惟馨骸骨。春燕屍棺尚拋於中河隙地。叫土工一齊擡去。埋在義塚。這是振儒好處。惟馨所僱上新河船隻。水手候了數日不去。將屍棺棄於河埠淺水之中。另裝客貨。(鳳簪下落)鳳簪亦落稍(梢)水之手。看官們。請一思繹。這女色定要好他何用。當時只因靚娘一人。致席公陸氏春燕惟馨梅蕚五人。俱死於非命。更可笑惟馨。從無覩面一言。止有新詩兩首。相思空害。七尺徒亡。最詫異的是梅蕚幼婢。救主命於垂危。挽陶祀於將斬。毅然自刎。烈節永芳。後人有小詞一闋以挽之云。

東風急。吹折名花向誰説。嬌雛愁獨切。待學個緹縈女傑。承恩勅。含笑在泉原。粉香應罷泣。

右調望江泣

又有一首嘲席公靚娘道。

錦繡才追賈董。威嚴權任兵戎。翹企兩情濃。強效翔鳴鸞鳳。

如夢如夢。並首國門誰痛。

右調如夢令

新編小說載花船卷之二

西泠狂者　筆

素星道人　評

第五回　謀營運三姓聯盟❶

詩曰

四鄰歌吹玉缸紅。始信藍橋有路通。
無奈汝南雞唱曉。驚回魂夢各西東。

又詩曰

風透紗窗月影寒。鬢雲撩亂晚裝殘。
胸前羅帶無顏色。盡是相思淚染斑。

這兩首詩。乃正德初年。侯官林太清。與同里女子戴氏伯璘所作。太清

年幼博學。與戴氏胞兄名貴者。素同筆硯。這年就在戴家做個館地。太清臥起於❷花園之西軒。朝夕攻苦。不與外事。太清於舉業之餘。最喜塡詞作賦。終日購求歌譜。竟無尋處。一日偶向友人齋頭扳話。見其案間。有種九宮譜。遂借來抄錄。乃分其半與戴貴。倩之代抄。太清錄尙無幾。而貴已繕寫全完。且平仄板眼。點畫柔媚。太清異之。細問速成之故。戴貴道。弟有弱妹字伯璘者。素閒翰墨。爲我分其任。故如此之速耳。太清稱奇。自此存心窺瞰。一出一入。靡不注目。偶遇戴貴他往。太清以喚茶爲名。闖入內室。却好伯璘在窗下刺繡。四目留戀。兩情互通。因恐人來撞見。不敢久停。忙歸西軒。題詩一首於團扇之上。託伯璘女婢壽娘轉致。伯璘收扇看詩。知太清屬意於己。亦援筆古風一章。以寄太清云。

妾本葑菲姿。　青春誰爲主。

欲結箕箒緣。　嚴親猶未許。

憐君正年少。　胸中富經史。
相逢荷目成。　愁緒千萬縷。
咫尺隔重簾。　脈脈不得語。
願君盟勿渝。　早諧鸞鳳侶。
莫學楚襄王。　夢中合雲雨。

自此之後。常有書札往還。次年元宵佳節。夜闌人靜。太清獨臥西軒。忽聞有人叩門。忙起來開看。乃壽娘擁護伯璘而至。太清狂喜交集。抱伯璘於床。共成雲雨。雞鳴而别。且訂諧老之期。遂作前那二詩。兩人私通。半年有餘。家中並無一人知覺。中秋之夜。伯璘招太清到繡房同宿。乃被家奴福郎所窺。候天明太清出房之時。福郎手持利斧突入。太清聞人步履聲。慌急奔出。却好太清❸撞在斧上。大叫一聲。迸血而死。福郎來意。也貪伯璘之美。要來拔個頭籌。不料傷了太清。棄斧躲出。伯璘聞

人聲叫喊。走出看時。見太清被傷身故。一時慌了手脚。將羅帕纏於頸中。雙手抱生屍而死。後來戴貴知得。報與太清父母。訟之於官。福郎遠遁。不得免身。太清伯璘。空死非命。可見男女情慾。貪之有損無益。但這一件事。人人能知而不能避。小子不敢望世人。（醒世婆心）個個要做柳下惠。坐懷不亂。但不可如登途(徒)子。見色忘身。那宋末元初之時。更有一件異事。說來可爲龜鑑。看官莫嫌絮繁。話說宋自金虜南侵。日以衰削。徽欽二宗。鑾輿北狩。設立僞帝。中土瓜分。幸康王作質逃歸。藉崔府君泥馬救渡。建都臨安。暫作偏安之計。這臨安地面。原係繁麗之邦。復經駐蹕作都。愈見人烟稠密。風景豪華。商賈交集市中。臣民徙遷境內。豐樂樓讌飲通宵。西子湖笙歌徹夜。秀州（即今嘉興府是）相去二百餘里。比往常亦大不相同。百貨駢集。萬趾齊臻。家殷戶裕。更不下臨安富庶。離城四十餘里。新方地面。有個土人茹承祖。號作南溪。久住村中。與貼鄰廖思泉倪

小橋。爲莫逆至友。三人俱靠耕農度日。家事却也相當。雖不甚巨富。約有千金產業。還有一件怪事。三人四十過頭。皆無子息。打夥而(向)各處祈求。臨安三天竺。一年準走一次。齊雲普陀。各處進香。上幡許願。絕無音響。偶然來到一位堪輿先生。江西人氏。藝術精高。秀州紳士都延請觀看陽宅。倪小橋接到家中。也煩看看住基。茹廖二姓聞知。未免也邀往一看。這位先生開口頗奇。便(像)是探聽來的。他道。怎麽三處大廈都一般基址。一樣規模。利害却也相當。俱主難爲後嗣。這却什麽緣故呢。蓋因尊居盡是子地午向。門宜開於巳方。今反啓在申地。絕嗣之兆也。水須自右倒左則吉。今却自左倒於右故凶。那楊救貧先生道得好。

巽巳水來便不佳。必招軍賊事如麻。
因遭公事牛羊敗。動火遭瘟莫怨嗟。

奸淫偷盜兼殘疾。寡婦孤弱守空室。
寅午戌年定不然。管取凶多還少吉。

這是萬古不易之論。抑且三所華堂。前嫌陰塞。後太尖削。龍首低垂。虎方高聳。必然難招胤嗣。宅中俱有如夫人麼。（這先生惹。事(是)招非）茹南溪等同笑應道。豚兒尚無消息。小星亦在他家。望先生盡心拍點。堪輿先生道。三處潭府。幸得右首豐隆。側基開敞。學生再一改創。生子可望偏房。但慮正室恐終無濟。學生還有一言。倪老先有刑尅之哀。廖老先宅中更有橫亡之慘。須作速遷移方吉。學生愚直。承三位下問。不敢隱諱。據書上是這等講。或平日能行善果。自必轉禍爲祥。非學生所能知也。這三人素有娶妾之心。尙隱而未發。聞先生所言。暗合機事。各各謝了先生。把門扇略改方向。不由大妻作主。齊去叫喚媒人。聘娶妾媵。茹廖二家。幸無話說。依憑丈夫所爲。單有倪小橋妻子。聞要討妾。狠將堪輿先生呪罵。尋死覔

活。把持不允。勢所必至。還來攛哄二人妻子。同心作梗。幸而不致聽從。這也是南溪思泉家門福蔭。可憐倪小橋滿志風騷。一場掃興。不消三五日光景。茹廖之事。已見就緒。同日娶將過門。延親設讌。煞是風光。倪小橋兩處幫忙。淚從肚落。看來着實傷心。有詩爲證。

咆哮獅子吼聲高。　唬退村牛一肚騷。
熒煌莫羨他家樂。　寂寞還憐我命招。

倪老不敢奈何妻兒。止好眼熱。茹廖娶過數朝。兩人私議此事。廖思泉道。小橋娘子十分妬悍。宗祀可危。我每三人素稱契厚。凡事和同。今日兩家娶妾。怎忍撇他一人。獨自冷淡。況當日先生看論陽宅之時。又是三家齊有分的。如今被內裡覇着不容。我你怎生爲他設一良計。完此心願。纔見交情。不則教他孤孤另另。看我兩家熱鬧。實是難過。茹南溪道。極是易事。妻子任你怎樣兇狠。難管丈夫外情。教老倪莫要娶回家

內。悄悄養居別宅。不許一人走風。怕他怎的。廖思泉道。此計大妙。遂暗與倪小橋說知。自然樂從。果另置別室。私娶在外。小橋尊閫初時毫不知覺。日深月久。漸漸傳聞。日夕吵鬧。小橋氣忿不過。又私與南溪思泉計議。竟自住在妾處。絕不回家。妻子大恨。抑鬱苦痛。嘔血而死。小橋料理喪務。三七出了柩。打掃房屋。把妾移到家間。一雙兩好。甚是和樂。可煞作怪。不及半年。三家齊齊有孕。求神拜佛。越是慇懃。臨月生將下來。又喜一樣三個孩子。分娩之時。相去不出一月。三朝滿月。擺酒做戲。賓客盈門。父母惜如珍寶。養到週歲。三人共議辦席。齊整酒筵。請位蒙館先生。與兒子取個學名。至期親到齊集。直到村西。邀得一位餘姚老教書。曾六十五老官來到。曾老進門。與親鄰見禮已畢。忙向袖中摸出紅紙一張。遞與茹南溪道。小啓一通。微表學生慶祝三位公郎之意。萬勿見笑。南溪等同聲稱謝。內有好事鄰居。接過觀看。那上面寫道。

伏以大椿之基。肇於今日。倉箱之富。定於後時。打麥場中（眞堪。噴飯）擬建雕樑畫棟。瘠低田內。將挑陂澤池塘。堂前列十二金釵。願

賢淑不生妬悍。膝前有七子團圓。惟振發克紹箕裘。禾黍秀

而上實。桑蔴茂矣還騰。積善人家慶有餘。犂牛之子騂且角。

衆親鄰看了大笑道。極承先生過獎。只是末句。却以牛視三舍親矣。曾老道。聖人之言。一字不苟。學生述而非作也。須臾席備。茹南溪等。將曾老遜居首席。其餘親鄰。以次列去。酒將半闌。茹南溪等。叫抱出三個嬰孩。求取學名。曾教書搜索枯腸。與茹家取名文芳。倪家喚作大奎。廖家叫做元顯。南溪等謝過曾老。整盃再酌。夜分方散。三家俱盼着兒子。到了六歲。延請蒙師。同堂學業。三子性質。幸皆聰明。廖元顯更是敏慧。但因生在農莊人家。父母無心要他應科登第。讀到十三四歲。文理將通。辭了先生。在家料理田業。幸俱平安。不意廖家禍事忽生。思泉偶至親

戚人家賀壽。飲酒直至黃昏。大醉而回。湊着天色陰雨。獨自走過一條木橋。失足跌了下水。酒醉之人。掙立不起。黑夜裡面。雖然叫喊。無人救撈。眼見得嗚呼一命。家中次早方知。元顯到橋邊。抱屍痛哭。衆人勸慰。備棺收殮。送入祖塋。請僧超度。茹南溪倪小橋憐元顯幼年失父。凡事盡心看顧。元顯亦敬二人如親父。三家因想當年風水先生之言。說倪家[映照]有刑尅。廖姓防橫亡。今果半字不差。先生眞有神術。自此三家愈肯修善。古語有云。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數年之間。茹文芳等。年力俱壯。一齊加冠議親。父母要替他央人取號。這三個少年。獨好新奇。不肯依着舊套。仰慕愛侍思小敬心。橋峰溪宇泉洲塘亭的叫法。各人憑自臆見。取個表字。茹文芳喚作光先。倪大奎取做碩臣。廖元顯稱爲良輔。三人猶如同胞兄弟。比父輩更加親愛。娶過妻房。亦甚和好。三家兒打火相連。時刻來往。並無間隔。茹光先妻子金氏。名曰玉姐。[一字不肯虛下]一般農戶人家

出身。（何等。筆力）倪碩臣所娶。乃秀水縣中葉書吏之女。小字芸娘。葉書吏雖係官身。家住本村。故結了親事。廖良輔心愛斯文。娶的是村中莫老儒幼女蘭珠。俱有幾分姿色。三姓既無飢寒之累。又厮守着年幼嬌妻。却甚和平樂業。那料福退災生。忽然一年。本村瘟疫流行。三姓人家。無一不病。百計迎醫。用心吃藥。又早歿了親丁五口。這小夫妻三對。幸保無事。茹南溪同着一妻一妾。倪小橋自身。並廖良輔嫡母。七日之內。相繼而亡。三家男女。忙亂月餘。方得寧妥。只是病時醫藥禳解。亡人衣棺喪葬。兼以三人娶親聘禮酒筵各項等費。家業用去大半。田產賣了十分之七。現物毫無存留。雖不至衣食不敷。也不能如前饒裕。一日廖思泉生忌。良輔在家祭奠。便中邀茹光先倪碩臣散悶。飲酒中間。各人談起家務。廖良輔道。我等承祖父遺留。當努力田園。日見隆盛方好。不期連遭顛沛。存蓄一空。日用艱難。生計鮮少。常常聞得人說。大兵之後。必有大疫。

大疫之後。更有大荒。眼見得金家人馬。每每殺來。萬民塗炭。把宋帝直趕至此地。整歲構兵。釀成災疫。這兩句也是應驗的了。萬或年歲再一荒歉。這些田地。沒有收成。怎生靠他度日。飢饉時候。又無處典賣。只好看了餓死。先聖有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每想到此。着實是可危之事。茹光先道。我也正爲此事。常掛心頭。久有一個頭路。未曾與二兄說知。今日偶然談及。便計議計議。亦屬美事。臨安府內。改作皇都。非常興旺。連我秀州。亦頗繁盛。前日偶往縣中完糧。打從六里街經過。見些上下經商。過往仕客。挨擠滿路。實是氣色。兩邊鋪面。做買賣的。亦挨肩叠背。却好東塔寺前。遇着母黨舍親。在彼處開張山陝客店。留去敍情。因天色晚了。歸來不及。就借宿他家。說起客行一事。賺錢甚好。舍親開久。各處聞名。主顧絡繹不絕。趁過萬金家當。目今七十過頭。精力衰頹。止生一子。年尚幼小。無人料理。況且得手之人。未免要思退步。欲把此行頂

與人開。彼時我已有心。問他須有多少銀兩。便好開得。他說只項招牌。要二百兩。行中床帳桌椅。鍋灶碗盞。銅錫器皿之類。共得一百餘金。再須數百兩現銀。放在手頭應客。必有千金。方可轉活。不致掣肘。房子或賃或買。不在數內。因想我們三人。齒同意合。況且世代相與。勝若親生。意欲齊心合力。均平湊出本銀。項了此行。公分利息。不但可免目下飢寒。或者托賴天地祖宗之靈。積趲得些家當。也不見得。二位尊意何如。倪碩臣道。此計不差。若苦苦死守農業。略遇凶歲。性命難存。據令親說來。此行多寡有些進益。諒不致虧折資本。況我們生理。也不指望怎麼大富❹賺錢。只願復得父產。不墮先人之志。便自心滿意足。廖良輔道。事原該行。但令親是舊主熟客。所以源源而來。只恐我們項後。客人見已換了新主。一時散去。這是招呼不攏的。那時怎好。茹光先道。我前番也曾算到此着。舍親說行中有個久慣接客之人。這是斷少不得的。項

行仍要用他在家。一來客人不走。二則貨物高低。價數上落。件件慣熟。必無差謬。三則各行舊例。與一應牙規。惟他記得。倪碩臣道。若有此人。竟不必疑心了。我們今日說定。明早就作急去設處銀子起來。茹大哥先到令親家裡。說個劉亮。莫被別人下手。我三人雖見契厚。尚無統說。明日買副三牲。對神前立個誓願。殺雞揷(歃)血。[存乎其人已耳。盟]結爲八拜之交。凡[亦何爲。]事無欺。開行之時。家小要移到彼。盟了此心。直如❺嫡親兄弟一般。三家同居一室。內外可免嫌疑。帳目更無曖昧。廖良輔道。二兄主見旣定。小弟當附驥尾。事要愼之於始。莫待後悔。便無及了。茹光先道。這個自然。是晚匆匆散去。倪碩臣歸家。對芸娘說知開行之事。芸娘喜道。到城市中住居。毋論賺錢不賺。看看風景。也強如納悶鄉村。一宿無話。次早倪碩臣爲首。取了兩人分金。在家整備牲醴。金錢紙馬。邀到茹廖。先敍年庚。原是同歲同月的。茹光先長倪碩臣二十二日。倪又大廖半月。遂

以茹爲長兄。倪碩臣居次。廖又次之。祭神立誓。歃血訂盟。義氣願若桃園。節概擬追管鮑。倪碩臣親自動筆。做下一紙盟書。他說道。

竊以桃園之義。旣響絶千秋。即雷陳之交。亦高逾萬古。割席分金。管鮑允稱無我。生期死赴。范張不愧同心。慨世俗之變遷。嗟人心之偷下。芳等產非異地。生幸同時。蓋欲謀貨利之源。豈敢後邀盟之擧。披肝露膽。務期暗室不欺。併力同心。必使公私如一。白首永矢乃心。窮達無生歧念。或有寒盟。天人共殛。

三人立盟。頗是眞切。享用福物。亦極歡欣。自此內外俱以弟兄叔嫂稱呼。勝似同胞手足。正是。

八拜做桃園。同心志亦堅。
敢叩聯盟者。能如此日妍。

不知三人立盟之後。果否曾開客館。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 俄羅斯藏《新抄小說載花船續編》（以下簡稱「俄抄本」），回目作「妙指點娶妾生子　謀營運三姓連盟」。

❷「於」下原衍一「問」字，從俄抄本刪。

❸「清」原作「陽」，從俄抄本改。

❹「富」原作「主」，從俄抄本改。

❺「如」原作「爲」，從俄抄本改。

新刻小說載花船卷之二

第六回　聽淫聲兩人私語❶

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畫船開拋閃得人獨自。

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中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

常記得夜深沈。人靜俏。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兒。去時節

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裡。直到死。

右係古調最高歌紅繡鞋

話說倪碩臣等。既結盟好。立意開行。約齊廖良輔。同茹光先到他親戚家裡。把頂店一節。細細說明。辦席蔬酒。寫定議單。把行中所有現成器物。也開帳結算。共約三百餘金。歸來合齊猛力措處銀子。各將田產罄賣。湊足千金之數。擇一吉日。同到行中。兑付銀兩。舊主人交盤明白。搬

移出外。店屋暫納租銀。待後得同議買。接客夥計王小三。從新寫張合同。每歲享力銀二十四兩。三人把家小俱搬向新屋。止有倪廖二人生母。願守舊居。不到行中。廖良輔專管行中貨物。出入帳目。銀兩公同封鎖。鑰匙三（埋根）人遞收。月終算帳後交割。利息每季一分。茹光先倪碩臣。輪流同王小三。到碼頭水口接客。支持買賣。房子共有三間四進。門前樓屋一帶。做了客房。進內平廳三間。良輔把兩間做臥室。一間係走路。第三層內。是廳樓三間。上下俱堆貯客貨。側放一櫃。良輔在此收存帳目。向後小樓三間。乃是茹倪兩家做房。厨灶在內。開行之後。四夥計慇懃送迎。脚用公道。又有現銀應發客商投行的。❷所以去來不絕。又兼廖良輔總理帳目。小心忠厚。客夥中甚是敬他。兩兩三三傳說開去。盡道本行誠實。比舊又添許多新客。生意甚是茂盛。但因三家人口重大。費用繁多。雖是銀子日在手內搏弄。算起趁錢。又甚微細。接客人家。原有

兩句舊話說道。客來客盤纏。客去便無錢。開及半年。每人二次。也各分得三五兩賺錢。雖不能利息豐盈。却自衣食饒裕。三家內外。幸各無閒話。❸時至夏末秋初。行中買賣冷淡。客商日見稀少。王小三與茹光先。分在西北兩門接客。倪碩臣往鄉下去探望母親。廖良輔在門首呆坐半日。有些體倦。歸房打盹去了。王小三在北門。守至午後。並無客到。隻身歸來。見沒一人在外。直到厨下。却遇芸娘站着烹茶。見了小三。笑問道。王伯伯。今日可有客麼。小三道。想是外邊反亂。絕影沒有。也是奇聞。因腹中餓了歸來。倪二娘可有午飯麼。芸娘笑復道。客人不曾接得。還要吃什麼飯。家中人都吃完了。明日一❹總吃罷。小三也戲了臉。悄對芸娘道。難道我不在家中。二娘就沒有我的心。不留一碗兒我吃。芸娘把小三瞅了一眼。笑罵道。休得放屁。我與你有甚相干。留飯你吃。怎樣叫做有心沒心。小三道。二娘愛我。便有心了。不愛我。叫做無心。芸娘帶

笑帶罵。還要說些甚的。不防莫氏蘭珠走到。芸娘道。飯在裡邊鍋內放着。你自取去吃就是。何消絮聒。小三拿飯。望外而去。不談芸娘小三之事。再表茹光先倪碩臣回家。與廖良輔王小三計議道。行中近來光景。忒煞蕭條。不但毫無賺錢。還要賠補吃用。須要別生良策纔妙。王小三道。目今炎暑方過。金風初起。商賈疑留之時。況兼各行俱要搶奪主顧。須得一人前往金閶關口。邀接來商。或者不致空回。倪碩臣道。總是家間清閒。一無所事。待我前往蘇州接客。茹光先道。還是我去。這次鑰匙該你掌管。怎好去得。倪碩臣道。鑰匙什麼大事。哥哥收亦是一般。茹光先道。不可壞了規矩。弟若必於要去。交與弟婦收着。用時取出不遲。碩臣議定。一徑進內。裝束行囊。芸娘聞知。大有不欲針不漏之意。碩臣堅執起行。將鎖匙交付妻子道。外面討時發出。不可有誤。背起被囊。作別茹廖二人。並內外男婦。僱船望姑蘇進發。說這芸當今。遍地皆芸。娘矣娘性極淫蕩。自從完姻到今。

夜夜逼着丈夫如此。却又會找架子。言談貞潔。故碩臣去而不疑。獨眠剛得兩宵。慾火早高千丈。與王小三常時言語相嘲。眉目留戀。情意雖濃。只因行中人雜。耳目衆多。苦於無處下手。小三膽怯。又不敢上芸娘樓去。爲茹光先夫妻住在貼壁。恐怕知風。芸娘又深喜良輔爲人。溫柔眞切。每以邪語相知。良輔立心忠直。待如親嫂。全不在念。芸娘不得一人到手。急得兩頭沒走跳處。夜間孤衾獨擁。短嘆長吁。有小詞一首。單道那離别之苦。

憑繡檻。解羅幃。未得君書。腸斷瀟湘春燕飛。不知征馬幾時歸。海棠花謝也。雨霏霏。

右調遐方怨

休題芸娘度日如年。這倪碩臣出門數日。接得一起陝西氈貨客人。約有千金交易。先把信一封寄本商到行。自己寓在楓橋。守等後客。未定

歸期。王小三同着茹光先。往北門碼頭。陪客撥貨。良輔在家收點記帳。內裡擺設接風酒筵。忙做一堆。湊着脚夫先要稱些銀子。良輔特尋芸娘討取鎖匙。厨房不見。叫到後樓。於燈光之下。見芸娘坐在馬桶上小遺。良輔欲待退出房門。芸娘道。適聞到處喊叫。如今又待空手轉去。做個男子漢。假惺惺何用。既要匙用。怎不來取。良輔因樓下無人。脚夫等着。只得帶笑近身。接了忙走。芸娘想道。這寃家已是有心。故假以鎖匙爲名。私到樓間尋我。但不曉我心裡如何。尚不敢造次動手。趁今日人忙之際。待我着實撩撥着他。必然成就。免得乾熬。何苦孤枕自支。圖甚名節。諒來烈女傳上。輪我不着。是日貨多。又值臨安府拘刷船隻。裝兵出淮。小小渡船。躱無踪影。一直打從北門。長肩挑回。路黑夫少。約至起更時候。尚發不完。良輔守在中廳櫃前。不敢暫離。芸娘重施脂粉。整理（淫婦用心。亦苦）衣衫。走下樓來。見良輔獨自在外。欣欣得意。先到厨房觀看一遭。見玉

姐蘭珠正在灶上。手忙脚亂。備辦蔬菜。料得無心防範。不與一人覷見。翻身復至良輔坐處。笑對良輔道。你先前怎生無禮。（連幾個笑。字寫成淫婦圖像。）我待哥回。須對他說。若要求饒。可下我個禮。廖良輔道。我適纔因等緊要打發脚銀。來討鎖匙。並沒有得罪嫂嫂。何出此言。芸娘笑道。你還口強。爲甚我剛小遺。你便悄來瞧我。良輔道。急切要匙來用。不及等候。況又是嫂嫂叫進去拿。怎反歸罪於我。芸娘見暗挑不動。又含笑明言道。我鬪你要哩。哥哥不在。我做嫂的。夢魂顛倒。欹枕徘徊。你豈不知。絕不顧我。何❺忍心至此。良輔道。哥哥去多日。不久自歸。嫂嫂莫說這話。外人聞之不雅。芸娘道。唯有你我在此。那得外人。非是我做嫂的不存顏面。因見你一表（借題甚大）非俗。將來必然發達。意欲結納於未遇之先。況你俊雅可人。不比哥哥粗鹵。世間男人。那肯不偷女色。你莫謂我無媒自獻。故作腔調。良輔道。嫂嫂好沒來由。這些說話。甚覺無趣。我與哥哥誓同生死。嫂嫂義總無二。

叔嫂相奸。即如禽獸。愚叔果不落寞。嫂嫂自非外人。何須結納。我廖元顯。雖不讀書（讀書者。愧死）良心自在。嫂嫂再勿多言。反傷弟兄情分。芸娘還待說些甚麼。良輔起身。往外徑走。芸娘老大沒興。口裡喃喃吶吶罵道。短命喬才。好歹不知。做作怎的。終不然天下止有你是男子種。老娘沒你。便乾鱉殺了不成。帶罵帶怒。一直往臥樓而去。却說茹光先。因天夜記念家內。着王小三陪着客人。脫身先回。相幫良輔照料。到家剛至廳前。聞得男女扳話。忙止步閃在門外竊聽。二人之言。句句皆知。暗笑良輔不濟。女娘俯就。兀自推托。結義弟兄。怕甚名頭壞了。又不是我起心奸騙。天理亦無礙的。況如今世界。同胞共母。叔嫂越且弄個爽鬆。廖弟眞是迂腐之徒。不想葉氏。原來是風流人物。豈可放過。方在呆想。正遇良輔走出。光先隱身不動。待他離遠。急急進廳。飛奔芸娘臥樓。却好在胡梯脚下。黑暗之中撞着。芸娘問道。何人乘黑到此。光先低聲。裝作良輔口氣

道。嫂嫂。是我。莫要做聲。便雙手把芸娘摟住。佈去親嘴。芸娘將頭掙開道。你方纔[6]賣情。如今誰勸你來。我也不信你心腸是鐵打的。光先道。我豈不知嫂嫂好意。適間恐有人窺探。故作違心之談。今在暗中作事。料沒人知。特來趨赴嫂嫂雅情。一手即扯芸娘褲子。芸娘起意多會。淫水淋漓。欣然俯就。把身軀湊將下來。光先挺具直聳。一頂盡根。抽過二三十下。芸娘道。立幹不妥。到樓間床上去。光先已經到手。不怕改移。把具抽出。同至樓中。早見燈光明亮。芸娘方知不是良輔。問光先道。是你麼。怎假裝小叔。設心騙我。光先道。伯叔難分兩樣。我適在門外。聽你每言語。深怪三弟寡情。嫂嫂高懷。不能領受。又想二弟久出。實是相虧。特假充三弟。前來請罪。芸娘笑道。好一副乖滑嘴兒。只是可惜太便宜了你。光先無暇回言。將芸娘抱至床沿。放翻睡倒。揭起湘裙。竟把褲子褪去。這場好幹。但見。

在下的俏軀高聳。欲了不盡之餘。在上的壯莖力送。擬點花房之竅。淫津點滴滿床流。惟願永無枯日。前矛堅挺往來忙。誰許暫有垂時。一個價秦都遊説。幾遭按劍之羞。何妨逆來順受。一個價陳倉暗度。欣逢笱接之喜。直欲破壘攻巢。但知

錦帳風雲會。那顧桃園結義恩。

二人幹夠多時。停戈罷戰。抹拭整衣。芸娘道。願將今日意。莫與外人知。光先應道。情腸兩地牽。誰人敢浪言。光先帶笑下樓。悄無人知。至外廂看良輔時。尚未進廳。光先故向櫃前坐着。脚夫又挑貨到。良輔也隨了進來。遇見光先。問道。哥哥幾時回家的。光先道。我在北門許久。剛纔到家。良輔道。怎我在門首不見。光先不來答應。假推點貨。良輔也就罷了。直至更深。貨方發完。客到飲酒。亂過半夜纔睡。芸娘此夜。比前略覺快❼些。但也尚有孤眠之嘆。自此爲始。日間常與光先偷幹。王小三每於

無人之處。撞着芸娘。捏手捏腳。親嘴咂舌。摟抱摸乳。肉麻光景。沒一件不做到。只是緣份淺薄。將要成事。又被人沖散。止好心熱而已。又過十餘日。倪碩臣始與大隊販錫箔並紅綠紙劄客人。同船歸行。飲完洗塵酒席。碩臣又陪往各鋪家定貨。光先三杯下肚。春興勃然。專等碩臣出門。悄至芸娘房中求歡。在芸娘是求而不得之事。毫不推却。脫下小衣。仰臥床中。任憑光先舞弄。兩人偷弄慣了。沒人看破。竟放大膽子。門也不關。盡情作耍。怎料碩臣同客看貨。忘帶行等。走轉來拿。便中又在人家扳得數枝丹桂。口帶秋景進門將一半分與金氏莫氏。其餘特尋芸娘。與之插戴。走到樓下。聞上邊隱隱似有笑語聲。又覺床身振動不止。碩臣想道。誰在樓中作耍。嫂嫂共弟婦。俱在下面。我親手遞花與他。廖弟亦在櫃前坐着。家中再無別人。除非是哥哥與小三了。小三諒無此大膽。難道倒是哥哥。盟言在耳。想也未必。待我上去再聽。輕輕走至外樓。立着竊

聽。果有人在床雲雨。聞得光先道。乖乖可好麼。芸娘道。不要多說。了事快去。莫被他回來遇着。光先道。二弟同客看貨。到晚方歸哩。我問乖乖。兩人玉莖。還是誰的大些。行事那一個長久。芸娘笑而不答。光先道。你不說麼。我便不幹了。把具提出。芸娘道。怪忘八。如此騰弄人。你比兄弟又大又久。所以我眞心愛你。光先把芸娘緊緊一摟道。我乖肉說來不差。但每次與你相會俱是日間。防有疎虞。俱匆匆完事。若得徹夜歡娛。盡我平生意興。管教你至死想我。言畢又幹。金鈎雙繫。嬌喘微吁。聲達於外。碩臣暗道。原來果是這沒（好句淡話）正經的在此胡爲。欲待走去沖破。一時難以收手。且同在此開行不成。妻子必須休棄。外人知風。體面喪盡。將欲含忍。實是氣忿不過。可恨他睡我妻子。又來奚落我肉具短小。本領中平。怎與甘休。呆了一會道。罷。莫得（算亦不差。當今如碩臣者比比也）躁暴有妨久計況客人又在店中等着。此一張揚。被衆客傳出。四遠皆知。我老倪亦難好做人。他既不仁。

我亦不義。權且忍着。自有處置。把手中桂花。揷在壁間。仍舊躡足復了下樓。取等自去。光先倚恃酒興。又要賣弄手段。將芸娘幹有數千回合。弄得芸娘心融體快。口裡親肉乖哥。無所不叫。兩足高懸。纖腰款擺。得意之像。筆不能述。看官請各會心。光先日晡方纔完事下樓。碩臣這番一去。果是天暮始回。見了光先。不題半字。吃些夜酒。各自歸房。碩臣閉好房門。芸娘故作嬌痴。坐倒碩臣懷內。裝妖作勢道。你怎去了這幾多時候。便把人竟然撇下。碩臣將芸娘推起道。休得假親熱。你自有眞心愛戀的人兒。那裡希罕我在與不在。我出外不及一月。你家中就做出這樣好事。虧你還有面目見我。芸娘心虛的人。聽了此言。道着病根。心下突突地跳。但這張口。是從來硬慣的。怎肯竟自伏輸。遂青着臉嚷道。你莫要胡言亂語。我又做出甚事。大驚小怪怎的。我因多時闊別。特來偎倚着你。怎倒將人吆喝。我知道。你出外二十餘日。相與得幾個心上

人兒。便用妻子不着。（口吻宛然如生。）故如此改變。我葉氏嫁到你家。是明媒正娶的黃花閨女。又非私偷苟合。若無七出之條。休想動我動兒。怎麼我就見你不得。碩臣道。好一個潑婦。親自做下醜事。尚兀自嘴硬。我在吳下歸時。便有人露些風聲。尚然不信。日間親眼見你。與茹光先這天殺的。在床肏搗。還要賣乖。芸娘被丈夫一句說出眞情。面色紅漲。出聲不得。碩臣又道。我彼時要撞破。恐你做人不成。特看夫妻之面。含忍在此。你道我睡在鼓裡。賴得鐵桶。我還有記號在外。試同去取來。便一手拿燈。一手拽着芸娘。同至外樓。將日間所插桂花。拔了下來道。你看。這不是我彼時拿回的麼。還賴到那裡去。乖乖可好麼。可是那禽獸問的。你叫他快些扎搗。（忿而錯）恐我遇見。可是有的。你還愛他龜長戰久。眞心相與。他已是你丈夫了。還知道另有我在。倒反來誣衊我有外情。請想七出之條。可有奸淫一款在內否。芸娘見丈夫所言。半字不差。再也不敢開口。低首無

言。面壁而坐。手弄衣帶。碩臣把手中桂花扯爛。棄於窗外。向芸娘道。據我意見。該與你個死。並那無恥禽獸。一齊殺却。纔是丈夫氣概。又想多年夫妻情分。不忍下手。你如今待要怎生。（言爲芸娘。代招如。今還要幹）可自招來。芸娘道。這是我不該。（而。已矣）一時被他騙了。如今求你念往時恩愛。一概恕免。下次再不做這事便罷。若不相信。我對天賭個誓願。碩臣道。自古道。偷雞貓兒性不改。憑你講得亂墜天花。總是難聽一面。那有閒工夫。時刻照管着你。況開此牢行。一脚又踢不開。朝夕相見。眼內火出。誰保你下次有無。縱是作速改好。也是折了多時。便宜❽與人。怎氣得過。芸娘道。怕折便宜。有甚難處。你若肯忘舊惡。仍然好心相待。我明日也用一小計。騙姆姆到此。與你相交幾時。却不扯直。碩臣原有此心。聞妻子所言。正合己意。假作色道。我與他神前發願。生死無欺。這樣狗彘之事。他可昧心做得。我怎忍爲。芸娘道。（無此利嘴。安能淫人。）這倒扯淡。神明看來。管你如此閒事。普天之下。一日一夜。不

知有幾十萬生靈。私下偷情。若都要掌惡簿的判官。逐名書記。豈不要設立數千員。單管情慾。閻羅老子又要考較重輕。輪迴報應。連喫飯屙屎空隙。斷是沒有的了。況唐朝做了天下之主。李世民好不英武。子孫手裡。那個皇后不與臣民交歡。彼時也只平常。不見高宗中宗明皇等輩。拿奸殺婦。這樣事在我開行歇客人家。只好當螻蟻大小事務。什麼做得做不得。正是

萬惡淫爲首。　閻君豈放寬。
淫婦❾心毒惡。　巧語欲瞞天。

畢竟不知碩臣肯依芸娘話否。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 俄抄本回目作「鐵心人重義拒色　聽淫聲縱妻蓄謀」。

❷「投行」下底本有二字漫漶，從俄抄本補一「的」字。

❸「話」原作「說」，從俄抄本改。

❹「一」字原無，從俄抄本補。

❺「何」原作「可」，從俄抄本改。

❻「方纔」原作「纔方」，從俄抄本改。

❼「快」原作「較」，從俄抄本改。

❽「便宜」原作「便益」，從俄抄本改。下同。

❾「婦」原作「根」，從俄抄本改。

新刻小說載花船卷之二

第七回　避兵火淫婦遭淫❶

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疎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甃。　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淒其欲。絕）和天也瘦。花下朱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

右調水龍吟

却說碩臣怨恨芸娘與光先淫媾。致失便宜。芸娘獻策。要去圖謀茹光先妻子玉姐。與碩臣勾搭。這碩臣又假意撇清。被芸娘一席話。說得碩臣嘻嘻笑道。你這個不習上的潑賤。把天大一件事。說得芥荚子樣微

細。若據你言語。天下婦人。凡是男子。便可交合。要什麼明媒正娶。一夫一婦。同諧白髮。就是朝廷設律。也不該有奸淫一款了。論起此事。原非出我本心。要希圖他妻子。但這禽獸無禮。若不報復。笑我無能。如今便依你說。只是明日即要成事。遲則莫怪粗鹵。休說我不存顏面。芸娘見丈夫口氣寬鬆。把心中驚恐撇下。移轉身來。笑對丈夫道。看你心上如此着急。遲不得一兩個日子兒。倒會說些假道學話。包管你明日到手就是。若與那人相好了。也須常常想念我做媒的功績。不可撇在腦後。碩臣道。你的（一門多致）媒人却是那個。若係男媒。不免也要去常謝的了。芸娘站起。把碩臣身上。重重打了幾下。側目而視道。少要枉言造語些。請去睡覺罷。碩臣便不言語。與芸娘歸床安息。只因說得動興。又兼久曠之餘。這一次兒接風快樂。斷免不得的了。芸娘比每常又做出千般體態。枕蓆之上。着意溫存。把碩臣騙得心歡意樂。天明起來。夫妻照會停妥。碩

臣假裝體倦。推茹光先出門接客。午飯後。芸娘燒下一鍋熱水。提到臥樓。把浴盆放在床前。先叫丈夫躲在床中。垂下帳幔。忙去請玉姐淨浴。金氏不知是計。問芸娘道。二叔叔不在家麼。芸娘道。吃飯後便去接客。每日規則。不晚不回的。玉姐便把自己房門鎖好。同至芸娘樓內。芸娘即將水傾在盆。取過浴布。用手拽轉房門反扣定了。逕自下樓觀風。玉姐脫去上下衣裳。剛倒身坐於浴盆之內。碩臣在床。覷了瑩白肌膚。豐隆穴道。興不能遏。也脫做精赤身子。竟奔浴盆。把玉姐當胸摟住。玉姐出於不意。此驚非小。一時氣惱。半語也說不出口。欲待掙扎。又一絲不穿。兩腿未曾夾緊。早被碩臣分開。橫着下體在內。亂將鐵硬東西。左右急撞。有水濡潤。毫不費力。一頂深入不毛。提有百十餘合。玉姐興趣也動。翹股而迎。但苦盆沿損腰。將身扭捏。碩臣會意。把玉姐抱起。放於春櫈之上。兩足架在雙肩。用力抽送。玉姐初時有些忿怒。得趣之後。丁香

半吐。玉臂環擁。足無意而高挑。臉斜偎而緊貼。碩臣滿身舒暢。一股濁泉。噴入玉姐穴中。且不提出淫具。兩手捧定玉姐臉兒。㑃嘴去討他津唾潤口。玉姐無奈。只得度了兩口與碩臣。還把雙眼閉着。碩臣將他乳頭摩弄。又揝定金蓮在手。把那已經洩後軟如綿的淫具。放在玉姐陰戶內。慢慢進出。低頭看着行事。不覺淫興復濃。淫具却又堅硬如前。碩臣從新又大開旗鼓。用力狠戰。玉姐道。罷麼。什麼緊要事。幹個不休。嬸嬸上來遇見怎好。碩臣也無暇回言。但只一笑。又幹夠多時。方丟手而起。還把玉姐抱持在懷。坐於膝上。親嘴咂舌。玉姐道。羞人答答的。你怎誘人幹這樣事。碩臣道。我想慕嫂嫂已久。今日遇巧。略爲表情而已。來日甚長哩。怕甚麼羞。古人說得好。光陰能幾何。歡樂須及時。我與嫂嫂正在少年之時。若不及早尋些樂地。有日老來。死期將至。要去作樂也不能夠了。玉姐道。嬸嬸也沒來由。幫護着你作此勾當。碩臣支吾道。嬸

孀是不知道的。我因疲倦。在此打盹。他滿擬我接客去了。如今依原寂睡。日晚悄自下樓。人總不知。玉姐恐怕湯寒。推開碩臣。急向盆中。喜得天色正當潮熱。不異炎暑。湯尚微溫。玉姐草草浴完。字字傳神。穿衣而去。碩臣拭淨❷身體。坐在床上私喜。芸娘到來。笑問道。計策何如。今番要謝媒了。碩臣亦笑道。若無良謀。怎會偷漢。這時候實是懶於動彈。❸晚上再與媒人消火❹罷。芸娘道。這樣不濟事的小夥。也要學偷婆娘。一次便弄得頭區倒掛。以後只索耐煩些罷。你如今可還折便宜麼。再若拘管老娘。我的兒。叫你口吃不了。還包着走。碩臣道。你看這淫婦竟要大開門了。芸娘向碩臣劈臉啐了一口。走下樓來。碩臣酣睡一覺。暗地溜到門前。人鬼不覺。從此茹倪兩人。互相取樂。光先妻子被淫。總也不知。芸娘雖露些破綻。碩臣佯爲不聞。芸娘肆無忌憚。放心與光先偷弄。一日碩臣光先俱不在家。芸娘獨坐樓中。無人消遣。驀然聽得王小三在下面

講話。又起憐愛之心。急走下來。見小三在客堂點貨。芸娘正要開言調謔。聞得外面有人言語。閃在門後。見丈夫同客人扳話而至。一場掃興。慢步歸房。暇中想起丈夫回時爭鬧。說金閶到家。就有人透露風聲。必然是三叔這天殺的。賣節沽名。把我搬鬬。遂心中着實怪恨良輔。常在丈夫並光先面前。說三叔短處。這莫氏蘭珠。係儒家女子。性頗貞靜。每在內庭。見男女四人。不時私自調笑。常至波及。莫氏只是正色拒之。即悄對良輔說知。要他分本回鄉。良輔猛想亂離日甚。將來商賈不甚流通。行中費用頗大。利息是沒望的了。況兼衆人作事乖張。殺身之禍。俱不可保。莫若遠離爲妙。免得日後也在渾水中。受不白之名。適値這日行中無事。茹倪俱閒在家。良輔請到四位哥嫂道。弟蒙二位仁兄提挈。合本經營。極是美事。但家母遠在鄉間。現有病患。無人料理湯藥。特喚弟歸。義不容緩。今日空閒。把從前帳目。逐一淸算。不拘利息有無。弟自

領本。歸鄉度日。二兄如今已是輕車熟路。力儘優爲。小弟去亦無礙。自從起手到今。毋論帳目銀錢。家中大小等事。弟稍有欺心。歸途即葬魚腹。身首異處。神明報應二兄。茹俔初意尚欲相留。聞良輔說及此語。兩人疑心刺他陰事。又添芸娘常有譖言。原欲分開。只因難以啓口。今日良輔自出主意。正中兩人心願。光先道。賢弟想是見近日生意欠好。要分去了。常言道。守得荒年有熟年。既已沾手。那裡心急得來。不敢苦留賢弟。總有虧折。以致埋怨。我兩弟兄還且守着。❺再看光景。良輔道。弟非獨善其身。見勢景不妙。便翻然而去。就是兩位仁兄。也要算個前後。目今兵馬擾亂。誰人拿着血本。擔驚受怕。遠出爲商。我們開行人家。若沒客來。便難過日。不如頂與人家。或暫且歇業。別爲營運。待地方平靜。再來開張。未爲不可。碩臣道。那有此理。若一歇行。舊客便跳槽了。重開還有誰來。豈不把前功盡棄。若說要頂與人。如此之際。有那個該晦氣

的。賭了眼睛。拿銀子白送你用。賢弟縱要歸去。我每實是歇手不得。良輔道。既然二兄執意要守舊業。弟怎敢強諫。遂叫進王小三來。把歷來帳目。從頭徹尾。淸算一遍。除本之外。尚得利銀二百餘兩。良輔拔起本銀。又分出利息。僱下船隻。收拾房中傢伙。別却哥嫂。打叠回家。贖還田產。在自家門首。開張生白酒鋪子。減省度日。却也安閒自在。這茹倪兩人。依舊開着牙行。又有半年月日。金兵漸漸逼來。客人絕跡不至。這番光先親到臨安接客。碩臣在家。與芸娘玉姐輪番取樂。既無良輔夫妻礙眼。又兼王小三在東塔寺前。包下一個土妓。時刻不離。總之❻行中毫無買賣。碩臣亦任他去來。光先去不多時。接得一起蘇木胡椒客商到行。貨堆兩月。並無人買。又到幾個糖客。係金陵人。向在閩地做官。有白糖百桶伏欲要帶回家。聞金兵已抵瓜州。宋家兵馬守住江口。不容民船往來。歸家不得。暫賃客房住劄。要候平靜動身。却不賣貨。未及一月。

傳說金兵渡江。直抵金閶。宋兵逃散。不日即到秀州。城內外人家。無不搬移藏避。茹倪亦謀暫躲鄉間。因貨多遲阻。捱過三五日。報說宋帝已遷都四明。臨安朱刺史差人往金營納款。這秀州刺史也獻地請降。金營發來告示。曉諭居民。秋毫不擾。各安生業。茹倪膽便大了。守着貨物。毫不移動。那消數日之間。金兵大至。果是雄威猛勇。但見

戰馬飛騰。金戈耀日。畫戟鋒帶血腥。鐵甲氣餘乳酪。一片頭纓俱赤色。何殊火曜臨凡。滿地嗶嚦帶雄聲。不異震雷盈耳。雕鞍上。摟抱定絕色嬌娃。總是香憔粉悴。那裡數得到出塞的昭君。皮袋內。滿裝着希奇路菜。一幅。胡兒牧馬圖無非野鹿山獐。何曾曉得個烹調的滋味。塵飛滿目。皎日爲之不明。馬溺成川。陸地非舟不往。正是。萬里兵烽至。黎民遍地驚。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

金兵既到秀州。各門俱以重兵屯列營寨。刺史封起府庫。清開錢糧戶口冊籍。備辦牛酒相迎。外解送犒兵銀一萬兩。金帥準降。下令一應大小官員。照舊供職。養馬十日起行。凡城以內果寸絲不動。安堵如故。城外人家。兵丁大掠。金帛子女。略無存留。但不殺人。光先碩臣聞知。慌急無措。王小三目擊其事。又來通報。合家慌亂。忙把衣服被褥。打成幾個包裹。藏些乾糧在內。身傍各帶散碎銀數兩。棄了家私貨物。撇却客商。碩臣光先王小三。俱挑行囊一擔。手扶玉姐芸娘。同往鄉村躲避。路上逃竄男婦。如山渴來。子尋父的。夫喊妻的。哭聲遍野。光先等五人。行無一里之遙。早不見了王小三。包中却有銀物。碩臣不捨。走回尋覓。四下叫喊一通。不知去向。再轉舊路。正遇光先張頭望腦。在人叢裡挨擠。却只獨自一人。並不見玉姐芸娘在傍。碩臣急問道。嫂嫂弟婦何在。哥哥在此尋誰哩。光先道。適纔傳說金兵追到。衆人一湧。遂失散了他們兩

個。故在此尋。碩臣跌脚道。快上前叫。諒無落後之理。兩人急急尋趕不提。却說玉姐芸娘。被人衆拆開。俱尋不見丈夫。又聞兵馬將到。不敢出聲叫喚。玉姐行無半里。腿酸脚軟。寸步難移。見路傍一叢茂草。鑽身入去。早有一中年婦人。先坐在內哭泣。玉姐諒來也是避難之人。近前同坐了。淚如雨下。細思丈夫怎生知我在此。不知何時相會。再表芸娘跟着衆人。往前亂走。跑至黃昏日落。衆人還不敢住脚。芸娘鞋弓襪小。走得兩脚腫痛。又苦黑夜不能再走。坐在路傍高阜去處。要等碩臣追尋。坐過一夜。漸漸天明。只見王小三肩挑被包。踉蹌而至。芸娘見了。叫道。王叔叔那裡去。可見我丈夫麼。小三道。昨日出門之後。因往東塔寺前。看個相知。不料他已出門。及至趕得上來。又被人多沖散。一時難尋。我在前面等候半日。不見影響。聞得兵馬追來。拚命趕路。你怎麼還坐在此處。芸娘道。我實是走不動了。脚都紅腫。肚裡又甚飢餓。叫我怎生趕

應前

路。死生自有定數。我在此聽天罷了。小三道。怎說這話。萬一落了胡兒之手。多死少生。我攙着你。且捱上去。尋條活路。若遇得着一隻渡船。竟叫他載到平湖城中。我有至親在內。權且住着。待事平自然團聚。小三遂一手把芸娘扶起。攙了同行。又走有二三里地面。暫坐歇氣。望着路側遠遠他(地)有座土山。土山凹裡。藏着一帶茅草矮房。小三手指道。那山凹草房內。想有人家。且去買些飲食。襯襯肚子。再思走路。這回實是餓得難過。芸娘道。這會兒便是兵馬殺到面前。也斷走不動了。到那村人家去。且借歇一宵。明日再看光景。另思安身之處。兩人商酌已定。站起身來。落路前進。走至土山凹內。推進屋去。俱是空的。並無一人。但遺下些桌櫈床椅鍋灶之類。芸娘向小三討個被包。做了枕頭。徑向床上睡倒。小三坐在櫈上。雙眼瞧定芸娘。芸娘道。這裡既無人烟。何處尋得甚東西來吃。小三道。這却難事。此時有錢總無買處。芸娘想了一

會道。我們包中曾帶乾糧。還有些餘剩麼。小三道。何曾有人去吃。我也不知各包俱有。那曾想及。這正叫做搜遠不搜近。小三到芸娘頭下。取出被包。解將開來。都是麵餅火燒。更兼煮肉烹雞。芸娘坐起。同小三飽餐一頓。多餘的仍原包好。小三叫芸娘站開。將被褥鋪在床上。芸娘依原去睡。小三項好前後門扇。嘻地一笑。徑倒身來。與芸娘同睡。芸娘道。你怎麼也在這裡來睡。萬一有熟人撞進看見。不像體面。小三道。如此幽僻地方。更兼這亂離時候。有甚熟識之人撞到此處。我與你兩情甚濃。只恨天不做美。屢次蹉跎。趁此機會。正是天假良緣。怎肯當面錯過。一邊說。一邊來扯芸娘褲子。芸娘兩手微微遮隔。小三性急。先把自己褲襠拽下。露出肉具。昂然跳躍。芸娘淫興勃發。任從小三脫去裙褲。分開兩腿。挺具直衝。一頂盡根。用力抽提。正在彼此愛戀。着意送迎之際。忽聽得外面一片馬嘶人沸。戈戟甲胄之聲。小三心慌。停身細聽。早有

數人打下門來。搶入屋中。擡頭一看。盡是光頭辮髮之人。腰佩矢弧。手懸利刄。小三芸娘知是金兵。此驚不小。未及穿衣。慌〈連〉忙爬起。金兵一見大笑。也不知古力普魯的。說些甚麼。拿住小三。尋條蔴繩。將來綁於屋柱之上。推倒芸娘。取具便幹。一個摧一個。齊來淫樂。芸娘初時驚急。及至被淫。反覺本事過人。抽送得法。津津有味。盤弄到第三個韃子。陰戶中便覺疼痛。小腹微脹。□□氣惱。摧得完事。又是一個上□。放具又弄。芸娘實是抵當不過。苦口哀求。（天之所以報淫。婦者也）□□□□□□任你討饒。越弄個床搖屋震。不肯住手。這壁廂王小三看得垂涎。氣得目綻。却又謊得膽碎。綁得手痲。未敢做聲。少頃芸娘腹脹體酥。四肢無力。氣息奄奄。金兵又笑喊一會。提出肉具。扶芸娘坐着。在他小腹上。用力揉擦。流出白水碗餘。少覺爽鬆。正是。

結想心將碧。　歡娛方及時。

風波平地起。　相望復相離。

畢竟不知芸娘性命如何。與小三得遂素願否。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 俄抄本回目作「巧償賠正士正法　避兵火淫遭淫磨」。

❷「淨」原作「掙」，從俄抄本改。

❸「彈」原作「憚」，從俄抄本改。

❹「火」原作「算」，從俄抄本改。

❺「着」原作「去」，從俄抄本改。

❻「總之」二字，底本漫漶，從俄抄本補。

新刻小說載花船卷之二

第八回　贖雙娃義弟仗義❶

手捲眞珠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裡落花誰是主。思悠悠。　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

右調山花子❷

說這王小三。與芸娘在山凹草房內。雲雨取樂。正在緊要頭上。被一夥金兵。打下門來。把小三綁起。將芸娘百般淫戲。這芸娘盤過三五個兵丁。早已一命幾危。金兵扶起。揉出餘精。方得保全性命。金兵知芸娘不堪再弄。先捲出衣被。拴在馬上。次將芸娘扶持上馬。轉身又往屋內搜尋。別無他物。放下小三。要銀子買命。小三回道。逃難之人。那得銀子與

你。金兵將小三衣服剝下。腰間搜出碎銀二十餘兩。罵道。這個刁頑蠻子。藏着銀兩。詐言沒有。休要還他衣服。遂拿了銀子衣服。一齊上馬。小三與芸娘四目留戀。心中不捨。小三上前一步。將芸娘馬頭攔住。哭告道。情願送了衣服銀兩。還我妻子去罷。金兵性發。拔出鋼刀。將小三分[惡]爲兩段。[報在斯]芸娘見小三被殺。驚得打顫。不敢做聲。相隨同往。玉姐在草叢中。坐了一日一夜。餓得目昏腸碎。只得出外來尋食。亦被一隊金兵。撞〔着〕擄去。光先碩臣因爲失落妻子。東追西奔。遍地尋覓。誤了行期。不防金兵驟至。躲避不迭。拿到營中。燒火喂馬。一路帶去。不肯釋放。行中貨物。搶得罄盡。按下茹倪闔家被擄。再表良輔在家。聞知兵犯秀州。百姓搬避。不見茹倪家小下來。心內懸念。後聞金兵已拔營往臨安去訖。秀州郭❸外地方。俱爲劫掠。不見茹倪實信。坐立不安。倪碩臣生母重病在床。也央人求浼良輔。訪他兒子的耗。良輔特至行中。探望茹倪

下落。見一路人烟絕望。行內細軟皆無。止存粗重木石器皿。就是客貨。亦並無絲毫。明知被搶。但不得人口消息。愈加惶惑。再開到側首一間廂房內去看。尚高高堆着一百簍竹紙。原綑不動。良輔暗想道。這是滄海遺珠了。仍把房門閉上。又各處檢看。略無他物。仔細思忖。欲待回鄉。恐房子無人看守。所留糖物。被人竊取。欲代之載回鄉下。待訪出二人付還。又恐日後別物失脫。疑心亦是我拿。展轉尋思。進退兩難。從容踱出門首探看。要尋熟人。問聲茹倪行止。却好逃回兩家緊鄰。良輔拱手體問。鄰人道。廖官人你的造化。早分了去。人財平穩。他們❹全家俱是被擄去的了。有人親眼覷見。還說老王殺在路上。屍體現存。兩位令親。未卜何日方歸。行中貨物。所留多寡。你須代他發去。恐有客來取討。也好圖個後日主顧。良輔道。正有此意。恐亂中失物尚多。茹倪二兒回來。疑我謀賴。故爾猶豫。鄰人道。豈有言話。但人心難料。你是老成之見。免

得後悔。如今我們與你公同立個單帳。他時倘有閒說。衆人自來作證。良輔道。若得列位如此用情。方敢斗膽收去。遂尋出紙墨筆硯。在衆人前。逐件點登帳目。請各鄰人俱書姓名。（緊而密）押個花字。相謝衆鄰。臨別又問王小三所殺地方明白。然後尋下船隻。把屋內一應留遺。載在家中叠好。細與母親妻子。備言四人被擒小三殺死之事。母妻嘆息。良輔墮下淚來。又恐碩臣生母病中聞此凶信。以致不虞。只說行中無恙。好言安慰。即取出五兩銀子。在本村買具棺木。用船載了。尋着小三屍首。盛在棺中。叫人擡往三塔寺山門內放着。走回家來。心裡只是放茹倪兩人不下。茶飯懶進。想起三人結義。誓同生死。後因他二人作事乖張。致生離別。不料有此大變。人亡財散。我幸叨天庇。安然無事。怎忍忘了盟言。聽憑他每流離顛苦。罷罷。譬如我當日遲疑。不曾分出。如今斷然亦在刼中。不免設處幾封銀子。密密帶着。（寫良輔義。氣儼然。其人在目）扮作乞兒一路訪去。天幸遇見。打

夥歸來。再得完聚。不負同盟之雅。主意既定。不與母妻說知。原復將產賣了百餘兩銀子。打疊包裹停當。次日黎明。買副牲醴。燒了吉利紙。換上一身破衣。別却母親妻子。獨自一人。出門徑走。蘭珠婆媳苦留。良輔不聽。頭也不回。一直望臨安而去。於路逢人訪問。絕無消耗。大兵經由之地。人跡稀少。良輔受了無限苦楚。風眠雨宿。忍餓呑饑。捱了十餘個日子。看看走到富春驛左側。遇着一班逃回難民。逐人認過。又不見茹倪在內。因身子疲倦。向驛前街沿上。暫坐歇力。先有幾個驛夫。也坐在彼。閒話之間。探聽得金華府內。無相寺中。拘鎖着二三百搶去婦女。許親人認明回贖。良輔聞言。不敢停阻。急急由嚴州府蘭谿縣。兩日之內。趕到金華。進了通遠門。徑往無相寺。捱身細認。果見金氏在內。蓬頭垢面。不似人形。玉姐見了良輔。嚎啕痛哭。哽咽得半字也說不出口。良輔亦（義淚自與情淚。不同）不禁淚雨如珠。待玉姐哭聲少住。問道。二嫂嫂何在。二位哥哥可見

過麽。玉姐道。那日與二嬸同逃出門。在途中拆散。直到桐廬縣地方。馬上撞着。且是打扮得千嬌百媚。帶着笑。對我說。嚴州府防禦使娶去作妾。令往赴任。絕不提起二叔半字。飄然而去。也不知所言眞假。哥哥並未會面。說畢。又哭道。望叔叔可憐。救奴回家。死不忘恩。良輔道。事已到此地位。嫂嫂不必傷悲。正爲要尋兄嫂回鄉。所以不憚跋陟(涉)遠來。但不可急促。待我尋一頭路。便好爲計。遂走向四下觀望一回。滿眼俱是胡人。不敢啓齒。見大王殿門上。掛着一張告示。看者紛紛。也試走去一看。却好是爲回贖婦女的。急捱上一步。分開人叢。見那上面寫道。

金華府正堂示。照得王師南下。所有頑愚妄行抗逆。旋受誅夷。其家室理應入官。給賞丁卒。幸皇恩浩蕩。矜憫無知。概許回贖。以遂斯民室家之願。今羣貯無相寺中。聽從爾民識認。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如有眷屬在內。許赴府上納犒兵

銀兩。放歸完聚。不得懷奸冒認。敢有衙役兵丁。私行指勒者。
查出立行究治。不貸。

良輔看畢。心中私喜。對金氏說知備悉。囑他耐心暫等。待往府中贖了來領。這金氏未免再四叮嚀。良輔允諾。抽身離了無相寺。復出通遠門。尋下客寓。安歇一夜。次早拿出二十兩銀子在外。稱做兩處。到府門首。伺候知府升堂。訴說苦情。當堂納上白銀一十六兩。知府見良輔衣衫襤褸。言詞哀痛。不嫌價少。叫庫吏收過贖銀。令良輔親手寫下領狀。掣一根籤。差人同去認領金氏。良輔叩首謝了知府。一同差役至無相寺韃官處。除名掛號。將金氏交出。來差同到寓中。良輔稱時銀一兩相送。玉姐猶如鬼門關上放回。要拜謝良輔活命之恩。良輔那裡肯受。推讓良久。各行平禮。金氏自到店主人內室梳洗。良輔又到鋪上。買了一二件潔淨布衣。與金氏更換。即往江口尋船。却好一隻。盡是回贖婦女在

內。載向臨安的。良輔照衆付了船錢。附搭同行。回身到寓。算還飯錢。領金氏下船。這船前後五艙。男女客人。俱是散搭。因混坐不便。三艙分與女人。兩艙盡坐男子。打夥飲食。不相混雜。良輔因要到嚴州跟尋芸娘。恐去船至彼。不肯躭擱。安頓金氏在船。買些米菜之類。交付駕長停當。悄對金氏道。嫂嫂放心坐船下來。我先到嚴州尋問二嫂。得便也贖他同歸。這船明早方行。我今日起岸先走。總在嚴州相會。金氏道。叔叔是必嚴州下船。休要久延時日。兩不相顧。良輔道。這不須嫂嫂過囑。遂上岸❺急走。趕到蘭谿。投店過夜。(一片。熱腸不避。跋涉眞天。下有心人。也)巴到五鼓起身又走。日色斜西。早至嚴州府內。尋到防禦使衙前。訪問芸娘信息。偶然遇着衙內一個老蒼頭。係北直眞定府人氏。爲人梗直好善。良輔相見。訴說來意。蒼頭憐憫無辜受難。代進衙中捱查。果有葉氏芸娘在內。却是主人愛妾。心內躊躇。若竟與老爺明講。這事斷不能成就。負了那人來意。除非設個計策方

好。呆想半晌。❻點頭道。如此如此。其事濟矣。不說蒼頭用計。再表芸娘。自秀州擄去。衆兵丁淫亂數次。復獻與本營將官。那將官與嚴州防禦使。却是姑表弟兄。一日同在營中飲酒。見芸娘侍立坐側。（只此二語。便是芸娘。一幅行樂圖）星眼斜挑。櫻唇欲綻。裝出無數嬌態。那防禦使不覺情動。遂備禮娶爲側室。過門之後。芸娘在被窩中。枕蓆上。放出那携雲握雨的功夫來。騙得防禦使心歡意樂。衙中權柄。盡歸芸娘掌握。每日價玉食錦衣。呼奴使婢。那裡還記得個倪家半字。只因他倚勢專權。與防禦使大夫人。爲切齒之仇。這蒼頭是大夫人心腹。久恨芸娘。但係主人寵妾。無可奈何。止好心怪而已。這日却好良輔尋來。說要回贖。蒼頭正中下懷。又念離散之情可憫。密定一計。叫良輔進到耳房暫坐。徑入內室。與大夫人說知。這夫人搔着癢處。滿心歡喜。對蒼頭道。既有親人來贖。若得寃家離跟前。莫大之幸。只是這老天殺的。怎麼肯放他去。蒼頭道。莫說老爺不肯放他去。便

是新娘也怎肯回家。依老奴愚見。趁老爺患病❼在床。夫人自做主意。免得日後有悔。防禦夫人道。我有計了。老爺爲那賤婢。弄得體弱神虛。一病數日。若不早早攆去。性命可虞。今乘他病中。將那賤婢發付來人。不許衙中一人走透消息。老爺問時。只說黑夜逃去罷了。蒼頭道。此計甚妙。不可遲了誤事。防禦夫人親自走到書房。見丈夫沈沈睡着。丫鬟在旁煎調湯藥。轉到芸娘房中。正遇芸娘坐在踏床上纏脚。防禦夫人道。你家中親丈夫在外探望。立等要見。快快出去。莫被老爺知道動氣。芸娘聞得。臉便變色。也不言語。纏完了脚。慢道。什麼親與不親。如今既到這裡。見他何用。叫人回了罷。防禦夫人道。你是丈夫賣出的。還是兵馬搶來的。芸娘道。他怎賣我。是逃難被搶的。防禦夫人道。既非賣你。丈夫沒有罪過。❽夫妻之情。陡地分離。既遠路相尋。怎忍不屑一見。我衙中就是你久占的巢穴麼。芸娘見夫人發話。又覺情理上難去。良心難只得走

眛出外來相見。口中尙自嘓噥個不住。及至耳房相見。却是良輔。愈添不樂。怒問道。你來此何幹。良輔見芸娘近前。正待唱揖開談。忽聽出語唐突。兼之怒容可鞠。(掬)也站住了道。不知嫂嫂們下落。特來訪問。已在金華贖回大嫂。現在舟中。聞得嫂嫂在此。故來奉請回去。芸娘道。你休做夢。我今已是別室人了。你等休作痴想。世有防禦妻室。(口氣如生)肯又再從前夫的麼。況我丈夫不來。未知存亡生死。誰要你出頭管人閒事。莫非要騙我回去。轉賣下水。圖賺錢麼。這是不應允的。我丈夫與你旣非房族。又非至親。干你甚事。要你遠來胡做。對蒼頭道。他不是我丈夫。來贖不存好意。誓不去的。蒼頭正待發言。防禦夫人手持荊杖。(此際光景可摹)趕到跟前。把芸娘劈頭亂打。喊罵道。好一個怪賤淫根。你就是防禦妻室。倒撦了我出去罷。適間老爺分付。教你即刻就離衙。跟了親人快去。若說半個不字。即時砍下你那頭來。良輔見頭勢兇惡。特把從前三人結義等情。訴

說一遍。詐道。他丈夫被戳一鎗。出外不得。託我代來。豈有別意。蒼頭向壁間除下腰刀。拔出鞘來。徑奔芸娘。罵道。這是不義之婦。略有受用便（安得數蒼頭殺。盡天下不。義之婦）背親人。既是老爺有命。我親手殺却。也等天下人看樣。良輔扯住蒼頭。居中勸解。防禦夫人道。不要來人半文。叫那淫婦立時跟去。若再遲留。斷然處死。良輔謝過夫人。出門徑走。芸娘無奈。只得跟着同行。這裡夫人拔出眼釘。十分舒暢。捱至天晚。故爲驚惶。說芸娘盜物而逃。防禦使發惱。叫人對知府講明。差人緝捕。夫人私自捺定不題。良輔與芸娘。行至嚴州郭門外水口。天已傍晚。剛剛遇着順風。金氏所坐載船已到。正攏岸住歇。良輔先跨進艙。與金氏說知。後扶芸娘上船。再加一人船錢。安歇已定。次早開船。於路良輔屢思茹倪二人。尋覓不遇。幸得二位嫂嫂贖歸。又不大費銀兩。也是一件美事。且同兩嫂先歸。待我再來。天涯海角。遍處訪求。必要尋見方已。不上三四日之間。船已抵臨安江口。衆

客起岸。分頭走路。良輔領着玉姐芸娘。翻錢王司嶺。至赤山埠。叫隻西子湖中小船。渡到響水閘上岸。再到松木場討船回去。三人行過羊坊橋。正撞着茹光先倪碩臣二人。敝衣垢面。沿門行乞。五人相見。悲喜交集。光先問道。三弟何來。怎又與嫂嫂們厮遇。玉姐垂淚道。我被擄去。直至金華。受了許多❾恥辱。求生不能。欲死不得。幸得三叔前來贖取。重見天日。芸娘默然（默然忽然。字眼大有。手眼）不言。茹倪致謝良輔又把王小三死信。並自己買棺收殮之事。說與茹倪知道。芸娘忽然含悲道。我自分散後。却好遇見他。正同來尋訪你們。撞遇金兵。被他搶我上馬。王叔叔來奪時。竟被殺了。說起可憐。茹光先道。多蒙三弟義氣。幸得骨肉保全。爲今之計。以作速到家。另尋生計爲主。但我兩人囊中。並無分文盤費怎處。良輔道。愚弟帶得尙有。不煩哥哥費心。遂同往松木場。僱下塘船一隻。三男兩婦。合伴同歸。且說莫氏蘭珠。自從丈夫行後。同婆婆在家針指。一日偶要做

底。沒有蒲薦。婆婆道。糖桶中倒有。却是取他不得。蘭珠道。一時苦無買處。且開一桶。只取蒲薦不妨。便去扯下一桶。把桶啓開。搬糖取蒲。只聽得蒲包中間。鐺鐺幾聲。脫下甚物在地。外面用紙封的。蘭珠拾起。去紙開看。却是四個紋銀煎餅。（天之所以報。善人也）每餅約重二十多兩。蘭珠道。原來糖中有銀子藏着。我們逐桶看看。想俱有的。於是婆媳二人。忙將百桶齊齊打開。內中止上白糖四十桶有物。其餘六十桶沙糖並無。蘭珠把銀收起。各桶取蒲少許。仍將糖桶蓋好。試將四餅兌看。共重百兩。計有四千之數。不與一人知風。對婆婆道。行中各物搶盡。獨遺此貨。內裡私藏。又無心中爲我們所得。明係天意。兒子回來。且莫與他講。他若一知道。仍要還人。婆婆點頭會意。未幾五人到家。親朋候問。重整田園。良輔把行中收回各物。並地方公帳。一併交付二人。茹倪感之不盡。細探糖客已無形跡。把糖變賣。共得一百餘金。兩家均分過活。蘭珠聞糖已經賣去。方將

所得銀兩。說向丈夫知道。良輔又將四百兩。分贈茹倪。兩人私心感戴。各無話說。止有芸娘。一心思憶防禦使衙中受用。深恨良輔贖回苦守。每每對丈夫說。良輔開行時。常來誘我。今贖我下來。又在途次要共我睡。苦苦央求。得免汚辱。碩臣聽了在心。偶然一日。到茹光先家。光先談起良輔好處。碩臣道。但是有些毛病。最貪⑩女色。光先道。這也從不聞人說起。以我論之（光先。知之深故有此公論）此人還是柳下惠後身哩。碩臣將妻子所言。微微表露。茹光先代爲不平。連玉姐也與稱屈。碩臣有些惱着妻子。令人叫妻子過茹家。並接了良輔。同會是非。光先將開行時。把芸娘挑逗良輔的話。並良輔拒絕芸娘之言。從頭說出。芸娘無言抵對。玉姐又把途中夥搭客船。艙裡共有十餘婦女。坐在後艙。男人坐前艙。叔叔平日不相見情由。也細說一通。良輔亦將嚴州贖回。不肯還家。反加揮叱的話。也略一宣白。芸娘滿面羞慚。碩臣操拳欲打。衆皆勸息。自此碩臣冷淡芸娘。

不與近身。光先又已收心。不幹偷摸之事。芸娘又無別遇。你想風流淫奔的婦人。如何寂寞得過。一日黃昏。大哭數場。懸樑自縊而死。碩臣因在鄰家閒話。歸室方知。救治不活。嗚呼一命不題。此後。茹侃二人農業終身。良輔連生三子。各攻舉。俱入仕途。爲元時顯宦。良輔同妻。直至九十過頭。無病而終。子孫綿綿不絕。正是。

作善雖無人見。　存心自有天知。
報應分毫不爽。　世人枉用心機。

總評

人之爲聖賢爲禽獸。豈稟受有大殊哉。唯一念之差耳。觀良輔一念之義。便覺名教流芳。芸娘一念之淫。遂致香閨蒙穢。人可不自勵哉。三復茲編。發人猛省。勿謂稗(稗)官無益也。

校記

❶ 俄抄本回目作「老蒼頭智逐騷怪　贖雙娃質證團圓」。

❷ 俄抄本無此「山花子」詞，惟作一詩：「野馬千蹄合一群，眼看江北盡風塵。漢兒學得胡兒話，又替胡兒罵漢人。」

❸「郭」原作「廓」，從俄抄本改。下同。

❹「們」原作「門」，從俄抄本改。

❺「上岸」原作「上崖」，從俄抄本改。下同。

❻「晌」原作「响」，從俄抄本改。

❼「患病」原作「病患」，從俄抄本改。

❽「過」原作「犯」，從俄抄本改。

❾「許多」原作「好少」，從俄抄本改。

❿「貪」原作「貧」，從俄抄本改。

新刻小說載花船卷三

西泠狂者　筆
素星道人　評

第九回　女天子宮禁談龜❶

獨夜寒侵翠被。奈幽夢不成還起。欲寫新愁淚濺紙。凄其欲絕憶承恩。嘆餘生。今至此。簌簌燈花墜。問此際報何人事。咫尺長門過萬里。恨君心。似危欄。難久倚。

右調夜遊宮

這首宮詞。單寫禁苑妃嬪之苦。今古同然。民間豪富之家。或多娶幾房姬妾。便恩幸稀疎。每生餘事。皇宮裡面。群聚着數千嬌艷。祇望一人寵渥。致有白首含愁。終❷身遺恨者。所以千金買賦。幽恨題紅。詩緘征衣。

情方紈扇。欲託毛錐。寄我懷愫。自古及今。不知此中埋沒了幾許天姿國色。列代帝王❸相傳。子孫世守。以一陽而統御群陰。雖不能遍錫恩波。還有幾人得霑雨露。可怪那武則天臨朝時。本一女身。竊主大器。遷帝於房州。亂唐而易號。大內之中。豈不該散發幽閒。作福孤媛。他也仍拘留着滿宮弱女。己身則淫亂猖狂。略無止節。千載而下。目爲妖孽。當時還有一樁絕世奇文。說來眞堪拍案。只因紀載刪除。僅有野史記述。所以知之者少。小子偶獲觀瞻。敢不公之同志。話說武后篡位。更國號曰周。改元天聖。日與張昌宗張易之薛懷義等。淫媾後宮。棄廢國政。廟廊之上。無非賊子亂臣。疏奏之中。盡是薦陽舉牡。武三思承嗣等。肆其兇螫。來俊臣周興輩。鼓其毒波。所以正士斂跡。僉壬滿朝。時宮中有一妃子。家姓尹氏。小字若蘭。父尹昺。楚中人氏。仕唐爲中書舍人。因携妻女赴都。尚未一年。不忿武后橫亂朝端。上本彈劾薛懷義。以禿子而出

入宮闈。臣民觀瞻不雅。是宜放殛。豈可尊崇。武后大怒。發來俊臣追問指使之人。尹中書算得孱弱身軀。難當他酷厲刑法。投繯而死。若蘭沒入掖庭。其母流離歸里。若蘭自幼秉性聰敏。極喜文墨。父鍾愛之。教以諸子百家。詩詞歌咏。旁及琴棋染翰。皆最精巧。容貌之美。六宮無比。沒入之時。年方十四。留宮三載。未沐君恩。總是女后稱孤。鴛幃滋味。連魂夢也休想的了。若蘭幸得年尙幼稚。雨雲之事。不甚着緊。日夕但以篇什自娛。武則天深知若蘭才藝優長。另眼看待。閒暇之時。常至若蘭室中談詩講賦。止有一班淫友。面也不許見的。恐分所愛故也。若蘭日處深宮。毫無別事。適案頭有本王嬙小傳。取而閱之。看到奉命和戎。琵❹琶寫恨之處。狐兎之悲。爲之淚落。掩卷嘆曰。佳人薄命。一至於斯。到晚。奄奄睡去。忽夢昭君明粧艷雅。態度蹁躚。笑對若蘭曰。吾漢時明妃也。千秋湮跡。致辱垂憐。敬此造謝。又道。咳。姐姐。你只知弱質遠處胡庭。那知俺夢魂一語

常[見心]依漢闕哩。若蘭未及回言。爲砧聲驚醒。天明憶夢有感。遂擬明妃夢回漢宮題。作詩一律云。

彈指氈圍已有秋。栩然復向漢宮遊。
心依故主希承寵。身染新氛絕好逑。
慵拈絃索商離別。忙擲雙彎卜去留。
畫角數聲惆悵盡。祗餘清淚枕函流。

纔得吟完。却好武后到來。問道。尹妃。你手中所寫何物。若蘭把看昭君傳。並入夢題詩之事。細述一遍。武后笑道。[一語見心]明妃身去魂留。豈枕蓆人不足戀耶。爾莫與古人擔愁。且共吾楸枰角勝一回。消此長晝。若蘭遵旨。命侍女鸞仙。拂拭棋盤。與武后對局。局尚未終。適穿宮內監牛晉卿。進上本日奏疏。立請票擬。武后道。誰家耐煩舉筆。牛晉卿跪稟道。內有緊急軍機。耑候皇上裁定。若蘭道。臣妾試代天言。未識當聖心否。武后道。

你也能此。且票一二朕看。若蘭拆開封緘。取起一本。乃總掌軍務大司
馬朱鑑。爲逆賊傾巢遠遁。王師勇截凱旋事。若蘭票於浮簽上道。
據奏叛臣徐敬業。傾巢突圍。官兵奮勇堵截。殺傷頗多。具見
各官調度。將士用命。但賊謀甚狡。不甘坐困勢。必伺隙復逞。
還着飭勵嚴防。計誘設伏。以收全勝。以盡根蔓。毋得狃捷稍
弛。致有疏誤。該官馬上馳諭。其有功員役。及傷亡官兵。俱着
作速查明。以憑敘恤。該衙門知道。
又御史大夫勞永嘉一本。爲酌百年之大利。濟一時之維(危)難。以
溥皇仁。以懃聖治事。若蘭票道。
這所奏請覈地畝。變通馬政。着各該衙門酌議妥確具奏。屯
鹽已有屢旨。未見何人。實能脩舉。是何緣故。即着鹽政官細
心詳究。作速明切條畫來看。該衙門知道。

又諫議大夫高鳴一本。爲徽臣遵旨糾貪。逮犯橫肆詆譏。懇勅刑曹嚴究追擬。以彰法紀。以重激揚事。若蘭票道。

該縣婁墨被參。刻揭反噬。殊乖法紀。着刑官作速研究追擬。不得延狥。惡黨鑽謀。着刑部衙門嚴緝務獲。高鳴心迹自明。不必剖陳。好出供職。該衙門知道。

餘本尚多。不能一一盡述。若蘭票畢。武后逐本看完。大喜道。甚合朕懷。古稱女學士。爾無媿矣。即命牛監傳發本章。若蘭道。聖情寥寂。殘局將終。洗子再着何如。武后沈吟道。寫武后無聊之狀一筆不漏却又心緒徬徨更無心及此矣。若蘭道。臣妾不敢仰叩。未識有何機務。縈滯聖懷。武后道。家國重事。朕固不能去心。然自有掌樞軸者持其衡。朕所抑結者。己事耳。非汝能知。何須屢問。若蘭道。臣妾蒙皇上破格垂青。湯火可蹈。且主憂即妾憂也。何難身任。武后道。爾素未歷歡場。是尚不諳情事。從來婦道象坤。坤即地也。地

與天配。太古及茲。夜無不合。唯合而能孕育群生。日難間隔。吾等既分居坤位。何可離而不合耶。（極大議。論）況朕尊居九五。權專生殺。普天之下。誰非臣民。而究不得一忠義者。爲朕極遴選之微。暢衷懷之欲。是以悶悶耳。若蘭道。臣妾愚幼。固不能洞悉聖衷。但滿朝文武。豈鮮忠良。第以房幃之事。恐放恣不拘。則千萬世後。以陛下爲何如主。故隱而不露耳。且近臣三五輩。果皆未當聖心歟。武后道。吁。爾言誤矣。人生不能百歲。歡樂自當及時。語且有云。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吾以女身。得膺大寶。雖曰人謀。亦乃天意。亘古無之。是天付以可爲之時也。倘不窮歡極慾。暢此生平。則機事坐失矣。時乎時乎。豈再來哉。然我輩趣興。孰有過於媾合者。點穴而春意津津。揉心而芳情勃勃。迨後酥融。恍然身在蓬島間矣。宮中數人。皆腐鼠耳。不過藉以解饞。豈堪大用。若蘭道。據聖諭所云。則人固不一矣。抑皆同然而未肯盡乃心乎。武后道。人則一

般。龜多品類。在選之者得眞賞鑒（武后乃龜。家之眞賞鑒）則當之者自有奇情耳。否則徒亂人方寸。何如紙帳梅花。淸影獨對之爲愈也。若蘭道。敢問選龜之道。其法何如。武后道。爾亦有心研究耶。吾試爲爾言之。夫龜者。秉造化靈奇至氣而成。純陽之所凝結。筋骨之難擬形。既剛而且寓柔。可直而不能屈。大則採精煉鼎。贊助仙源。中則孕育嬰兒。接續宗祀。小則搓花破竅。承歡麗嬌。凡女子年長。而夢遺小便者。得龜而止。過笄未配。致成劇症者。遇龜而瘥。孀婦失之。疾染痿黃。戍婦客妻。曠廢多死。夫婦反目。藉龜而生歡喜之心。男女萍逢。交龜而忘死生之見。龜之有功於人。亦云大矣。其名計有七焉。若蘭道。其名可得聞乎。武后道。凡男女之分。以陰陽也。有雖具陽體。而宛然陰形者。其物短縮。其形委垂。（非武后不能。深知己可。謂龜之知己）即百藥餌之奇計誘之而終不得一堅舉者。其人曰天閹。其名曰癱瘓之龜。爲衆陰之所深棄者。原體微渺。其冷如冰。雖可怒張。入鼎不及百合者。名曰朽腐之龜。

歷境少而寒色侵也。堅垂而巨細畫一。毫無分忽之相殊。則遇牝便爾忘陽身。且不能入穴。其名曰躁率之龜。得手而溢者也。此三者龜中之最下矣。若乃手一握而尙寬。身將尺而跳躍。其形美矣。試置鼎中。則其質如綿。其體微溫。雖未洩氣噴精。早已垂首折足。名曰具員之龜。固有美形。終難大用。或養而後效者也。若頭尖如刄劊。體瘦似蕨稭。品則陋矣。猶幸陽氣充盈。如火之方燃。皮包便口。千戰而不敗。無量女流。攖鋒膽落。其名曰小試之龜。是未可登於袵席之選者也。形旣壯武可觀。量復雖久不倦。體甚剛。而質亦甚炎。亦可爲龜中之翹楚矣。但當女情正熾之時。不能即舉。以合其機宜。女興已闌之後。復未肯少殺（音帥）其強梁猛悍之性。其名曰鹵莽之龜。是未中肯綮者也。此三者。龜之適中。平常之人。皆能有之。必也十指不能握。過膝尚有餘。其堅如鐵。其熱如爐。進牝則無微不到。提拽則花屋是求。徹晝夜而無倦容。歷三五而少怠色。

一泄不妨再舉。徐疾暗揣女情。此最上一等者矣。千萬人中。或有其一耳。是在識者知之。此龜之等級也。更有人焉。術工採煉。妄冀延齡。龜體本小。養而成大。龜身甚寒。育而猶火。當其入戶也。制遏慾心。故徐爲進出。忽而三淺一深。忽而五淺。忽而九淺。甚至善於閉精。斷不輕洩。懵懵者。因彼久堅。遂目爲龜中至寶。不知三峰盡採。女之榮衛全枯。縱極一時之趣興。必戕生命於將殂。切宜愼之。未可取也。夫欲知龜更有要法焉。人重衣隱蔽。安得盡人人之龜而遞閱之。以定其高下。必試觀其鼻之豐隆尖削。即知龜之巨細精粗。若鼻雖豐厚。而色帶微紅者。此酒徒也。酣然一醉。但知黑甜鄉裡生涯。豈解溫柔場中滋味。且陽氣已洩於外矣。其龜必冷。其敗必速。擯而勿取。此選龜之大法也。當今少年皆識假骨董人耳。豈能鑒拔眞材。而取實效耶。若蘭道。臣妾敬聞命矣。聖諭當寶而藏之心骨。武后道。朕觀卿才贍德充。性淳辭美。必能副朕至望。

欲倩卿代朕海內一行。聘訪良器數輩。畢我終身之願。卿亦允否。若蘭道。臣妾仰蒙青注宏恩。實欲盡忠陛下。但以女身。不便馳驅。望聖衷鑒察。武后道。朝內諸臣。朕屢託訪。堪恨無知小醜。恐別有所進。則彼之愛疎。故不之應。朕實忿焉。卿倘允行。朕自別有妙法。差出之時。豈顯然一裙釵耶。又豈儼以選龜爲名耶。朕將爾扮作宮監。總理天下重務。毋論窮谷深山。耕夫牧子。苟龜身合式者。禮送來都。朕當與卿同之。斷不有負雅誼。若蘭雖在幼年。心頗明敏。甚不喜武后宮闈淫縱。有心要與他離遠。以免禍起蕭牆。初時想來於體不像。又恐做事嫩弱。被人看破。見武后若要他去。不敢違旨也。有逸出樊籠之念。縱不然扮作內相。欽差出外。尋山挹水。問族觀風。亦勝似深宮納悶。但選龜一事。豈具人形者所忍輕出諸口。雖奉勅命。且自離都。別作商議。便應允道。臣妾命懸陛下。既蒙心膂之託。敢辭犬馬之勞。但未知能不辱恩旨否。武后大喜。即

賜若蘭名爲尹進賢。給勅一道。（選龜之權大矣哉）總督天下兵馬錢穀。鹽鐵屯漕。學校水利等事。兼訪隱逸遺賢。募招技勇。賜尚方劍。先斬後奏。司禮監太監。自在京樞務大臣以下。皆聽節制。又撥小監四十人跟隨。密旨傳諭隨行人衆。敢有私露本官身係女流者。立時凌遲處死。若蘭受勅。準備起行。一應衣裝。打疊停當。擇定吉期。穿戴內監衣冠。一衆小監隨擁。又帶女婢鸞仙等四名。一般裝束。貼身伏侍。陛辭武后。見這人品結束。不禁喜悅。端的是裝扮整齊。行止昂聳。但見。

烏紗貂帽。籠蓋一朶芙蓉。紫團蟒服。襯映全枝芍藥。皀靴粉底。內將紬絹裹金蓮。玉帶金鑲。斜束腰圍托玉笋。上殿廷威儀濟楚。女主朝中生出這個不閹割的尚公。別君后言詞羞澀。粉脂叢裡變作一員選雞疤的內相。雖然改服粧喬。仍是花容月貌。

正是。

堪嘆唐家運忽淪。　儼然狐媚獨稱尊。
一朝欲極陽臺趣。　強把姮娥作宦臣。

武后看了若蘭。儼然美貌內官。必能允愜所願。密密叮嚀。速爲聘訪。若蘭領旨。出得朝門。一衆大小官員。驟然相見。各各驚駭道。朝中從來未曾見此內相。眞仙品也。偶遇武后宣召三思進宮。却好撞[伏]見。這武三思生平極喜龍陽。大有垂涎之意。問張易之道。這宦官秀色可餐。怎我每出入宮禁許久。從沒有相會。今匆匆(匆匆)將欲何往。張易之道。刻下也纔識面。正在此想。怎我每竟無一面。今聖上差出巡方。聞說姓尹。係司禮監出身。三思別過易之。逕入宮中。見了武后。以言挑之道。陛下新差尹監出都。恐途中繁擾。莫若收回成命方妙。武后道。朕秉運乘乾。每有不軌之徒。弄兵潢池之上。豈果以朕不可君臨天下。故作之難。蓋

由無恥官員。刻剝小民。衣食不給。因而作盜。動以朝廷爲口舌。然未聞統一旅以靖萑苻。亦未聞有良有司能寓招徠於撫字者。朕切恨之。尹進賢自幼侍朕。忠謹有才。常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朕故差往。必能正本清源。奠安黎庶。柔服寇盜。豈忍勞民釀釁耶。以爾之材技。悠游幃房。卒此餘生足矣。何必強與家國事。三思想武后未必便肯留回民悾。烈火已付水鄉。與武后淫媾一通。悵然回署。若蘭出朝。徑入行署。各役衙參已畢。就有屬轄官員。前來謁見。又有閣下並六曹長。投刺拜候。只得逐一接見。對答之間。大有赧容。凡備設酒筵餞送的。一概辭而不赴。便在當堂。（賣弄極矣）提起硃筆寫出掛牌四面。仰值日吏員掌管。於所在衙門張掛。那牌上道。

一。本監奉勅巡查。凡省會鄉鎮。皆係轄屬之所。如勢豪奸商。衙蠹土棍。礙政妨民。及地方有司。將領兵丁。抗違不法。便即

飛參。本監素性硜硜。惟知執法。毫不少假。毋得妄干。

一。本監叨居司禮。且素躭筆硯。凡聽斷刑名。及文移案牘。皆所習熟。今詞狀呈詳。親爲立判。並不假手於人。如有借名招搖。指稱行賄。是必奸棍誘愚。希撞太歲。訪出究贓重擬。决不少寬。

一。本監崇尚儉樸。凡食用等物。簡約自甘。所有米薪蔬菜等項。俱係琗(配)發紋銀。悉照民價平買。如或指稱衙門名色。短價雄行。必係奸徒詐冒。許赴喊稟。以憑從重究懲。

一。本監性厭煩苛。惟以簡省。與地方安息。倘有唆訟。誆聳駕詞。及假公行私。借端煩瑣者。究責反坐。至於衙門員役。結夥串奸。生情索詐。尤爲可恨。許即指名首稟。嚴究坐罪。

又有硬牌一面。上寫道。

欽差總督天下馬步兵丁。清查起存錢糧。兼理鹽課。屯田漕運。學校水利。織造茶鐵等事。採訪隱逸遺賢。募招技勇。賜尚方劍。一品服俸。司禮監太監尹。　爲徵聘賢能。以光廊廟事。照得聖主應運龍飛。凡作人之典。靡不舉行。誠不啻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矣。尤恐山谷遺賢。自甘泉石。盜名贗鼎。濫與方旌。特命本監密訪求。毋論漁樵耕牧。版築工賈之中。有青年美質。兼通一材一藝者。俱赴本監報名入冊。定期遴選。如果係儒碩。即薦登明廷。共襄國是。其膂力超群。品質雄邁者。亦必列名帝闕。補入羽林班伍。爲此示仰一應軍民人等知悉。即圖彈冠。毋失事機。衙門人役。敢有阻攔詐索。致妨賢路者。查出枷責重儆。必不輕貸。特示。

看官牢記話頭。此後若蘭竟改稱尹監。莫要忘却。失他本來面目。說這

尹監。甚是怕羞。陛辭之後。不在都中躭擱。發牌起行。凡屬地方官員。皆所節制。沿途迎送不絕。既出京城。便開衙理事。果是一應大小事務。俱（今日冠裳不。若巾幗）出自手裁。又頗廉潔。所以不論官民。甚相敬畏。尹監行事月餘。比前十分老辣。絕無媿縮之容。時唐朝都於陝西西安府之長安縣。尹監於本省。八府二十一州。九十五縣。巡歷已遍。各官奉命惟謹。尹監也並不苛求詞訟刑名。大半批發有司審報。勅內淸理事宜。提册查核。勉應故事。總之尹監此差。單爲選龜而設。武后要假以重權。使官僚不敢撓阻。便於恣意搜求。原非事事責成。所以尹監不甚着意。凡案臨之地。即掛聘賢牌面。執揭而至者。動以千數。尹監示期選驗。及至試日。連自己也沒了主見。不知怎麼樣選。方中聖懷。若試以文詞。所欲又不在此。或明言注意取龜。又爲天下人恥笑。想了一想點頭道。有計了。叫衙役放進應試諸人。聽點。尹監執筆在手。於唱名點閱之際。見少年而美丰標。（尹監）其鼻

且高聳隆厚者。是善讀程文的。暗加一圈於名上。點畢派坐。傳出詩題一首。掩人耳目。竟有終日不成一字者。尹監也不論詩之做與不做。通與不通。但看名冊之上。曾有一圈者。即列疏尾進呈。八府之中也共薦有百十餘名。武后先宮娥。試其龜之大小強弱。無一人可入彀中。發回不用。密傳敕諭一道。着提塘官馬上賫與尹監。上道。

天下之中人。豈足以副朕之至望。前已面言之悉矣。豈該監尚未究其旨耶。所進百餘名。皆斗筲之器。即輦轂之下。可用之不窮。何必選爲。今已發回勿論。須速竭爾心力。訪取一二極品。星火禮送進御。以慰懸懸。倘再濡遲。罪有攸歸。毋謂朕言之不早也。特諭。

尹監接敕。彷徨無措。這些發回少年。兩兩三三。傳將開去。人人知道武后之差尹監。實爲選龜。有那輕薄子弟。做隻曲兒。嘲戲他道。

貂璫勢恁豪。奉皇恩。賜紫袍。尚方在握誇榮耀。聘賢良要驍。
訪材能更麃。原來單取龜如爆。語兒曹。結語妙極。龜身養大勝似讀書
高。

右調黃鶯兒 商調過曲

漸漸傳入尹監耳內。覺得體面不像。即日發牌出行。巡視河南地方。因在陝西受這一場沒趣。命巡捕官收了那張求賢告示。來到河南。先涉歷了開封彰德歸德等府。然後來到衛輝府內。各官接見。送入行署。安歇已定。次日出到文廟行香。既畢。排着全副執事回衙。吆吆喝喝。打從大市中經過。兩邊茶坊酒肆。各色鋪面。開得甚是整齊熱鬧。尹監細細觀看。心中贊美。好個去處。眞是太平景象。正看中間。只見道傍人叢內。站着一衆五六個長大兇頑漢子。將一條鐵鍊。❺同鎖着男婦二人。這男子年青貌秀。似非下流。再看那婦人時。淚痕盈面。雙眉碎蹙。却也正

在妙齡。面顏嬌媚可愛。尹監正是兎死狐悲。物傷其類。甚覺惻然。分付住轎。叫聽事官喚過轎邊問道。你這十人爲着何事。鎖他兩人怎的。這的是

同爲窈窕娘。何堪慘淡粧。
已經寒徹骨。奇葩自發香。

未知衆人怎生回話。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 英國藏《新刻小説載花船》抄本（以下簡稱「英抄本」），回目作「女天子宮禁談龜　尹若蘭裝監選賢」。

❷「紾」原作「紙」，英抄本亦然，後又塗改作「紾」，今從之。

❸「王」原作「主」，從英抄本改。

❹「琵」原作「琶」，從英抄本改。

❺「鍊」原作「練」，從英抄本改。下同。

第十回　雌宦寺官衙擇偶❶

紅粉青娥映楚雲。　桃花馬上石榴裙。
羅敷獨向東方去。　謾學他家作使君。

說這尹監見所鎖男女。滿面羞容。兼帶淒楚。叫來詰問情繇。那五六大漢。跪下答道。禀上老爺。小的們爲奸情事的。這一對正是奸夫淫婦。小的們是地方。眼同親夫當房捉獲。如今特送府衙定罪。尹監道。不必到府問去。帶在本監衙門伺候。衆人答應一聲。爬起隨了轎行。須臾到衙。尹監升堂坐定。排衙已過。放了投文。即着拿奸情各犯聽審。捕役帶至丹墀跪下。尹監道。叫那親夫上來。旁邊吏役。又接應高喝數聲。方見衆人之中。匍匍匐匐走出一個白鬚老子。跪上一步道。老漢便是親夫。近

來有些耳聾。老爺說話求響喨些。老漢便於答應。尹監看他老景婆娑。笑了一笑。問道。你多少年紀了。叫甚名字。這老子圓睜兩眼。只見尹監口動。側着耳朵細聽。不知講些什麼。張開大口。向着上邊無可回答。尹監叫去附近公案跪下。重複問了一聲。門役再一接應。方答道。老漢名喚鄔瑰。今年七十六歲了。尹監道。那婦人果係你妻子麼。怎如此少艾。完姻幾載了。鄔瑰道。委實是老漢繼娶妻子秦氏。五年前憑媒說合的。（年老無子而娶妻者。以此為例）只因老漢未有後嗣。指望娶他生子。年方二十二歲。不意嫌憎老漢太老了些。所以與人通奸。尹監道。媒人名喚甚麼。家住何處。鄔瑰道。媒人姓馬名便。就住老爺衙後小巷內。尹監叫過民健。伸出臂來。提筆標於上云。

仰役即拘馬便赴審。如遲延不前。本犯先責五十板。再詢眞情。去役細打一百棍。枷號兩月。革役不恕。

民健如飛去了。尹監又問鄔瑰道。你既自知年老。怎又娶這幼婦。那奸夫係何等樣人。與你是親是友。怎樣起的奸情。鄔瑰道。青天爺爺在上。老漢年庚。雖在七旬之外。意興却還甚高。況接續宗枝。又是萬分急務。那奸夫乃老漢朋友之子聞人杰。彼此交情契厚。常到老漢家來。不知怎麼勾搭。背地裡便有了首尾。那聞❷人杰如今在家冒名讀書。尹監道。胡說。讀書便讀書。仔(什)麼冒名。叫地方上來。這五六大漢齊齊跪上。答應道。小的查仁等。都是地方保正副。尹監道。他兩下奸情。果是眞麼。地方道。果係眞正奸情。小的們俱是親眼見的。所以拿住。尹監道。這又胡講了。暗地通奸。豈有爾輩盡見之理。有他親夫。自可捉獲。何必要你地方。況這通奸一節。外人非所宜拿。爾輩豈不知王法。地方未及答應。值民健拘到原媒馬便。尹監問道。那鄔瑰親事。你可是原媒麼。馬便道。小人雖是原媒。如今奸情一事。小人並不知風。求老爺開恩。尹監

道。誰問你奸情。你既爲媒妁。與人合二姓之歡。豈不聞門戶相當年齒（正本清。源之化尹監有。之）髣髴的話。只圖賺人家銀錢酒食。也不顧那人終身大事。怎把芳年美麗。說合與衰髦老奴。今日奸情。皆爾釀就。叫行杖的。拿下去打。兩邊吶喊。將原媒拖翻在地。打了三十黃荊。跪在一邊。尹監道。再叫地方上來。這些地方。見先前話頭欠好。甚是着忙。你推我攘。不肯上前。民健扯出跪下。尹監道。你這一夥光棍。專在人家。緝聽隱事。扛幫紮詐。少不遂願。便聳誑官府。貽累無辜。翁媳尚不可拿奸。閒人豈許橫肆。本監若不重加創懲。怎能警示將來。命行杖人各打四十。打完。尹監叫秦氏。並聞人杰上去。問秦氏道。你怎不守閨門。與人淫媾。鄙瑰雖[3]然老邁。何不愼於未嫁之先。既已成婚。豈不知婦人之道。從一而終。作此勾當。秦氏羞澀半晌。垂淚答道。小婦人年幼無知。被這姓聞人的騙了。望爺爺垂憐。聞人杰道。小人因年長未婚。實是不合設心奸騙。秦氏雖係和奸。小人

情願一身認罪。尹監微微笑道。好好。終是斯文不泯情節。怨女曠夫。常相窺瞰。自起情悰。於汝何尤。本監也不執一定罪。問鄔瑰道。你當日娶秦氏時。共費幾許聘禮。鄔瑰道。老漢足足用去三十餘金。尹監道。那婦人已有外情。難以再留在室。本監於聞人杰名下。追出原聘交還。秦氏給他配合去罷。鄔瑰道。妻子雖然心愛少年。但老漢實是捨他不得。求老爺作主。賜歸完聚。尹監道。這婦人既無心於你。強留着他。不無餘事。玷你門風。要他怎的。鄔瑰道。今日大地之中。皆一鄔瑰耳以後縱有他事。老漢只推不知。自免出醜了。尹監道。你老年娶幼婦。坑陷人家子女。罪當不赦。本監以爾命懸旦夕。不即加刑。若再煩言。也有竹片三十。鄔瑰連連磕頭道。不。不敢多講。憑老爺公斷。尹監叫過聞人杰分付道。你好人妻小。理合究治。念係斯文。姑免罪責。可措處原聘銀三十兩。給還鄔瑰。秦氏斷發與爾爲妻。此後務須改過自新。不可仍蹈前轍。他日或又事犯。別一問官。不能如本

監情面了。聞人杰叩首謝道。多蒙爺臺再生之恩。小人粉身難報。鈞諭自當銘之心骨。何敢有忘。但念小人家徒四壁。聘金得蒙爺臺寬限。始終戴恩。鄔瑰道。妻子既與你去。財禮今日要還。我老年之人。光陰有限。明日還自央媒別娶。躭捱不得。馬便道。此言有理。逼着立要交付。若果另娶。我有一家極巧妙的在此。尹監喝道。本監自有善法。誰許爾輩多言。叫左右掌嘴。皂役遵命。各打了五下嘴巴。尹監叫住。着小監到庫。取俸銀三十兩。給發鄔瑰。秦氏與聞人杰領回婚配。不得爭執。遂寫出審語道。

審得鄔瑰。一皤然叟也。憑媒馬便。繼娶秦氏。年僅二旬。而瑰則已望八矣。秦以白頭難守。遂與書生聞人杰。爲桑濮之期。一雙兩好。瑰亦不得而主之。惡棍查仁等。朋謀紮詐。撲捉鳴官。夫鄉鄰毆鬭。不煩披髮攖冠。矧私室綢繆。何勞剪此朝食。

梟黨刁横。難遲（辭）杖警。鄔瑰以枯藤纏嫩蕊。安能琴瑟之調。秦氏學嫦娥愛少年。宜叶桃夭之咏。聞人杰過在行奸。猶幸終成和局。馬便罪同劫盜。難逃杖贖。明條秦氏斷給聞生。原聘追償鄔瑰。但聞人以懸磬之家。力難措處。而本監捐養廉之資。權與代償。拿奸鐵鍊。竟爲縶足紅絲。風流罰官。暫作牽繩月老。律以原情。免供逐出。

審語飛筆做完。掌案吏當堂朗讀一遍。各犯允服。秦氏聞生感激不勝。一概逐出退堂。天下聞知。俱稱尹監爲風月主盟。且贊長才清察。巡歷各郡。訟獄繁多。一一剖決。人不敢犯。但是奉差年餘。自關中浪子做曲譏訕以後。連求賢一節。也不敢動❹想。何況選龜。武后常常頒詔催促。尹監雖是心慌。計無所出。只得婉辭回奏。仍自歲月因循。視事又過數月。旌節已抵建康。忽報天后詔到。尹監迎接天使進衙。焚香開讀。那詔

書上道。

該監領旨。已經再更裘葛。憶昔以盜虛聲者塞責而來。迄今

一無選舉。朕屢詔頒示。亦竟罝罔聞。豈朕威令行於上苑花

神。而反見撓於肘腋賤臣耶。本宜扭解回朝。從重配擬。姑念

事關重大。再寬時日。務期作速訪舉。即副朕求賢若渴之衷。

或復稽延。加等坐罪。爾其愼之。毋忽。

尹監知天后怒己。慌急無措。奈乏心腹。可與計議。隆禮贈送天使還朝。就草伏罪表章。並求寬限。相煩轉奏。一面時刻焦勞。籌畫奇計。只是害羞。不敢向人啓齒。暗自埋怨道。當日不合差見。奉詔出都。此事實少良法。諒來萬無覓處。且略延捱。只索歸朝待罪。一任天后處分便了。不談尹監憂愁。再表建康城中。僑寓着一個才子。乃雲間人氏。姓于名楚。字粲生。係高宗朝秘書少監于南之子。生而潁異。敏慧絕倫。年方總角。書

史過目成誦。無論寒暑陰晴。手中未嘗釋卷。到得十歲。胸中好生闊博。經類子傳。靡不通曉。本郡積學長者。俱目爲鴻才巨儒。年未弱冠。鄉邑諸臣。屢疏薦舉。粲生立志堅貞。不屑身侍女主。概辭不就。恐住在家中。未免有人纏擾。遂收拾行囊。至建康遊學。這粲生生平有一僻性。詩酒外極愛孌童。至於齷齪下賤。又所不屑。因雲間少有得意者。此行亦欲乘便訪取。建康與雲間相隔不遙。郡中文人墨士。暨閥閱冠裳。久企于粲生才名。一聞流寓本城。盡與交遊。聯盟結社。皆成知己。粲生寓在秦淮河樓之上。留心遍訪美潔龍陽。總無有可入選者。值尹監案臨。衆友相邀。到三山街酒樓。觀他節鉞。少頃到來。八人轎上。坐着一員如花似玉的宦寺。粲生不覺心動。竟起（痴絕）朶頤之思。回到寓中。常常想慕。建康各鄉紳。俱往參賀尹監。又設席演戲相延。讌飲談吐之次。各各薦揚于楚年少多才。尹監頗欲識荆。衆鄉紳即與粲生說知備細。勸往一見。于粲

生又道。閹宦之流。古昔聖賢所鄙。推托不允。衆鄉紳再四慫恿。稱說尹監素善詞華。頗工吟咏。且人品秀麗。言談甚饒風致。粲生遂打動情腸。想起日前途中已曾見過。衆人原非虛譽。一則於情不好固執。一則有意相親。遂欣然投刺參謁。尹監因世推重。不敢輕褻。請至後堂相見。粲生止行常禮。尹監亦以賓位處之。相見之次。粲生深訝尹監宛然仙子。豈係閹奴。比前愈覺天然艷燁。吾得竊彼後庭。[奇想]庶不虛此跋涉。這尹監又喜粲生面龐俊雅。舉止優閒。存心細觀其鼻。却更豐而且直。彼此關情。兩下留意。纔一會面。便自牽連。尹監道。夙企英名。寤寐渴想。今業枉玉。實切欣幸。粲生道。鯫生百無一能。辱先達吹噓。致荷隆厚。不禁愧悚。第恐有妨公務。更深罪責耳。茶罷兩巡。略談數語。粲生不便久延。起身告辭。尹監諄諄款留。立命厨中設席。粲生不忍便去。也坐下了。須臾酒備。尹監遜坐。止是一賓一主。別無他客。二人舉杯對酌。粲生道。久慕尚

公長才理劇。聽訟若神。不意今日緣衆紳士。謬錄齒牙。始獲識荆。親挹芝顏。更非凡品。誠恨相見之晚。尹監道。本監離都以來。亦素仰高才。爲當代偉器。今蒙就見。殊慊鄙懷。尊大人在堂麼。賢閫係誰家閨秀。粲生道。家嚴因年力衰邁。退處林泉。晚生雖辱知愛議婚。但私心不願草就。故尙在未聘。尹監笑道。足下高志。固自不凡。但未識欲得怎樣女郎。方締姻婭。或有可意之人。本監當執斧柯。第恐三生石上已訂（有心之語）一笑之期。非足下所能擇耳。粲生亦笑道。晚輩雖然陋拙。至於室人。若非才而有貌者。誓不婚娶。若不得其偶。雖終身鰥處。亦所甘心。粲生又問尹監道。邇來朝政何如。尙公離都未久。必知其詳。尹監長嘆道。朝事至此。敝壞極矣。牝狐肆毒。蛇蝎附和。正人歛跡。奸佞遍據要津。志士寒心。英雄切齒。本監雖屬刑餘。日夕爲之痛心疾首。足下不慕金紫。達人高蹈。自不可及。粲生道。聞言及此。□爲之裂。今日且盡樽中佳釀。莫強與他家事。

尹監道。此後再談朝政。罰以斗酒。兩人相覷而笑。又談些本朝排律名家。且講論詞家切要。粲生欲取尹監歡心。特把胸中學問。透徹開陳。尹監大悅。視爲知己。語笑不拘。粲生亦覺情懷舒暢。巨觥連飲。遂至酩酊。離席告止。尹監苦苦相勸。粲生醉眼乜斜。力辭不飲。尹監亦帶微醺。笑對粲生道。我有一對。要隨口對來。如好免飲。否則聽罰。粲生道。這却使得。尹監出對道。

木蘭代父從軍。凜然節操。

粲生對道。

紀信假主誑楚。信矣忠貞。

果是不費思索。洵口而來。尹監連聲道。好好。果是捷才。還有一對。亦須如前對法。不則仍當罰以金谷酒數。又出對道。

鶯藏柳底。衹憑聲響混雌雄。

粲生對道。

龍伏泥中。佇看變幻興雲雨。

尹監稱讚不置。命人撤席罷飲。粲生欲歸旅次。尹監道。既辱惠顧。正欲朝夕以聆玄誨。況丈夫四海爲家。何地不可棲止。歸去則甚。粲生道。主人情固重。第覺汗顏耳。自此就留在衙中作寓。尹監着夫役打掃西園與粲生安歇。撥四宮監伺候。園中器物。美麗無比。粲生所帶小僮二名。一喚負琴。一喚掌茗。發回舊寓看守。單身住在衙中。忽已數日。無日不會酒談文。吟詩作賦。兩情歡洽。四目迷留。尹監每與粲生接談。進內即意亂神昏。魂顛夢倒。因粲生才貌風流。色色可人。甚有求配之意。只是不便明白說出。這粲生酒後。狂興發時。也常以邪言挑逗。尹監怎好牽然允許。在粲生還一味認作龍陽。以特命之尊。不敢造次胡弄。遂至時日蹉跎。未成歡好。時當夏月。炎暑困人。尹監畢了衙事。脫去冠服。帶着

四個貼身女侍。特到西園納涼。粲生臥室。原在三間水閣之上。四面荷香馥郁。柳色陰濃。祇餘爽氣。不覺炎蒸。尹監就在室中坐下。止着女侍供役。不時進上瓜菓。粲生將平素會課請教。內中也有詩詞歌賦。也有傳記碑銘。尹監捧誦。大加稱賞。談吐之際。每及詼諧。粲生不禁技癢。暗自作想。我每今日情意甚孚。怎得機會。遂此後庭之願。快心極矣。尹監又私羨粲生。果是才同子建。貌似潘安。託以終身。可稱良配。偶然荷池之中。一對鴛鴦（點綴有致）交頸而臥。尹監向桌間水晶盆內。取起一枚沈李。兩眼覷定。輕輕打去。却好正着。那鴛鴦分飛而起。藏於芰荷深處。粲生道。你這不做美的公公。怎驚散他好事。尹監道。可怪此鳥。不擇地而交。在人眼目之下。恐君覩之。必生落寞之感。故驅之去耳。粲生道。衾枕獨對。形影自憐。每欲一操求凰。苦無文君解心。誰有憐者。尹監道。若嫌寥寂。明日訪一美妓相陪何如。粲生道。青樓薄倖。文人鄙之。敬辭佳貺。若肯垂

憐。咫尺之間。可尋樂地。何必待妓女而後消寂寞耶。尹監暗自驚訝道。此人已知吾爲女身耶。怎言言挑逗。想衙中人必有泄漏矣。萬或以無禮相犯怎處。罷了。萍梗之逢。遂成莫逆。是非天作之合。何以親暱至此。即以芳軀付之此生。女貌郎才。亦非失所。粲生言畢。覷定尹監。尹監以微笑應之。俄頃日暮。皓月初昇。微風襲體。尹監命掌燈備宴。就在粲生房中夜酌。飲過數盃之後。尹監道。筵中祇有我每兩人。若悶悶遞相對飲。豈不令姮娥笑爲俗子乎。即令女侍取過色盆。與粲生買快。尹監連輸六巨觥。又道。擲色不遂主人敬客之意。猜枚罷。粲生即便依命對猜。又是尹監兩次敗北。當夜尹監興致甚豪。吃個大醉。撑持不定。倒身便睡於粲生床中。霎時齁齁有聲。粲生却早早存心。勉飲數杯。又遇色子拳頭爭氣。一路得勝。毫無酒意。見尹監睡熟。磨拳擦掌。要幹此事。凝着女侍四人。齊齊站立不去。粲生心急無措。設詞支分道。你家爺酒後醒

覺。必需茶吃。可去烹些龍團雀舌之類。到來預備。那女侍裡面。名喚鸞仙者。心性巧猾。見兩人言語相調。已知主人有意于生。今聞粲生之言。明係多我們幾人在此。丟個眼色與三人。俱出外廂打盹。粲生急把門閉上。到床中去看尹監時。睡思正濃。身却側臥。粲生情極。不能再待。輕輕用手把尹監翻將轉來。覆身睡着。見足下尚穿雙靴。[針線緊密]欲代爲脫去。恐致驚醒。故不敢動。揭起練裙。內中繫着一條紅紗褲子。粲生暗道。內官粧束。何等嚴密。如此炎天。兀自身衣重疊。遂挽手向前。解開帶結。扯下紗褲。露出雪白兩股。如脂似玉。粲生淫心甚熾。不能止遏。肉具已早翹然而起。正是古詞有云。

解帶色已戰。　觸手心愈忙。
那識羅裙內。　銷魂別有香。

畢竟不知尹監肯允從否。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 英抄本回目作「妙太監審姦匹配　美才子中選情濃」。

❷ 「聞」原作「門」，從英抄本改。

❸ 「雖」字底本漫漶，英抄本作「錐」，當是「雖」字筆誤。

❹ 「動」字底本漫漶，從英抄本補。

第十一回　貪龍陽喜盟佳偶❶

海天漠漠彩鸞飄。爭奈文蕭有意邀。
自分不殊花夜合。含香和露樂深宵。

却說粲生見尹監醉後沈睡。發放女侍出房。偷解衣裙。顯出雪股。興不可遏。急急爬上床中。潤以津吐。把具狼（狠）頂類（數）下。不能進門。粲生想道。今上不愛男風耶。此監果爾童身耶。又轉道。高宗時。他年尙幼小。所以未輕（經）御用。當今是個女生。自是完璧。我於（于）楚何幸。享此奇童。又用力猛頂幾下。一滑始入龜頭。尹監痛極。夢中驚醒。叫道。是誰無禮。粲生道。莫要高聲。不才酒後興濃。有犯尊軀。萬乞俯就。沒齒不忘。尹監時欲轉身。爲粲生緊緊壓定。動側不得。道。何苦人一至此

耶。將以爾爲才流。必能檢束身心。故不避狎昵。今作偷兒行徑。何無廉如是。粲生道。情急矣。勿多責。俟畢事。爲負荆之請可耳。悄悄又把具抵進寸許。尹監道。痛極難忍。君竟不義憐耶。且須暫緩。粲生興發之極。又聞尹監言詞和婉科潺。不致變臉。那肯停止。用力數頂。竟爾盡根。尹監不覺失聲道。內如刀裂。誠何以堪。再不略緩。吾其死矣。粲生少爲停止。尹監咬牙熬定。心却暗想道。天后其欺我耶。備極痛苦。情趣何在。所謂風流。不離痛楚。吾何取焉。即終身不嫁可也。吾輩既以其後供情事。則前將焉用之。僅給小遺已耶。尹監因在呆想。伏身不動。粲生徐徐抽提。尹監道。可已矣。何又作進出計。粲生道。不如此。何以盡興。尹監道。不堪實甚。尚有何興可盡。粲生又加唾沫於根。遂覺不甚滯澀。抽至百合以後。尹監覺痛亦少定。乃忍而不動。粲生因香肌雪般(股)媚臉嬌啼。色色動人心魄。約至三百合後。畢事而起。代爲拭抹潔淨。尹監站起繫

好小衣。蹙額道。痛未少減。步展不能。奈何。粲生以臉搵貼尹監香腿。笑道。不才冒突威嚴。罪誠重矣。蒙不深責。恩寵無涯。銘心鏤骨。斷不敢忘。深厚今日之情。願其珍之。尹監點頭不答。呼女侍取茶。茶罷。粲生道。今夜下榻於此。可否。尹監道。爾尚無饜足之心耶。粲生道。一創貴軀。心殊惶悚。來日甚長。今宵何敢再犯。將圖抵足以談裏(衷)曲耳。尹監不知粲生將他認作男身。滿擬已露喬粧行往。(徑)便應允道。一發遂你心願罷。叫女侍。叮嚀道。今夜我就宿在此。不得昭揚於外。把內外門戶。俱依往日。照料緊密。違則重責。女侍遵命。旋取浴水進尹監之處。粲生先浴。命女侍爲之代去下衣。這四女侍雖然也假扮宮官。面顏其實俱有幾分姿色。況年紀總不出二十歲外。粲生見大體週旋。左右本色。有得隴望蜀之思。其具仍前直豎。坐在浴盆之內。就像盆底中門立着個肉棒一般。植立不移。衆女侍掩口而退。尹監看了暗道。據天后之言。

此具雖（雖）不能名列上乘。亦可錄入選場。以待後效者。若非我已失身。擬訂終身之託。送至都中。必惬天后仰望。粲生浴罷。女侍傾去殘水。換上蘭湯。請尹監淨浴。尹監尚有羞色。要粲生出外方淨。這粲生那裡肯去。又把女侍推出房外。又閉門窗。徑去與尹監脫靴。用力狠扯。再也不能卸下。尹監道。待我自去罷。粲生住手。看尹監先將腹上所纏紬片放散。然後脫去皂靴。又解下一二十層纏裹（裹）內中脫出一隻三寸金蓮。粲生失驚道。爾乃女身耶。又一奇聞矣。忙依尹監脫法。代之去此一靴。亦是金蓮一辦。（瓣）粲生大喜欲狂。將尹監小衣帶結。盡皆扯斷。替他層層脫淨。觀彼小腹之下。尹監害羞。以手掩之。粲生亦以手透入相探。小穴通矣。實非閹體。粲生喜極。問曰。爾爲女子。何故喬粧。且旬日之間。絕不向我吐露半語。眞忍人也。尹監道。前次初會時。兩對之中。已道眞詳。爾自不解。況予身已爲爾取獵矣。尚以此說怨誰。粲生

道。吾以爾果閹臣。適所爲者。乃男子事耳。女則交媾於前。妙難言罄。且

俟浴過。再叩爾身始末。尹監羞慚滿面。反尋衣穿。那肯就浴。粲生抱到

盆中。代他淨完。尹監穿好上下衣裳。足套空靴。粲生抱至膝間問道。朝

內英才濟濟。如此重任。豈無强力者寅(夤)緣。即武后亦豈別無驅

使者。何特注意一女子耶。尹監道。兒家幼入掖庭。値國有變。故弱生流

離女。後竊住假褒長門。歷歲三載。以爲朽質將終永巷。必無于歸之日

矣。詎意天后謬錄微材。託以重任。廟廊豈乏任事人耶。又豈天下事非

兒家不能兼相耶。蓋天后欲紀歡情慾。實有喪心之託。故假借樞衡。以

箝壓下僚。兒家閨閣孱軀。粉脂弱質。豈無媿恥。助后爲瑤(淫)詔書

切責。中心惶惶。今以邂逅。遂至失身。固是鶉奔。亦係緣會。猶幸兒家未

沐君恩。仍然處子。君自知之。毋煩齒頰。不揣葑菲。欲就片刻之歡。永結

緣夢之好。逃名片楮。竄身五湖。第舉案齊眉。較孟光雖有愧。但煙波皓

月。比西子幸無慚。未識君能允否。粲生道。予以落魄之身。遨遊江海。誠欲得一全人。主我中饋。今卿芳年麗質。博學長才。寒生得些（此）莫大幸也。況千金之軀。慨然輕擲。卿之寵渥至此。予當感佩何如。豈敢故辭。取薄情之誚。且予不樂仕進久矣。長提風月。峭（消）磨幽泉。終身無恨。更佳人在前。娛心詩酒。何歲月之不可消磨。但恐朝中未肯釋然於鄉。（卿）緹騎偶及。禍生不測。更何計以處之。尹監道。予所不足者。非財也。囊有羨餘。不妨家於四海。浼從君爲婦。隱處深閨。誰敢擅窺。以致敗露。粲生道。夜已深矣。今宵且諧伉儷。明日再作良圖。尹監道。若無花燭之盟。是輕百年之好。三星在天。瞻（蟾）光澄澈。常（當）共禱之儕。月老爲媒。明神作證。始成嘉禮。不愧姻期。粲生道。卿言良是。遂整冠理服。尹監亦命侍女進內。取出梳裹（篦）重挽烏雲。再挑蟬鬢。身衣繡服。足躡鳳尖。粲生扶定。同出庭心。明月之下。細觀容貌。美艷嬌芳。更

非昔比。有詩爲證。

王（玉）皇殿上掌書仙。一點塵心謫九天。

莫怪濃香薰膩骨。霞衣曾惹御爐烟。

嗣后。尹監仍稱若蘭。看官要知。他仍舊還元返本。再表粲生。狂喜不禁。同拜天地。復歸臥房。重整盃盤。以爲合巹飮。不過三五巡。粲生命侍女撤去。脫衣就寢。粲生笑道。今日柳底之鶯見瞧招矣。木蘭尚能復掩其跡否耶。時天氣炎熱。粲生把若蘭衣服盡去。止留兩足鳳頭。燭光雖滅。窗外明月。映將入來。觀之。慾火高曉（燒）分開兩腿。以具湊去。數滑之下。進已踰半。若蘭微痛。亦作嬌啼。粲生道。前之痛苦。少減於後。卿其忍之。捧定若蘭芳軀。輕輕又把具送入。若蘭疼極。私以手探龜之入。穴已開。不容髮矣。粲生急急抽送。百合之後。穴中淫水溢出。甚便往來。若蘭始不覺疼。略有趣味。粲生大展旗鼓。抽至五百餘合。若蘭得趣之極。

始信天后之言果不我豈（欺）直至千合之外。粲生方爾丟手。疊股交肱。相抱而睡。鸞仙各婢。候兩人既寢。方分頭安歇。自此。若蘭竟復女粧。在後衙深處與粲生朝夕娛樂。連四十名小監也不能見面。各衙門申文册籍。堆積如山。一概不行批發。二人如漆似膠。倡酹賡和。臣（片）刻不肯暫離。正在美好之際。忽報天后有墨勅賫到。若蘭心驚。未免又仍要扮作太監。前去迎接至衙。跪聽宣讀。勅書上道。

該監之差。所爲何事。亦曾清夜一思及吾。豈巡閱數十郡。蹉跎三載餘。竟絶無一人可選舉耶。明係藐法無君。雖即膏奔鎖。亦未爲殘刻。姑再開一面。期之匝月。以勃（勅）到日爲始。如或仍前默然。該監昇襯（櫬）來都。以服常刑。朕非聾瞶。寧受爾欺。斷在不赦。故勅。

尹監禮送賫勅官回朝。將勅書與粲生看過。秘道。事在燃眉之急。却怎

生區處。粲生道。我若出衙遍訪。必得一二大具者以進。略可解目下之危。但亦非久策。爲今之付。（計）其若潛身遠遁。脫此火坑耳。若蘭道。計必如此。而後萬金。（全）但不如（知）竟往卿家去。還須暫且寄跡他鄉。粲生道。子之交遊甚夥。恐回里必生不虞。此去臨安。湖山秀麗。人物豪華。且往僑居。待事已安貼。再作歸計。商酌已定。因銀錢不便携帶。發出十萬金來。着鋪戶兑換珍珠金寶。託言進上朝廷。粲生先期陸續運出寓所。往水西門。雇下浪船一隻。扣鋪陳書籍器皿之屬。預發下船。着二小僮在船照料。向舊窩（寓）主人誰（推）說淮揚遊學。一日黎明。若蘭分（付）四女侍。更換靑衣小帽。託言私行察訪。騙過一家小監。偷出衙門。粲生隔夜期定。分付小僮開艙相候。潛身衙門近處守等。迎着。同下船中。天色尚早。水手睡在後消。（稍）未曾走赴。粲生推開艙門。若蘭與四女侍急急進艙。換了裝服。粲生原帶負琴掌茗二僮。參

見主母。立命水手解維(繩)往南進發。過了揚子江。張望金山名勝。不敢露形登眺。好生悵恨。進了京口閘。六七日之間。船抵臨安。粲生登岸(岸)往西子湖旁。北山僻徑。賃下精舍數間。雇些大轎。將若蘭等。移向山中住下。山色葱蒨。湖光瀲灩。詩陽(情)酒興。無日不豪。且暫按下。說那衙中小監。候過月餘。不見本官回暑(署)飛報各處衙門。一面起身進朝。奏聖候旨。建康各官。亦會本奏聞。武后知得若蘭潛逃。十分大怒。即差內監牛晉卿等一十二員。分巡各郡。密拿若蘭。務期必獲。兼訪壯具。限以日時。將原隨若蘭小監四十名。分給各監。以便認拿本犯。各監奉旨在朝閹(闔)分地方。尚衣監太監呂德闔得臨安等處。尅日到任。分差一二十人。捱緝逃犯尹進賢。捕人同着小監作眼。不論鄉鎮山隅。到處搜索。所在騷擾平民。道路咨嗟。呂德定限巳日一月比校一二次。不是掇打。就便穿箭。緝訪人役。忍奈刑罰太過。偶至北山

尋訪。凡遇有房屋處所。便細心緝探。正打聽得精舍之中。僑寓着遠方人口。站在左側。觀其動靜。剛遇粲生與若蘭同坐樓中。賞玩高峰絳葉。倡(唱)和詩章。雜以嬉笑。小監側耳細聽。對捕人道。此處人聲。倒像有我主人在內。捕人搖手道。莫露機關。悄悄守他出戶。即見分曉。遂俱藏於茂草之中。用心等候。將至日晚。粲生携了若蘭纖手。步出門前。後隨女侍兩人。小監一一認得。與捕人道。果是不差。可往擒之。十餘捕人。一擁上前。把若蘭粲生女侍。一總四人。緊緊鎖住。若蘭等。此驚不小。見有小監在內。已知事發。啞口無言。捕人又進屋內。鎖了僮婢四人。一應資重什物。打成包裹。連夜解進城中。共是男婦八人。器物五擔。若蘭粲生被捕人鎖押着走。羞赧異常。俱把衣袖蒙面而行。却喜天色昏黑。無人瞧覷。到得呂監衙門。已是更盡。傳稟進衙。呂監已睡。傳諭出來。發在門房羈候。呂監次日欲待面審口詞。回想天后親諭。若蘭原係宮娥。因

一時意興所至。偶爾差出。今已現出原身。恐留審究。耳目昭彰。取人譏刺。不如還自解京罷了。即日修下奏章。做成囚車八輛。裹了若蘭等八人。俱以皀怕（帕）各裹其首。呂監親自封鎖監牢。並取有原帶贓私。一併封記塡册。差內丁十二名。狎（押）解進京。一路所過地方。行牌知會。添兵防護。這牌行到姑蘇郡內。當（嘗）有吳縣縣尹當堂接着。看那牌面上道。

欽命巡察兩浙等處。尚衣監本監呂爲獲拿欽犯事。前監尹進賢非旨潛逃。奉拿勒限訪拿。已經本監擒獲。解赴至京。廷讞定罪。爲此牌行經由地方府縣官吏知悉。本犯到處。務須添撥壯健民丁。於該地方。晝夜小心防護巡返。倘有疏虞。事屬未便。爲此行牌。須至牌者。

縣尹看罷。大驚失色。暗自叫若（苦）道。恩人危矣。吾何用生。看官。你

道這吳縣尹。姓甚名誰。因何與若蘭有恩。如此着忙。這人覆（複）姓
聞人。單名一個杰字。乃河南省治。衞輝府人氏。前番若蘭出都之時。在
本府行事。適聞人杰奸淫鄔瑰繼妻秦氏被獲。若蘭免罪釋放。既不加
刑。反捐貭（資）代聘。給與完聚。後夫妻兩人。俱感恩德。焚香叩天。祝
以前程遠大。遂收〈拾〉心讀（書）。攻苦（苦攻）經史。即以明經及第。
選授今職。接看此牌。驚惶失措。忙急退堂。說與夫人秦氏。秦氏垂淚道。
當日若非恩救。我等安能今日坐享榮顯。你須救援。方見丈夫肝膈。
（膈）聞人杰道。我蒞任之初。即差人相探。聞已隱去。不料今忽受擒。
見牌令人心碎。頃已定下計策了。夫人不須焦慮。重又升堂。差撥民壯
二十名。準備器械。在尹山地方。候吳江縣防送犯監船隻。到時交割自
却。親到書臺稟說。洞庭東西兩山民戶刁頑。稅糧拖負自（至）今。四
野兵興。立限起解。特擬親往徵收。以遵欽期。上台應允。當面給假半月。

聞人杰歸衙。先發一應人役。另坐一船。至東山灑掃民房。耑候親臨。自己密帶僕從二十餘名。不用外來水手。搖隻三櫓快船。各藏暗器。伏於太湖港內。先令人探得。船解(解船)是日泊於平望鎮上。巡司門首。聞人杰等嚴裝飽食。捱到二更天氣。取出器械在手。飛櫓望本鎮搖來。看那解船。上插弓刀。民夫梆鈴交錯。往來巡視。聞人杰率領衆人。頭帶包巾。身衣箭服。一聲鑼響。長刀闊斧。殺入艙中。呂監差丁。並吳江縣防送民健。見兵鋒犀利。人勢包㑀。各顧性命。抱頭鼠竄。上岸逃命去了。巡檢官帶着三四十名方兵。不敢登舟。只在門前黑暗處叫喊。聞人杰見船艙上剩囚車。並無人跡。忙到梢上。連舟子也趕遁登岸。在僕人之內。叫出兩個會搖櫓的。同着自船如飛。仍舊趕入太湖小港中屯住。掌起燈燭。聞人杰改換便服紗巾。走過解船。開艙問道。尹老恩人何在。問過數聲。不見答應。隨以手去各人蒙頭帕子。逐一看過。覺得不甚親切。無

從識認。又取刀斧。打開囚車。見有婦女五人。忽略不看。細認三男。並非尹監。聞人杰跌足道。探人誤事矣。此非尹老恩人船隻。快到泊舟處。取摧(押)船尋討。不得恩人。死不回船。却說若蘭被擒。自分必死。陷在囚車。計無所出。暗對粲生哭泣道。賤妾違背明旨。一死不惜。但累君家。無辜受戮。於心何忍耳。粲生道。此亦命劫數也。知復怨誰。鄉(卿)非遇我。安肯遽作遁逸之計。今日之事。交有責焉。不必相尤。二人也束手待斃。當晚忽被明火執杖之人。連船艙(搶)去。分毫不懈(解)來由。及聞叫進艙中。倉卒又不敢答應。去帕之後。仔細認取相敦(識)之人。又已忘扞(記)前事。絕不認得是誰。先是改了女身。無限羞恥。語言畏俱。(懼)但自退縮。粲生等。受此驚恐。魂飛魄散。一時不能應對。及聞將要四(回)船再訪。若蘭纔把粲生一推道。你去打(答)應一聲。莫又致他往返。粲生方開口道。尊尊尊尊公。莫非是尋尋拙拙拙荆

的麼。聞人杰道。我與令政沒甚干涉。尋他做甚。此行特來救尹尚公的。足下可知道在那一隻船上。粲生道。拙荊就就是尹尚尚公。聞人杰失笑道。兄想是驚慌了。尚公怎是尊政。粲生道。如如此處迫迫之際。豈敢亂亂說相相欺。尚公果是賤賤內。聞人杰道。共有五位女娘。不知那位却是尊壼。粲生指若蘭道。這是內人。聞人杰仔細詳認。有些相像尹公。但怎生變作女子。問若蘭道。既是夫人即係尹尚公。可認得學生否。若蘭又看幾眼。實不相識。答道。不知何處曾會台顏。却是記憶不起。聞人杰道。夫人可記得衞輝府內。因奸被告的聞人杰麼。即是卑職。若蘭面色通紅。低聲答道。事雖隔久。約略記些。但向日不過憑公決斷。怎知今日感蒙大恩。救拔殘喘。聞人杰道。愚夫婦沐曠恩奇憐。得完配偶。安心肄業。幸博微名。時刻感念鴻仁。無緣得會。因接得監道行牌面。始知大人受寃被縛。特出小計。幸離虎口。請敎大人。不審何故。却非宮監。而係

女身。若蘭含羞不答。聞人杰盤問不已。粲生只得把從前之事。備悉告知。聞人杰極口稱奇。粲生道。我輩雖蒙救援。但是此後身藏何處。聞人杰道。經在敝署椎(錐)寓。誰敢滿(漏)風。待事已寧定。再作別計。若蘭道。辱大人活命之恩。誓圖啣結之報。聞人杰請粲生等。過在自己船內。同解物件。也搬發過船。棄下原解船隻。發些銀兩。犒賞僕人。不可走透半字。粲生也打開解來包裹。取出金銀。酬勞聞人杰。令連夜放船娄門。趁天未大明之際。八人青衣小帽。扮作一色。分爲兩隊。聞人杰各令僕人。身携物件並人口。領進私衙。自在船中坐着候覆。若蘭等進入衙中。聞人縣本從人。先把若蘭原係女子等因。細對主母說知。秦氏驚喜請進內室。相見敍禮。各自致敬。秦氏邀若蘭上首端坐。叩謝昔日之恩。若蘭謙讓一回。受子(了)半禮。不必繁敍。聞人杰等了回語。開船徑至洞庭。征足賦稅。回縣銷假。照舊理事。待若蘭等。情同骨肉。那呂監取

差防利(送)家丁。直待劫船去久。方敢出頭。大呼小叫。埋怨兵健。不肯拒敵。嚷亂多時。吳江縣護送兵健。纔漸漸齊集。巡檢聽見家丁發話。又領了方兵。從後牆跳出。在僻處尋着一隻小船。點起火把。做勢搖來。詐說。一直追至八尺湖中。不遇方卿家丁。空手無計。四名至吳江縣內。坐守堂上。立擢(催)緝獲。其餘回到臨安。稟知呂監。正是。

蓬萊有奇卉。　並帝(蒂)復連枝。

狂夫輕欲採。　花神力護持。

未知若蘭畢竟得脫此難否。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 以下二回，底本皆缺，據英抄本補。本回回目原作「第三回　貪龍陽喜盟佳偶　計酬恩吳縣劫犯」，今予刪改，以符原書體例。

新刻小說載花船卷三

第十二回　因薦舉圖矯假旨❶

窗掩蟬紗怯晚風。碧梧垂路影西東。
自憐寒谷無春到。誰信藍橋有路通。
良玉杯擎鸜鵒綠。精金帶來荔枝紅。
鴛鴦帳裡空驚起。羞對青銅兩鬢蓬。

話說押解家丁回轉臨安。報知若蘭被劫一事。○○（呂監）大驚。修下表章。星夜差人進京啓奏。武后接本。愈深憤怒。把吳江縣尹。削革爲民。頒旨各郡。用心細查。獲着之日。不分首從。本地方梟斬。傳首京師。有功員役。分別其賞。聞人杰將若蘭等。藏在署中。倏經二載。惟恐踪跡不密。一朝事露。忽聞報到。〈也〉陞爲諫議大夫。各官慶賀。忙冗月餘。擇

吉起程。把若蘭等。混在家眷裡面。抬入船中。艙門封閉。並無人覺。剛到半途。聞得都中有變。狄仁傑等迎入中宗。武后退避。朝中黨羽盡受刑誅。聞人杰住船不進。再候消耗。將及旬日。中宗發出赦書一道。頒示九州。那赦文上道。

朕以眇躬。弗克重寄。旋蒙天遣。朝暮冰兢。藉爾衆臣。復膺大寶。但念塗炭黎民。溝渠赤子。或冒死而弄兵潢池。或矢忠而縶械桎梏。合行郵典以答天庥。自本日昧爽以前。毋論十惡大憝。輕重等罪。已(及)未發覺結正。概與赦免。敢有訐告。即以其罪罪之。其內外大小官員。或經謫降。悉與起用。各郡內監。盡撤回都。如有延捱。王章具在。赦到之日。佳賢碩士。莫爭席於漁樵。賊子亂臣。亦相期於更始。各盡廼心。毋負朕意。

聞人杰深喜。拿了赦書。向粲生稱慶道。聖上復辟。大赦天下。尊夫人幸

得無虞。粲生道。皆出恩夕(公)台賜。眞再造之恩。犬馬難報萬一矣。若蘭聞赦。與粲生商酌。就要辭回雲間。歸寧父母。聞人杰道。且同至京都。另圖歸計。粲生若蘭苦辭。聞人杰不便強留。別僱一船相送。若蘭與聞人杰夫妻。灑淚而別。同粲生歸去。不題。再表聞人諫議進都。朝君蒞任。機務稍暇。寫成表章。力薦于粲生才堪大用。那表文道。

諫議大夫臣聞人杰謹奏。爲特薦茂才。協賛皇猷事。竊臣駑駘賤質。濫厠諫垣。深愧依違。曠廢職事。茲際聖主中興。方新作人之典。乾綱丕振。殊深側席之勞。臣即有知。敢不上舉。故秘書少監于南之子名楚者。胸富五車。淹貫百家之學。德詩一世。茹含千古之英。聲華可追賈董。事業當遵伊周。伏惟錫以弓旌。須之後效。庶臣無蔽賢之愆。朝有得人之慶。寧勝激切。不禁悚惶。

中宗覽奏大悅。批道。

這奏足徵忠讜。准晉階一級。毋使魏無知請卿。明於知人。昧於識主耳。于楚着該府縣。即以安車蒲輪。禮聘來都。朕親御便殿。朝對即當。不次擢用。該部知道。

說這于粲生。自與若蘭別了聞人杰。回到雲間。見了父母。若蘭拜過舅姑。夫妻二人。朝夕相守。琴調瑟弄。甚是和樂。不意松江府刺史。華亭縣縣尹。各奉聖旨。備下禮幣。親到粲生家中徵聘進京。尹若蘭力阻丈夫不要應命。粲生亦性甘泉石。辭而不就。那當府縣奉旨催促。于公知中宗復辟。正士登庸。力勸兒子前去建功立業。不可株守牖下。粲生無奈。只得拜別父母。携着家小至都。擬作面辭之計。水陸程期。約將二月。始入都門。粲生逕到聞人諫議衙中暫住。即與諫議商量辭官一事。聞人杰那裡肯從。粲生私下草了一本。候早朝時分。不與聞人諫議知得。前

往午門面聖辭官。兼白若蘭情節。這日中宗親朝。粲生俯伏金堦。近侍接上奏章。放在御案之上。中宗看道。

雲間廢民于楚謹奏。爲罷駑不堪驅策。竊嬪罪重盜環。懇宥無知與群麕鹿事。蓋聞。樗櫟之材。工師必棄。盜跖之行。三尺難寛。楚本章掖下士。盛世推恩。緣賦命之衰窮。因而天奪其魄。且用意之過當。不覺日趨於迷項以繆舉。特錫殊恩。但楚學未足於三冬。罪頗浮於鼎鑊。在逃尹監。原係宮妃。楚實竊之而宵奔。妃且安居於輦下。雖慈仁肆赦。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亂兇徒徒。反與佩冠裳於朝列。統祈放遂山林。仍作巢由居盛世。誓必燃藜精進。另圖啣結報宏庥。瀝血陳情。仰惟聖鑒。臨楮惶悚。曷勝戰兢。

中宗看罷奏章。大稱奇異。正舉筆將票。忽見武三思執簡當胸。啓奏道。

聖體初愈。不宜過煩。凡一應疏表。留俟回宮裁奪未遲。中宗允奏。即刻退朝。本日表章。類齊繳進。說這武三思。自從武則天讓位以來。多賴韋后在中宗前。巧言保護。幸活殘生。終是左顧右忌。惟恐被人彈劾。每遇中宗設朝。時刻不離。探聽消息。凡有疏奏。必不令中宗面判。封進宮中。逐一檢看。稍有干涉。匿而不進。日夕藏在深宮。與韋后斡弄。甚至不分晝夜。只要韋后歡喜。於中宗處讚揚。這中宗也忒殺好笑。見韋后親愛三思。便也非常信任。屢次遇見三思與韋后在無人之處。對打雙陸。中宗還坐於旁邊。與韋后點籌。至今以爲笑談。三思這日討過送進奏本。細細看視。看到于楚這本。鼓掌稱奇。忽然想起。當日則天差出之時。我曾一面。那時還道果係宮監。想他後庭。不料却是女子。眞乃閉月羞花。沈魚落雁。當日也曾圖他。彼(被)則天作梗。今日須下個死工夫。必要入手。以爲晚景之娛。吾願足矣。沈吟半晌道。有計了。除非如此如此。

定然落我圈套。却又泯然無跡。即提筆批於尾後道。

尹進賢之差。踰時已久。忽而宵遁。事出罕聞。棄職忘君。良有罪焉。已經在赦。弗論。據奏進賢復係宮妃。殊爲奇詫。卿能不諱情實。誠樸可嘉。既成婚禮。即賜配合。但事屬奇幻。宣尹氏進朝面朕。細剖顛末。以釋衆疑。于楚即候擢補。不得固辭。反取罪究。該衙門知道。

假旨傳出。早有人飛報至聞人諫議衙中。若蘭聞召。準備朝衣。單候中宗御殿面駕。這日五鼓。梳洗衣冠已畢。于粲生身騎一匹駿馬。尹若蘭坐着一乘肩輿。前有僕從持燭。後跟女侍護擁。出離諫議衙中。來到天街之上。離那午門尚有一里之遙。只見前面壯士二人。結束雄威。身跨鵰鞍。手持黃牌。如飛而至。兩下撞個正着。壯士問道。來官莫非是內相尹進賢麼。粲生只道又有旨來宣召。急急應道。已在轎中。正來應召見

駕。那壯士道。適奉有密旨。該監假女爲男。助后淫縱。罪在必誅。特着勇士密拏。至社壇處決。言罷。把若蘭扯下轎來。挾持上馬。又且加上用力一鞭。如飛去了。粲生驚得面黃骨軟。齒鬬身搖。呆坐馬上。好似半天裡落下一聲霹靂。不辨南北東西。那時鸞仙也隨在途中。對粲生道。相公。這怎麼好。快追去。訪個消耗纔是。粲生令一二僕人同女侍先回。就報聞人諫議知道。自却騎馬。帶着幾個從者。東尋西趕。全無踪跡。正在難於處分之際。望見聞人諫議。也不帶衙役。飛馬跑來。問粲生道。尊夫人可有下落麼。粲生放聲痛哭道。陡遇風波。雖聞那人說奉旨正法。竟不知在何處所。致臨終不獲。略罄心曲。雙鶼頓折。怎不令人腸斷死也。聞人諫議道。兄此時痛苦。無益也。不須焦急。便做聖上。決人自有常所。再去尋訪。定有分曉。粲生道。那壯士口中却像說個什麼社壇處決四字。因此心惶亂。未曾探得的實。聞人諫議跌足道。這事眞了。社壇原是戮

人之所。兄可曾去一看麼。粲生哭得哽咽。不能出聲。道。事若果眞。教我于楚何處再去尋個才貌兩絕。如你尹若蘭姐姐的。娛好百年。諫議道。兄可曾去看不曾。粲生道。這倒不曾。聞人諫議道。如今作速去看果否。另作商酌。兩人並轡而行。急急來到壇中。但見烟霧淒迷。人跡罕有。着人問之。居民回云。今早並無一人到此。亦無處決之事。粲生又哭道。弟已智窮力竭。不知何計。可能再圖一面。早知今日仍遭奇禍。莫若當生同赴幽冥。也得死生一處。聞人諫議道。這是弟誤兄了。夫妻嬿婉。安處深居。被弟饒舌。聘來都下。致受此分飛之慘。悔之何及。兄今且回敝署。待小弟至朝房探個的耗罷。粲生滿眼垂淚道。全仗恩人。始終玉成。死不忘報。聞人諫議道。兄莫過傷。凡事自有定數。或者尊夫人吉人天相。尚在無恙。亦未可知。聞人諫議遂別了粲生進朝。這于粲生在路。悽悽惶惶。淚不停滴。回到寓中。拍案搥胸。又哭夠多時。鸞仙再三勸慰。昏昏

迷迷。和衣而睡。未幾。又在夢中哭醒。眞是寸心欲碎。柔腸已穿。望眼巴巴。等得聞人諫議回署。忙問實音。諫議道。我適間往朝內。凡問刑衙門。並決囚班卒輩。俱委曲細查。並無奉旨斬犯之事。其中諒必有詐。弟已着人四下捱緝。若再不得音響。當親奏之朝廷。自見明白。兄且寬心。粲生雖蒙諫議寬解。心上却放不下。又捱過了三兩日。絕無訪處。聞人諫議果於早朝面奏中宗道。臣前所荐巨儒于楚。已蒙恩准。欲聘來都。但于楚因親老家貧。欲歸養贍。特具疏辭職。且其妻即前天后所差尹監。立身淸潔。不奉亂命。天后將以重法繩之。故棄職在逃。遂與于楚克諧秦晉。其中情節。原甚奇幻。于楚不敢冒欺主之罪。故詳悉奏聞。復荷皇上江（洪）度包涵。俯賜召見尹氏。以白當日受差之故。不意數日前。漏聲未絕。尹氏即趨朝待罪。途遇武士二人。口稱皇上有旨。着拿尹氏於社壇正罪。旋復不知所往。若果爲皇上所差。形跡詭異。似非帝王公

天下之道。或係奸人詐僞。帝畿之內。尚敢肆無忌憚。遠地可知。臣故敢冒死上奏。中宗道。這事又奇異了。朕前雖接于生之疏。從未票發。安得有始而召見繼而誅斬之事。即令內監進宮。查于楚當日奏章。逐號點驗。單單沒有此本。覆了中宗。又着人往禮曹追進本章來看。果有御批。却非中宗手蹟。傳旨官見又誤(互)相推諉。中宗大怒。把傳旨官創職。立着五城兵馬。捱家察訪尹氏。如不即行繳旨。明係同謀。一併連坐。聞人諫議朝罷到衙。又細將面奏追查。前屬僞旨。今中宗動怒。嚴勅搜訪。備悉對粲生說知。怎當粲生終朝只是哭泣。茶飯不思。坐立難安。憔悴。諫議沒了計策。叫夫人秦氏。私對鸞仙說道。暗誘粲生。收作妾媵。暫解愁腸。誰料粲生匪石之心。牢不可轉。暫且按下不提。且表若蘭那日在途。被武士不由張主。搶上飛騎。加鞭疾走。約行二三里地面。進入一第宅之中。重門深邃。纔把若蘭輕輕放於馬下。若蘭在黑暗時節。

不辨路道。也不知是誰家衙宇。況又驚得慌張。不能做聲。但舉目一看。拿他壯士又不見了。週圍站着一班婦女。俱濃粧艷裹。也有互爲驚駭的。也有相視而笑的。若蘭神定一會嚷道。這是什麼處所。將我擒捉到此。有何事故。我雖女流。非委隨賤下。爾等莫要哂笑。快快說個端的。這些婦女見若蘭發起話來。一齊散去。若蘭摸頭不着是甚緣故。看官。你道誰把若蘭拿來。這是那家住宅。却正是武三思所定暗計。他一心要圖若蘭。假傳旨意。宣進朝見。密差武士。迎至半途。詐稱有旨擒斬。搶入衙中。欲行奸宿。人鬼不知。眞是好算。若蘭那裡曉得。只是一味喊叫。却又無人接應。急尋門道逃竄。雖有兩處牆門。俱已緊緊閉好。瞧見側首一房。紗窗朱楹。甚是精美。門却開着。若蘭走進看時。蘭麝飄香。鋪設華美。牙床錦帳。笙管箏絃。無物不備。仍是不見一人。旁邊香几上放着湘妃竹金扇數柄。兩面都是詩畫。偶然拿起一把來看。是來俊臣寫的。上

塡着似大即帝武老恩台壽。若蘭失驚道。這等看來。此處是武賊署內了。我已墮入術中矣。于郎諒在不知。兩地空懸。難通消息。將欲死休。又放于郎不得。我聞武后還政之日。奸黨雖除。武三思獨留。此地必係他家無疑。但不知騙我入來。心懷何意。聖上怎曉得有此異變。又道。我抗旨不朝。必加之罪了。又見壁上掛着一口寶劍。取下佩在身旁。且自坐定。轉輾尋思。忽聞門外似有人行。漸至房內。抬頭細看。只見一個男子。頭戴玄巾。身衣緋服。有些面善。倉卒記憶不起。復(後)隨婢女七八人。徑到房中。笑容可掬。向着(若)蘭深深一揖道。夫人別來無恙否。若蘭也不回禮。高聲道。聖主中興。禮明法備。爾爲何等樣人。擅劫良家妻子。作甚勾當。火速送我還寓。萬事不論。否則同亡劍下。言罷。颼的一聲。把寶劍拔離鞘中。掣在手內。婢女見勢頭兇惡。跑得不留一個。這男子也急退出房外。遠遠地立着。向若蘭道。學生非別。武三思便是。蒙今

上聖后。比家姑則天娘娘。更是十分寵幸。滿朝畏懼。天子拱手尊崇。只因當日夫人出差。偶識台容。至今愛慕。但無緣得伸款曲。聞夫人已適于姓名楚者。前有本進呈。聖上震怒夫人黨惡助淫。着力士押赴雲陽處斬。學生不忍沈滅花容。特令人救回。以了未盡之緣。望夫人垂憐。若蘭道。你原來果是那漏網的武賊。天下之人恨不能食汝肉。而寢處汝皮。汝救死不暇。尙敢怙惡不悛。如此狂妄。若我果犯國法。願服常刑。或朝廷另有寬典。則係士人妻室。豈與爾狗鼠。偷片刻之歡。遺萬年之臭哉。罷了。我尹若蘭已被你誘入巢穴。諒難脫離。先爲國家除了逆賊。待我從容自盡。以全名節。便手提劍。逕奔三思。三思慌走至外廂躱避。仍原將門緊閉。喚到姬妾二十名。往後面去勸若蘭回心。三恐(思)欲爲後圖。忽韋后又傳懿旨。宣三思入宮。匆匆上馬。趦趄而去。却說這班姐(姬)妾。雖奉三思之命令。勸尹氏回心。各人恐分己歡愛。都坐在

臥房。不肯出頭來管閒事。內有一姬李氏。係則天時壽州刺史駱仁恕之妻。同在都中。爲三思所見容裝。把駱刺史羅織逆黨。處以極刑。其妻入官爲奴。沒在三思衙內作妾。甚見愛幸。這李氏却無時不念前夫。雖居樂地。如坐針苦（氈）是日聞得三思又搶回一個美婦。貞烈不受汚辱。着他女伴調停。輕移蓮步。來看虛實。果見書室內坐着絕色多嬌。雙娥（蛾）咸碎。手握青鋒。詹（李）氏上前道了萬福。若蘭收劍入於鞘中。回身還禮。李氏道。請問夫人是那一家宅眷。因何受此牢籠。若蘭道。妹乃士人于粲生之妻。係前朝宮嬪。因聞人諫議荐舉到都。隨蒙今上召對。來到路途。被武賊用計搶歸。不識姐姐是武賊甚人。若有奇謀得脫虎穴。願爲啣結之報。李氏覷得四下無人。珠淚雙垂。櫻桃半綻。悄對若蘭道。奴亦自幼于歸駱刺史爲室。武賊不仁。貪奴艷麗。陷夫死地。強佔爲姬。欲脫火坑。力實不能耳。夫人如有秘計。望乞挈帶。若蘭道。今

日之事。止於救免一身。未爲奇也。妹有片謀。逕可殲除此賊。恨無久於斯者。助吾成事。姐肯同心。正武賊惡慣(貫)滿盈之日。但未識姐姐果出自眞心否。李氏即對天立誓道。如有異心。天神誅殛。幸夫人見憐。若蘭道。當今豪傑。惟狄僕射一人耳。正色立朝。不避權貴。妹作數字致之。自可立脫此難。定見武賊誅夷。但須姐姐覓人持去。李氏道。夫人作速修書。奴必不負所託。若蘭尋出文房四寳。寫下密書。遞與李氏。囑咐道。我兩人死生。全在此舉。姐其愼之。李氏應諾。藏書出外。發與走差隷卒。說老爺入朝之時。留在府中。叫送與僕射狄老爺親開。內有機密。須作速往投。差卒那知眞假。逕向狄府投下。時狄公在朝。掛號官上號收好。去來自回。狄公退朝返署。掛號吏一併繳進本日公文書札。狄公把公文叠在一邊。取書札在手。只有若蘭這封。問號吏道。這書是誰家拿來的。號吏跪覆道。是動戚武府中奉投的。狄公道。是武三思了。佞臣所

爲何事。叱退號吏。拆開觀看。書上寫道。

蓋聞。剛直之臣。獨立不阿。凡有嬖倖。盡力鋤之。誓不俱生。僕射乃當今之願望也。即三尺之童。靡不遙想風采。奈之何。權奸在側。置而不聞。豈不令志士寒心哉。武三思爲故后嫡姪。淫亂宮幃。誅殘士類。當日未正典刑。今復任其恣情。禁闥強拈(佔)閨幃。僕射寧不聞之乎。妾于楚妻也。因聞人諫議荐聘來都。突遭劫奪。誘入樊籠。情迫於中。冒昧上懇。惟僕射大振法紀。出之水火之中。一爲生民造福。一爲弱質垂援。端有望於僕射耳。倘恝然間。頑妾不惜餘生。但捨僕射。其誰怨哉。亦春秋責備賢者意也。立候佳音。統祈鑒察。

狄公看了來書。細思武賊強橫不改。安可縱之再延歲月。皇上已信章(韋)后之言。牢不可拔。未必肯從臣子諫詳(議)立賜抄滅此賊。非

儲君不能了之。即備馬前往東宮。路上忽見一人。亦騎馬如飛而至。撞着狄公。略不迴避。相對沖來。狄公問左右道。可認得此人否。衙役道。這是武爺親隨。狄公喝令拿下。衙役趕上。帶住馬頭。那人方滚鞍下馬。跪倒路旁。狄公道。你不過是一豪奴。途遇天子大臣。公然乘騎對過。好生無禮。武僕道。因主人有緊急差使。一時走得忙促。收馬不迭。求爺爺寬怒。(恕)狄公道。你但與我實講。差你幹甚營生。便不加罪於你。武僕站起。對狄公耳道。不瞞老爺說。家爺立等揭被香應用。故飛差小的至衙內取去。狄公道。這賊合休(收)押。令衙役把那人鎖好。帶至東宮。適太子正在便殿與宮監蹴毬。狄公不等宣召。徑自闖入。對太子道。殿下不幹正務。却爲此無益之戲。恐非高祖太宗創業之心。唐家社稷。終不保矣。太子回頭見是狄公。忙撇宮監謝過。狄公屏退各監。對太子道。奸黨武三思。積惡甚多。法應寸磔。前已失刑。今復包藏禍心。移(侈)

亂禁庭。天子不問。諸臣不言。國事日非。頃又在宮差人。出取淫藥。被臣拿住。今特帶見殿下。皇上惑於讒言。淆亂是非。家國可危。殿下若不力整乾綱。可惜祖宗江山。一朝輕棄。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哉。太子發憤道。孤家向聞武賊與母后有情。因未獲目擊。故隱而不發。今僕射之言。料無虛狂。(誑)孤即領護衛諸人。往淸宮禁之奸。卿速號召禁軍。殺入武賊衙署。概行抄沒。倘父皇有言。孤家誓不避死。這太子即傳到一衆護衛。從後宰門殺進皇宮。凡遇妃監。究問三思所在。回說。同娘娘在萬花樓上。太子一徑殺到樓中。韋后先已知風。避在夾板之內。武三思赤身裸體。措手不及。被太子斫爲肉泥。奸賊已死。太子也不究追韋后。仍回東宮。上本待罪。這邊狄公統率禁軍百名。打入武三思衙內。贓物登記册籍。凡一應男婦。盡行牢鎖。俱解送太子發落。止有尹若蘭。狄公着備轎送回。若蘭對狄公說明李氏之寃。也行釋放寧家。李氏丈夫

雖亡。還有至戚在都。作別而去。尹若蘭謝了狄公。回到寓所。粲生接着。如同天降。喜不自勝。急叩緣因。聞人諫議夫妻聞知。忙來候問。若蘭把前事備述一遍。合家稱慶。次日。兩班文武官員。共彈武三思罪狀。力保太子。聞人諫議把三思假旨劫奪若蘭之事。詳悉奏聞。中宗赦太子無罪。把武三思家口。幼婦發入敎坊承應。老者收養濟院終身。男子俱流配烟瘴遠惡地方。補于楚爲弘文舘檢討。限其受職。于楚謝恩之任。同了若蘭登門拜謝狄公。又將鸞仙送與聞人諫議作妾。酬他苦心。粲生差人到家迎接父母。若蘭也着人到楚中搬取寡母來京奉養。粲生奉旨赴任之後。另覓私宅居住。甚蒙中宗優渥。直做到劍南節度使。若蘭共生四子。甲第聯綿。夫婦享用終身。看官。你道此事奇否。

總評

以天子而高拱談龜。奇矣。又以一柔媚女子爲中貴(饋)而使之天下選龜。不更奇乎。最奇者。不爲天子選。而自選任(佳)偶。與之偕遁。眞匪夷所思。堪爲鼓掌。至於縱聞人姦。而聞人即蓄妻姦酬報之。奇情奇想。不一而足。何物文人。幻筆至此。❷

校記

❶ 本回英抄本原列「卷四」，回目原作「四回　因薦舉圖矯假旨　惡慣(貫)盈誅奸重圓」，今予刪改，以符原書體例。

❷ 英抄本於本回末有一「終」字。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滙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載花船 四卷十六回 / (明)西泠狂者筆.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大英百科, 1995[民84]
面 ; 公分. -- (思無邪滙寶 ; 9)
ISBN 957-8592-21-3(精裝)

857.44　　84000404

思無邪滙寶〔玖〕

載花船

發 行 人／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許瓊禧
校　　對／陳櫻瓊・林帥月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86 號 7 樓之 3
電　　話／(02)5778314
傳　　眞／(02)577897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3101 號
初　　版／1995 年 2 月

全套定價：41200 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21-3(單冊；精裝)

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